

論戰備本日

譯編時造王

日 本 備 戰 論

王 造 時 編 譯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序言

去年紐約前進社出版了一本書，名爲日本備戰論（*When Japan Goes to War*），是譚寧與郁罕（*Tainin and Yohan*）兩人合著的專門討論日本備戰的目標備戰的情形，戰爭的性質及戰爭的結果，其中並有數字爲論據，很有價值。有一天中華書局新中華雜誌的編者倪文宙先生和我談到此書的內容，我說在民族解放運動當中，中國民衆應該有「知彼」的智識，很值得介紹給不懂英文的人看看。過了幾天再見面的時候，他便請我把該書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內容（緒論與結論除外）撮要編譯出來。每一章寫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在新中華分四期發表，我也就馬馬糊糊答應下來了。但是因爲事情忙迫，遲了好久沒有動筆，後來遇見伍康成先生，他倒願意替我做撮要初譯的工作，以減省我的時間。他每章撮要初譯以後，即交我詳細修改，或正誤，或增加，或減少，或潤色。如是

在新中華第四卷第二十一期及第二十二期發表了兩篇。第三篇還沒有送去，我便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深夜因救國會事件先後被捕了。新中華編者恐怕我不能繼續，聽說另外請了一位先生續完其餘的兩篇。但是初譯稿我是約了伍康成先生做的，他已經費了一番心血，如果不要，當然對他不起，並且我在蘇州看守所內閒得很，不如乘機用一點功夫，以伍先生的初稿為基礎，把全書扼要編譯出來，獻給國人。

這就是我編譯這本書的來歷。

因為當初是採取撮要介紹的辦法，所以不是全譯；如果將原書全譯出來，恐怕至少在十二萬字以上。並且因為當初是採取編的方式，所以其中有許多刪減或合併的地方，而不是直譯。不過我相信這樣刪減的地方都是不重要的地方，這樣編譯倒於讀者很有便利——不但可以省金錢，而且可以省時間。

緒論與結論兩章比較重要並且有趣，刪減較少。附錄的敬告日本國民書是在日本改造雜誌今年二月號發表的一篇徵文的原稿，因為與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有關，故也

附在後面。

這本小書的能夠出版，我當然要感謝伍康成先生，因為他的初步工作的確節省了我的時間與精力；並且沒有他擔任這種初步工作，我也不會有出書的企圖。

王造時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一) 日本反蘇聯戰爭爲實現大亞細亞計畫的前提·····	一
(二) 日本與蘇聯遠東的財富·····	一五
(三) 妨礙日本資產階級反蘇聯的因數·····	一九
(四) 日本軍人的反蘇聯戰爭準備觀·····	二五
(五) 反蘇聯戰爭的性質與目標·····	三三
第二章 日本一年戰爭的需要·····	三六
(一) 日本陸軍的軍力·····	三九
(二) 軍隊的物質需要·····	五九
(三) 戰費·····	六二

(四)原料的需要·····	六六
第三章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組織·····	七三
(一)日本國民經濟利於軍事管理的因數·····	七四
(二)日本國民經濟不便軍事管理的因數·····	八二
(三)日本工業的軍事統制現狀·····	八五
(四)日本全國總動員準備·····	九二
第四章 日本軍備工業的產量·····	一〇〇
(一)一九三一——三三年日本工業的擴張·····	一〇一
(二)日本各種軍械工業的產量·····	一〇八
(三)日本軍工業的冶金的基礎·····	一一〇
(四)日本燃料與電力的資源·····	一二七
(五)食糧的資源·····	一三六

(六) 日本所短少的軍備與原料的總結·····	一三一
第五章 日本在大戰中的經濟困難·····	一三五
(一) 能供戰用的國內經濟資源·····	一三五
(二) 日本國民收入的支出方面·····	一四七
(三) 日本國民收入所能供應的戰費·····	一四九
(四) 徵發殖民地的國民收入·····	一五一
(五) 滿洲爲供給戰費的一個資源·····	一五三
(六) 徵發戰費的制度·····	一五四
(七) 經濟緊張的限度·····	一五六
(八) 金準備問題·····	一六五
第六章 結論·····	一六九
附錄 爲中日問題敬告日本國民書·····	一七七

第一章 緒論

(一) 日本反蘇聯戰爭爲實現大亞細亞計畫的前提

日本的侵略計畫——即在殖民地的亞細亞洲建立日本的獨佔的統治——常表現於下列的口號：『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大亞細亞』、『日本維持亞細亞和平的神聖使命』。這個計畫不但在日本新聞記者的許多文章裏，並且在官方的各種文件裏，都有過露骨的代表。

在過去幾年中，日本帝國主義者曾經極頑強並堅持地進行這個計畫並且的確已經獲得了非常的成功。滿洲及熱河的佔領，察哈爾的侵入，冀東僞政府的建立，一九三二年春季佔領上海的企圖，——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日本的計畫。

然而，這計畫是並不限於中國的。在中國不過正在用武力實現罷了；在其他亞洲地方，武力實現的時機還未達到，但是擴張日本地位的進一步的鬭爭基礎卻早已在那裏創造了。

追求這些目的，各種手段是都用到的：一九三三年日本曾與荷蘭政府交涉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創設日本空軍根據地，與葡萄牙交涉購買澳門和鐵摩島（Timor）以及擴張日本在婆羅洲（Borneo）的橡皮與石油讓與權利。此外有阿富汗調查團的派遣，及隨後派遣軍官到阿富汗軍官學校去教授的事實。

當然，這些手段中最有利益的是將價值千萬日圓的日貨在這些新殖民地市場中傾銷，因為這不僅有商業的利益，而且可創出強固日本軍事政治影響的環境。

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觸角伸展到蘇聯的遠東區域，到外蒙古，到中亞細亞，到巴拿馬，運河，夏威夷，星加坡及蘇彝士的時候，在日本國內，滿洲及日本的委託統治諸島，早已經積極在那裏備戰了。在日本及高麗，軍用工業的狂熱的創設；在滿洲，飛機場，營房，倉庫及

軍用鐵路的建築；在千島及委託統治諸島，空軍與潛水艇根據地的建立；日本軍隊的現代戰具的重新設備；補充陸海軍建設計畫的實行；武器及軍用原料的大量儲藏的集積；——這些都是日本備戰的主要形態。

日本政府推行這個計畫是不遺餘力的。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內，牠以發行特種公債的方法，將國債從四十五萬萬圓增至七十萬萬圓，結果使日本的財政瀕於破產的狀態。牠不惜與日本統治階級中的最主要集團發生衝突；例如將在滿洲的全權移歸軍閥的代表，就發生了兇狠的鬪爭。牠並且不惜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例如中東鐵路的購買，日滿油業專利的施行，及倫敦海軍會議的退出等等。但是不管國內外的政治情形怎樣，日本的軍閥決不肯就此放棄為再分割世界及攫取亞洲大陸而起的戰爭準備。

為要建立亞細亞統治的獨佔權，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在海縮會議中，就處於分明的敵對地位。在最近的官方小冊中，陸軍省大臣說：「為要履行日本在東亞維持和平的偉大使命，牠須有足夠擊毀任何反對牠的國家的強大海軍。」

『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這口號在我們眼前是在那裏變成事實了，侵略主義者正在大聲疾呼日本要爲統治亞細亞而鬪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日本侵略的對象及牠爲實現這種侵略而準備的戰爭的性質，加以研究，當然是很需要的了。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日本的軍事冒險和野心，有許多地方還是未爲一般人所了解。最普遍的錯誤是：以爲列強足以驅使日本的侵略完全集中於反蘇聯的方面；同時並可保持他們在亞洲的地位，甚至於還可在日蘇戰爭中趁火打劫。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倫敦通信記者便有這樣的提示：

『誰也沒有這麼蠢，說英國爲爭零碎的貿易要與日本開戰，但這是完全明瞭的，就是如果日本的工廠與商船須支持對蘇的長期戰爭，英國是於直接並且長久有利的。』這種意見極淺薄。他們不但忽略了日本反蘇戰爭的所發生的重要因素，甚至連戰爭過程中所發生的重要因素，也忽略了。對於這問題，要作一個正確的答案，首須將日本帝國主義所追求的目的加以研究，因爲這種答案不能基於瞬息萬變的情形，而須基於

各種力量及環境的交互作用。

就我們所知，浩荷弗爾 (K. Hawshofer) 是第一個對於日本有研究的歐洲人，在他戰前所著的大日本 (Dai Nippon) 書上，就將日本侵略的兩種動向，即大陸與海洋政策加以注意了。在他最近的著作上，他仍舊遵守着這個觀點，除了他認為日本的向海洋擴張為表示牠的南進政策，向大陸擴張是官僚、軍閥、鐵路利益及金融資本的特徵以外，並沒有什麼變動。

雖然在各個不同的階段中，我們可以在日本統治階級裏面，找出向海洋擴張與向大陸擴張的兩派，然而，若以為這兩條路線彼此是對立的，卻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種侵略的性質，以及在進行侵略的外在條件實在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大陸與海洋同時進展的必要。日本獨佔資本對於蘇聯遠東及東三省與華北的煤鐵固然想攘取，就是像婆羅洲的橡皮，華中的棉花，南洋羣島的非鐵金屬又何嘗不想奪為己有。日本在東北，華北及華中都有重要的投資利益。以市場而言，南亞倒比人口稀少的北亞價值來得大。但

是日本如果要獲得太平洋中部及南部的市場，便不能不以武力排出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首須佔據滿洲與華北。

從一八九四——九五的中日戰爭起，到一九三一——三四年止，日本的侵略史明明昭示大陸與海洋傾向是密切地錯綜着的，絕不能彼此分開孤立，並且此一傾向的成功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彼一傾向的進展。遠的不說，自從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確立了牠的地位後，它的代言人就屢屢發表進一步的侵略計畫了。不久以前（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日本時報（Japan Times Supplement）即日本外務省的半官機關報，曾經這樣說過：

『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但是牠的原料來源及牠的製造品市場卻遠在此區域以南，如南亞細亞，馬來羣島，荷蘭東印度及南洋羣島等……

滿洲的發展自然會增加日滿間的貿易，但日本又必需在別的地方找尋銷納由滿洲原料製出的產品的市場了……

日本的營養線是在南亞細亞……那裏的廣大領土及巨量產物正在等候日本人民。南亞細亞的偉大的自然資源應營養日本人民……南洋足夠供養五萬萬的人口……」

由此看來，滿洲的攫取僅是日本帝國主義履行整個大亞細亞計畫的初步。

但無疑的目前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是在準備一個反蘇聯戰爭。不過，很顯然的，要實現日本大亞細亞計畫，這個階段的鬭爭還有待於在中國本部及整個太平洋的侵略的發展。這有三個理由：第一是有用傾銷政策籌備戰費的必要；第二是有獲得大戰所需的原料的必要；第三是有保證軍事後方的安全的必要。以下我們對這三點約略加以分析。

一般人都知道，日本在戰爭準備上已經用了的三十萬萬日圓，主要的是從國內金融市場的借款獲得的。這些戰爭公債並非落在零星的散戶手裏，而是信用機關持有的。那麼後者又是從那裏來的錢去做公債的投資呢？第一，是從交易所裏物價高漲而來的，

而物價高漲又是由傾銷成功引起的投機的結果。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在過去幾年間，日本國外貿易的老市場已經有相當的縮小。例如日本在一九二九年輸入美國的貨物佔牠的全輸出百分之四二，到一九三三年便減到百分之二六了。另一方面，新市場如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南洋羣島及非洲、南美等等，卻日趨重要。一九三三年這些市場吸收日貨價值達五五七〇〇〇〇〇日圓之多。中國市場銷路的銳減亦由滿洲市場的完全獨佔抵銷了。日本在一九二九年輸入中國三五〇〇〇〇〇日圓的貨物，到一九三三年便減至一三〇〇〇〇〇日圓；但一九三三年輸入滿洲的貨物卻有三〇三〇〇〇〇〇日圓之多。何況日本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對中國大行其保護走私的政策，對中國的傾銷正在劇烈增加呢。（據報載去年華北海關因走私所受的損失達五千多萬元。）若我們拿太平洋的亞洲部分來說，我們發現日本對這區域的輸出，一九三一年爲三六七〇〇〇〇日圓，一九三三年爲六八四〇〇〇〇日圓；同時美國對這些市場的輸出由三四一〇〇〇〇〇美金減至二六二〇〇〇〇〇美金，英國由三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減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日本軍閥們充分了解在這些市場的傾銷對於備戰是很重要的；所以，備戰的費用愈大，日本資本在新市場裏的爭取獨佔也必然愈爲頑強了。

在備戰計畫裏，還有獲得原料的重要問題。日本現正經驗到大戰必需的軍用原料的主要物品，如石油、鐵、非鐵類金屬、橡皮、羊毛、棉花之類的極端缺乏。

在一個長期的戰爭中牠更要經驗到食糧的極端缺乏。滿洲的自然資源固然可以滿足日本原料需要的一大部分。但是戰爭創出對原料的大量需要，須立刻供應，而滿洲的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的發展，日本的工業投資也很不充分，並且以日本缺乏資本而言，發展的前途，也是極慘淡的。因此，爲要滿足牠的軍用原料需要，日本決不單靠滿洲的潛藏資源，而必須依賴中國、荷屬東印度、澳大利亞等處的業已開發的財富。

末了，我們對於華北在日本反蘇聯戰爭準備上的重要性，也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因爲如果這個地帶不完全在牠的軍事統制之下，日本的軍事後方是不安全的。在維持

南滿邊界的秩序，鎮壓滿洲的義勇軍，以及保障運輸軍用品船隻的安全上看來，都有統制華北的必要。因此，日本在華北的各種活動，如偽自治運動的唆使，冀東偽政權的扶立，內蒙傀儡的操縱，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脅迫，察哈爾的襲佔，綏遠的進攻，北甯路的通車，多倫飛機場的建設，以及各種所謂經濟提攜的辦法，都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各種花樣。

日蘇戰爭一爆發，日本對華的侵略程度必定要達到最高峯，而使太平洋問題更加嚴重化。有人以為這種戰爭可以限於滿洲，這完全是夢想；這種戰爭立刻會震動全中國，把牠捲入漩渦，將舊日列強在華的所謂『勢力範圍』完全打破，使英美兩國也無法可以袖手旁觀。

但單是這樣，而不把遠東衝突對於歐洲的反映加以討論，還不能說明這個嚴重局面的全貌。我們必須認清，日蘇戰爭的爆發亦就是歐洲現狀的破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是公然同情於日本的侵略中國的。去年家庭經濟 (Wirtschaftsdiens) 曾經這樣寫過

『如果日本要擴張，以滿足牠的國家與人民的需要，我們德國人毫無反對的理由。』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一定再不是一句空話了；牠一定變成一個具體要求的實踐。如果我們拿希特拉五月十七日在國會的演說做指南針，我們就可了解，從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立場看來，我們不能反對「東方普魯士」（即指日本）這種政策。在遠東那裏，正有一個少壯剛強的民族在服從血統和種族的法則。』

松岡洋右也以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地位，在他最近的一本書內，大讚揚希特拉及第三帝國的征服計畫。他說：

『德意志民族哀悼亞爾薩斯與羅倫的喪失，就是希特拉沒有拿到政權，德國人也不會放棄收復這些區域的意思。德國人對於法國的佔有薩爾（Saar），波蘭的佔有上塞里西亞（Upper Silesia）是很憤怒的。從種族並且從歷史看來，這兩個地方是屬於德國的。希特拉的政策是在擾亂國際和平；但是德國呻吟於凡爾賽條約的鐵蹄之下，實在沒有別的出路。』（Matsuoka, Who is the Enemy of Peace, Tokyo, 1934）

今日我們所聽見的，不僅是互表同情而已。從德日兩國退出國際聯盟起，兩國已開始爲實際的合作。滿洲以大豆供給德國，德國以化學戰品及軍械供給日本。並且在法蘇協定以後，去年接着有日德軍事密約的成立。

德國國社黨之所以幫助日本，並不是有愛於日本的軍閥。不久以前，赫斯（Hurt Hesse）在他所著老強國決定命運的時候（The Hour of Destiny of the Old Powers）對於日俄戰爭的爆發曾表示這樣的希望。他說：

『如果俄國被困於遠東，牠的西鄰羅馬尼亞與波蘭便會立即乘機設法實現他們的國家的理想，儘管有像瓦薩（波京）與莫斯科間近來所訂的不侵犯公約的存在。但是到那時德國也要遇到修正牠自己的東方邊境的問題。從那時以後，全歐洲都要發生變動。』

當然，事情不會只限於『東方邊境；』德國會提出牠在國際上的地位的整個問題。
赫斯繼續說：

『如果世界今日承認日本要求的公道（並且我們必須立即指出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那麼結論必然是：世界也必須承認我們在生活上所需的地位。』

德國其他國社主義的著作家更坦然宣稱，他們之所以贊成日本侵略，乃是要削弱歐洲列強，爲德國的侵略打掃一條道路。李爾思（Von Leers）曾經有這樣的話（J. von Leers, Japanische Neuformung, Die Tat, September, 1934）

『我們毫不以日本人是理想的人。日本人也不會以我們爲理想的人。然而，兩國家與兩民族之間有很重要的接觸點，有若干真正的共同利益及精神上的同類關係。從我們的地位看來，我們對於任何非歐洲的強國的繁盛，很感興趣。凡是這種強國將牽制我們鄰國的力量，而因此解放德國的力量。日本是最強的非歐洲國家，牠的得勢即等於德國地位的加強，特別是在法蘇接近之後。』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幻想日蘇戰爭的局部化，實在是太天真了。很顯然的，這衝突不問牠的結果怎樣，牠必然要牽動全世界。我想沒有人比日本軍閥對於這點認識得更

清楚日本軍部的小冊子（“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Defense and an appeal for Its Intensification,” Press Bureau of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War, October 1, 1934.）公然這樣表示：

『以國際條約去限制或禁止軍備的企圖，實在是列強的陰謀，想以和平主義的假面具，保證他們自己的國防的優勢。

如果我們回想上次世界大戰，或最近奧國的紛亂，並舉出這類的事實，如歐洲新邊界的不合理的性質，殖民地的不公平的分配，種族的不平等，經濟與財政的破產，商務與關稅的戰爭，及其他包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及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的因數，實在沒有辯論能否避免戰爭的餘地。現在的國際形勢及我們國家的地位，需要將全國的一切注意與一切力量，集中於國防上面。』

但如果這確是如此，如果日蘇戰爭必然要撼動全世界，那麼，對於日本的備戰，以及這個戰爭的可能的前途，更應加以注意和研究了。

(二) 日本與蘇聯遠東的財富

要決定日蘇戰爭的性質，我們必須首先確定日本統治階級在這個戰爭中所擬追求的目標。

這些目的在一九三三年秋季外務省所召集的，以討論日蘇關係為中心的『工商界代表會議』的決議案裏，有了具體的規定。這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

『對蘇聯的主要政策在北平締結的日蘇條約裏已經規定好了。有了這個條約，不侵犯條約實在是多餘的；但蘇聯如果因滿洲國的創立及遠東情勢的變遷，而希望簽訂這樣一個條約，日本是可同意的，但蘇聯須同意下列條件：（一）在遠東，特別是在日本與滿洲的革命運動須絕對停止。（二）撤退遠東，特別是在滿洲邊界上的一切軍隊。（三）取消一切限制日本在蘇聯遠東的企業的法律；特別是須在漁業公賣中實行公平的辦法，須廢止漁業所需的各種物品的進口稅，並須修改工作時間的規定；至於油業租賃權，須

簽訂在日本售油的協定，須延長採油的期間，須延長工作時間，並須修改檢查的規定；須修改產煤的管理章程。(四)允許日本在蘇聯遠東開設新企業，特別是，給與日本以木材及鑛業的租讓權。(五)發展日蘇貿易，並須廢止單方面的有利現象，使日本不至買多賣少。(六)立即放棄中東鐵路。』

這個決議案雖然是擬議互不侵犯條約的內容，但是實際上牠是戰爭計畫所包含日本各種統治階級集團的要求的明白宣示。所以牠的意義非常重大。

這計畫的一個主要特徵是經濟侵略。這裏有許多東西沒有赤裸裸用正當的名字表示出來，如果這些對象須用戰事的方法獲得，那就非讓與權而是直接的征服了。在商業上亦是如此。該決議案明白表示了日本資產階級，對於不能將蘇聯完全轉變為牠的市場，引為不滿，但卻巧妙地以廢止片面有利的商業的要求出之。其實日本在蘇聯遠東的目的與在滿洲已經實現的計畫，本質上並無不同，滿洲的鐵路、鑛藏、煤礦及森林等早已在『國有』的美名下落入日本公司的手裏了。

下表列舉了一些蘇聯遠東的自然財富的項目，以及日本每年購買這些物品所費的金錢總數。牠指出了日本獨佔主義者爲什麼要起貪慾的原因。

蘇聯遠東的自然財富表

蘇聯遠東自然財富

日本每年進口的價值
以百萬日圓爲單位

煤	二千萬萬噸	四〇
石油	二千八百五十萬萬噸	一四〇
木材	八十萬立方米突	五〇
生鐵	二十五萬萬噸	五〇
錳	一萬萬三千六百萬噸	六
銅	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噸	一〇
每年可獲水產	二百五十萬噸	外洋所獲五十萬噸

但是日本資本不但想攫取蘇聯遠東的自然財富，使牠無須再依賴於外國市場；牠

並且想獨佔主要的原料與燃料。

日本資本對於失去蘇聯市場的不滿，是不可忽視的。日本以往對蘇的輸出雖並不高，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日本資本在外國市場上處處要碰到高度關稅壁壘的凌壓，所以任何足以增加輸出製造品的機會，特別是附庸市場的獲得，是很有重要意義的。

日本資本想攫取蘇聯遠東的自然財富，暴露得最顯明的是在歐戰後進兵西伯利亞的時代；但後來因為美國的反對，終久未遂所欲罷了。在干涉的時代，不但日本貨物充斥於蘇聯遠東的市場，並且日本於蘇聯遠東的存貨及自然財富的明搶暗奪，也是極盡能事的。

不過，在干涉時期，日本資本在蘇聯領土內雖曾盡攫取的能事，然而牠的經濟的效果卻並不大，並且還耗費了大量的金錢。（按一九一九年日本輸入蘇聯遠東的貨價爲七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而干涉費用則據各種估計，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多。）日本資產階級經過這種教訓，所以其中有些重要

集團現在對於蘇聯遠東的攫取，並不感到什麼興趣。當然，蘇聯遠東區域的未開發的寶藏仍然是刺戟日本資本的食慾的，但滿洲的經驗所昭示，事實上日本資產階級在現狀之下，依然沒有開發這種財富的必需的資本。這是日本不能不慎重考慮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說明了反蘇聯戰事準備中，日本資產階級陣營裏內部發生鬭爭的事實。

(三) 妨礙日本資產階級反蘇聯的因數

前面這些經濟利益，是推動日本某些部份資產階級發動新的反蘇戰爭的要素。但在前面已經指出，這些利益的本身還不夠說明日本所準備的這種反蘇戰爭的程度。並且，在日本資產階級羣中有許多有勢力的集團深信：保障日本在蘇聯遠東經濟利益的比較可靠而且比較容易成功的方法，並不是軍事的冒險，而是謀日蘇經濟關係的發展與強固。這種意見現在很有力量，致使法西斯主義者不得不出來公開加以攻擊了。

日本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在與蘇聯宣戰的時間問題上，所採取的慎重態度，是還

有比希望用和平方法以獲得經濟利益更重要的顧慮的這些顧慮的最重要者我們以爲有三個：（一）由滿洲經驗所得的教訓；（二）蘇聯實力的估計；及（三）恐怕失去日本在中國的地位。

日本佔領滿洲的經驗，使日本統治階級陣營裏發生了嚴重的裂痕。誰都知道，在日本資產階級裏及與他們有關的政黨裏有一種強有力的傾向，那就是對於在滿洲所採取的變革手段的不滿。發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是日本軍閥根據滿洲的資源必須先作軍用的理由，企圖將滿洲的經濟完全置於自己的掌握中，把日本托辣斯及個人製造家的純粹資本主義企業推開不僅如是。日本軍閥在滿洲的地位鞏固之後，他們還要利用這種地位，在各種爭論上，去攻擊若干資本家的獨佔集團及議會政黨。爭論得最尖銳的是關東軍本部提議『改組滿鐵』的問題。這改組終因資本家的激烈反對沒有實現，但統治階級間的裂痕卻由此更加深刻了。

日本資產階級對於在滿洲的冒險及反蘇戰爭的準備的意見，是並不一致的一部

分資產階級對於軍需生意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因此他們對於軍界也就特別的接近。不過這祇是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並未獲到這種利益，結果在日本資產階級內部，也產生了很重大的裂痕。

在日本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以及軍閥陣營裏比較持重的份子，還有第二個原因使他們對於反蘇運動主張和緩，那就是蘇聯的經濟、政治及軍事力量的迅速發展，特別是遠東國防的強固。在現在各種能以阻止軍閥們實現侵略計畫的理由中，這是一個基本的理由。即使對於蘇聯五年計畫抱着敵視態度的人，現在也不能不承認牠已獲得很大的成功了。大家公認為對於亞洲問題有研究的永置氏 (Zagaki) 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曾經有過這樣的話：

『現在蘇聯的軍力遠超過日本的軍力。特別應注意的是現代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不論在意識方面軍隊是訓練得怎樣好，他們是不能與物理、化學及數學的力量作戰的。不管兵士如何勇敢，希望他們徒手與超等的飛機、坦克、機關鎗等作戰，那是過分的。』

還有，不僅是軍備的問題重要。現代的戰爭不僅是以軍備爲輔的鬪爭；牠並且是各國的經濟力的敵對。日本人因爲厭惡共產主義，他們便厭惡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成功。於是對於共產主義在蘇聯已有相當成效的事實，也有否認的趨勢。然而今日不是因爲怕共產主義而隱瞞蘇聯的真實情形的時候。」

這些話，或許是說得過分一點，但是紅軍在航空、機械化、砲隊及馬隊上的優勢是日本一般人所承認的。

第三個和緩日本資產階級反蘇戰爭的原因是恐怕日本在對蘇作戰當中，正是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美國卻乘機來奪取中國的市場，因而日本失去了在中國的地位。這種意見在一部分海軍領袖當中是極普遍的。讓我們引一個海軍軍官的話來證明。他說道：

「我們要再來描寫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形勢。

如果我們能假定英國是在盡力拖拉日本與美國作戰，我們就能斷定美國爲保證

戰勝日本起見，是在可鄙地希望日本去反蘇聯。

例如，我們當然知道近來繼續不斷，散遍各處的日蘇戰爭的謠言的來源。但就是在我們軍界中，我們也時常談到快要來臨的日蘇大戰。如果日本被迫而與美國及蘇聯作戰，她將如何呢？她是不是要陷於上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地位？前後被敵人包圍，而又沒有像德國在上次世界大戰前那樣準備得好，日本是否能夠戰呢？

蘇聯或許要尋覓，如果這樣，我們須同時對付東方與西方。

軍事行動有一個規則。一國的軍力必須集中，並猛烈攻擊主要的敵人，主要的目標無疑的，主要的目標就是美國。

我們的全權代表松江洋右在往日內瓦的路上，經過莫斯科，向蘇聯政府提議與日本締結一不侵犯條約，不過蘇聯須承認滿洲國。松江洋右說：「當然，蘇聯所取的立場有許多壞的方面，但是反對與蘇聯締結一個不侵犯條約的人顯然沒有看到一九三五、三六年危機的嚴重。」

不過，我們是最不怕蘇聯的。剛剛相反，我們據可靠的消息知道倒是蘇聯怕日本。這期間，美國把形勢考慮之後，獻議與蘇聯合作了，而且蘇聯已經接受這種獻議了。在這裏或許可以毋須誇張的說，我們決不能小視俄國。她可以做後門進來之狼。我們與蘇聯的友誼並且必須加強；否則日蘇戰爭將要爆發。

不過，如果與蘇聯作戰，美國一定要干涉。最後分析的結果，我們不能一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但是我們能斷定，在這場戰爭當中，日本須經過很嚴厲的試驗。』總上所說，我們必須知道，在日本資產階級裏面有許多部分感覺到他們的實利是與反蘇運動衝突的。軍閥們須盡力與這種心理鬭爭，並集中全國一切力量，統一全國與蘇聯作戰。但根據日本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備戰的情形看來，軍閥們顯已佔了上風。日本統治階級陣營裏沒有一個集團能阻止對蘇聯作戰的根本辦法的實行。軍閥們雖然還沒有建立一種完全的軍事法西斯獨裁，但是他們在統制國家機構從事於備戰上已有相當的成功。

如果軍閥們已有相當的成功，那麼除了謀取蘇聯遠東的市場及自然財富以外，必然還有別的理由存在。因為對於這個反蘇戰爭計畫，感覺興趣的只有日本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日本目前還缺乏開發這些資源的必需的資本。我們大概還記得：日本帝國主義佔據滿洲的自然資源並不很久，然而日本資產階級對於這種資源的開發，就已經不能動員必需的資本了。就目前日本資本的利益而論，奪取蘇聯遠東的市場還不能成爲很好的理由，而日蘇工業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更不是目前的問題。日本軍閥們變成日本侵略的新階段的組織與指導中心，是因為他們認反蘇戰爭爲日本實現整個大亞細亞計畫的前提啊！

(四) 日本軍人的反蘇聯戰爭準備觀

我們現在要檢討軍界代表主張反蘇戰爭的主要理由，及軍界和其附從所提出的這個戰爭的具體目的了。

這些理由的主要論點是日本的擴張應當先趨向於中國及南太平洋的國家，抑應當趨向於蘇聯、遠東，在當前形勢之下，已經不成問題了。因此，現在誰是日本最主要的敵人——蘇聯、美國、英國等等——的問題，目前也決不會發生了。

這個論點的根據是：在太平洋作戰，除非日本已經有了保證的辦法，可以在封鎖情形之下，得到必需的原料供給（煤、鐵、石油、非鐵金屬、食料等），并且除非她已經採取了日本新聞記者所宣傳的『將日本海變成日本湖』的保護後方手段，日本是不能有勝利的希望的。但這些原料僅能從滿洲及蘇聯遠東獲得，而且要把日本海變成『日本湖』，又非佔領蘇聯沿太平洋的海岸不可。

第一種議論我們早已討論過了。這裏我們要討論第二種，即從統制海路觀點來考察太平洋戰爭問題。

在過去幾年中，日本陸海軍界極重視北路，認為在未來太平洋戰爭中最有危險性的方面。他們以為在目前日美海軍根據地及海軍力量的對比之下，日本海軍在太平洋

南部及中部可佔到許多便宜。佔到這些便宜的原故是美國海軍的主要根據地離開日本及亞洲大陸極遠。從巴拿馬至夏威夷的珍珠港，又從珍珠港至日本海岸計爲一七、三五〇公里。因此在這區域作戰的艦隊需要游程四〇〇〇公里，才能打一個來回。就是拿夏威夷做根據，也需二〇〇〇公里的游程。美國的巡洋艦大多數的游程卻在一三、七〇〇公里以下；就是最好的驅逐艦的游程也不過是一五〇〇公里；至於潛水艇更不消說了。然而沒有輔助艦保護，戰艦是不能作戰的。舊金山至日本及布來墨頓（Bremerton）至日本的路線也是太長，非有二〇〇〇公里的行程不可。美國又不能用關島（Guam）與菲列賓爲根據地，因爲這些地方沒有充分設防，在美國海軍還沒有在那裏集中以前，便要被日本艦隊奪去了。並且日本在波甯（Bonin）與瑪利羣島（Marianne Islands）、卡洛林（Caroline）與馬謝爾羣島（Marshall Islands）都違反國際協定建築了潛水艇及飛機的根據地，使美國到關島與菲列賓之路大受威脅。但北路的情形卻就完全兩樣了。第一，這裏從美國海岸到日本海岸的距離是很短的——還不

到五〇〇〇公里，——從最後一部的阿留申羣島 (Aleutian Islands) 說，更要短些。在這裏作戰的戰艦所需要的游程僅一二〇〇〇公里。而且，這個地帶沒有日本海中根據地的橫斷。美國現在所準備的也就是這路。因此，日本海軍專家深信：北路的安全是當前在太平洋對美作戰計畫中的最緊要問題。他們希望佔據蘇聯北太平洋沿岸（包括堪察加在內）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樣可使阿拉斯加至日本的交通線受到日本艦隊攔腰打擊的危險。爲要實現這個計畫，日本軍事專家甚至於造出美國準備佔領堪察加的謠言，以爲日本先下手的根據。

從這裏僅可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必須使蘇聯離開太平洋岸，而且必須在日美戰爭爆發以前佔領太平洋岸，並設置防務。因此，反蘇戰爭必須在反美戰爭以前實現。

但戰勝蘇聯，不僅是將來戰勝美國的前提，並且是保持日本在華已得地位的前提。『反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陸軍大佐岡部 (Colonel Okabe) 說道，『因爲蘇聯的政治路線與第三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中國的鮑爾希維克化及中國的蘇區的鞏固是蘇

聯鼓勵起來的。』但是，保持牠在中國的地位的問題並不單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對美戰爭中遇着的問題，而且是日本征服整個太平洋鬪爭的成功的前提，因為在『對蘇戰爭與對美戰爭二者』上，日本都須利用中國的一部或全部。

從這些一般的考慮，日本軍事領袖便提出了蘇聯威脅日本的具體的『危險』並在這種關聯上他們列舉了佔領蘇聯遠東的目標。

他們首先指出：日本若不給紅軍一個致命的打擊，便不能保持滿洲，因為後者東、西、北三面都在蘇聯的包圍中，這種情勢一方面要引起滿洲本身的反日情緒，而另一方面不免使滿洲的邊界永遠處於外國的威脅之下。

『危險』不但威脅着滿洲，並且威脅着日滿間的交通線，甚至及於日本本身。因為蘇聯在海參威有海軍根據地，在東海濱區域有飛機場。

日本軍閥們是密切注意着蘇聯所採取的各種保衛遠東邊界及破壞日本征服計畫的手段——這些『自衛手段』在他們看來，就是『準備攻擊日本』的——特別

是着重蘇聯軍事力量的不斷發達。在近來出版的一本蘇聯五年計畫小冊子上，我們看到這麼一句話：『這個偉大的空前的計畫，祇有在獨裁制度之下纔可實行，但是對於將蘇聯轉變為一個偉大的軍事國家是很重要的。』“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Vol. 3 of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U. S. S. R., published by the S. M. R. (滿鐵)

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破壞蘇聯五年計畫與激起反蘇聯戰爭必然是日本推翻蘇聯的應有的舉動。因為這個戰爭延遲一年，就使蘇聯有強固自己的一年機會，而結果，就使日本的計畫喪失了實現的可能。因此，日本的朋友與敵人都希望她趕快進攻蘇聯，否則恐怕來不及了。

至於日蘇實力的對比，日本雖有弱點，但是可以獲得有力的與國的支持。日本的報界屢屢指出英國與德國就是這樣的與國，尤其重要的是必需與英國力謀接近，即使英日在殖民地有爭市場的裂痕也應置之不論。

英國有一部分保守黨人現在盡力鼓勵日本的軍閥，使他們希望在大戰中英國可以幫助日本。日本自廣田擔任外交以來也就以這種希望爲她孤注一擲政策的根據。日本軍閥們將對蘇作戰勝利的可能性，與獲得英國幫助的可能性是連結在一起的。因此，對於日蘇戰爭是否會爆發的問題，關鍵大部分是在英國的掌握裏。英國資產階級的有力份子已表示過他們願意幫助日本軍閥攻擊蘇聯。但是這個戰爭的真正目標是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計畫，如果日本成功，那麼對於英國在殖民地的權力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免要震撼大英帝國整個大廈的基礎。反過來說，如果蘇聯勝利的話，英國殖民地的離心力便會較前獲得更大的展開。所以英國資產階級採取這種鼓勵日本的愚蠢政策，我們再也想不到還有比這更愚蠢的了。

但現在還是讓我們回轉來討論日本反蘇戰爭的目標問題罷，因爲這是日本認爲實現大亞細亞計畫的必要步驟的。

(五) 反蘇聯戰爭的性質與目標

在這個戰爭裏面，日本軍隊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呢？

德國軍界的機關雜誌德國國防 (Deutsche Wehr) 在一九三四年曾刊載了許多論文，專門分析日蘇間的實力的對比，並懸想了一種戰事形勢及在這個不可避免的戰爭中雙方的機會。

該雜誌大體以為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戰爭的目標是比較有限的。該雜誌認為如果日本的目標只限於佔據濱海區域，那牠是有成功的可能的，因為她在海上的力量比蘇聯強大。她的陸軍也與蘇聯的相當，甚至還較佔優勢些，因為紅軍在機械上雖然進步，但離開蘇聯中心太遠，調動沒有日本軍隊那麼靈便。至於日本的空軍也不見弱，並且在滿洲有飛機場，在海上有航空母艦，易於作戰。不過如果日本志在攫取整個的蘇聯遠東，直達貝加爾湖為止，那情形卻就完全兩樣了。在這種場合下，於她有利的條件就少得多了。

日本軍隊向西走得太遠，海軍無所用其技，交通線要延長，路又不大好走。反之紅軍退至貝加爾湖不但交通線縮短了，並且空軍可以容易戰勝離開根據地很遠的日本飛機。因此，該雜誌所提示給讀者的結論是：日本大概志在攫取濱海區域。

但是這種論斷對於我們是無用的，因為牠將若干重要因素都忽略了。對於發動對蘇戰爭問題，日本軍事領袖們完全知道：即使他們佔領了蘇聯一部分的領土，也並不足以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他們知道作戰的目的並不在於佔領領土，而是擊潰敵人所能利用的人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如果必須將作戰中心從濱海區域移到貝加爾湖沿岸，那也祇好這麼辦了。

不料貝茲大尉 (Captain W. J. Betts, 前任美國駐華武官) 就是完全根據這個觀點描寫日蘇戰爭的前途。對於這個問題的考察，他受了日本軍事書籍很大的影響，並且，毫無證據的，他預言了日本軍隊在戰爭初期有佔領土地的把握。但最後他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就是這種佔據濱海區域的勝利真能保證日本軍隊的最後勝利麼？

在這一點上他的結論我們是無須知道的；我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也了解決定戰爭前途的，並不能以日本是否將她的戰爭目標限於特定區域的推想爲根據。

這使我們深信戰爭的目標與德國國防雜誌的假定是完全兩樣的。

這問題決不能從作戰雙方在特定領土的實力的對比的觀點來考察，不管從戰略的觀點看來這問題是如何的重要。這問題一定要從估計雙方整個實力的對比的觀點來考察，當然我們知道，這種實力的對比在數量上是隨着戰爭的發展而起變化的。因爲這種估計能影響到日本所追求的戰爭目標的決定，所以我們不能不牢記在心：日本參謀總部的估計是主觀的，可以隨客觀的實力的對比而改變。

在一九三一年甚至在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日本軍事領袖們還懸想日本軍隊的目標是吞併蘇聯遠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使貝加爾湖至沿岸間的紅軍完全崩潰，然後逼迫蘇聯政府不得不承認遠東的喪失，正如南京政府不得不承認滿洲的喪失一樣。他們以爲遠東戰爭爆發之後，立刻會引起蘇聯西方邊界的紛亂，加強芬蘭、波羅的海

諸國、波蘭及羅馬尼亞的反蘇聯運動的勢力（西方各大帝國主義國家必定要更進一步的支持牠們。）蘇聯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情形下，就不得不俯首貼耳，與日本訂立城下之盟了。據此，他們得到了一種確信，以為戰爭決不是一個長期的，而且也無須嚴重的及長期的準備。

這種看法在一九三二年底就漸漸有點變了，到了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則完全更改了。更改這種意見的原因有二：（一）對於蘇聯遠東前線的國防力量及紅軍的戰鬥力比較有了清楚的認識，和（二）蘇聯在國際政治的地位的強固，如與波羅的海諸國、波蘭及羅馬尼亞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與中國恢復了國交，得到了美國的承認，最後還與法國成立了協定。

這兩個原因於是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就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手段以達到戰爭目標已是不可能了。紅軍的抵抗能力勢將不可避免的把戰爭延長。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的最後的結果就要看日本的攻擊的性質了：難道這就是引起蘇聯西方邊界反蘇

聯戰爭的信號，而因此使紅軍不得不分最大的力量到西方去麼？在西方所可希望的反蘇聯戰爭的健將祇有保守的英國和法西斯的德國，只有牠們還會挑起蘇聯西隣的反蘇聯運動。

於是建立反蘇聯『集團』不僅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務，而且是日本軍事目的成功的決定要素了。

從這一點看來，如果一九三一——三二年所希望的用突擊手段切斷遠東區域的戰略可以算做『目標有限的戰爭』那麼，一九三三——三四年日本軍閥所相信的路徑就是：要佔領遠東，祇有經過『擊潰全部敵人』爲目標的戰爭之後，或遠東的發動絕對可作爲國際反蘇聯戰爭的信號，纔有可能。

但這個軍事展望的涵義，就是必須放棄『易如探囊取物』的理想，並承認一個長期戰爭的必然性。因此，日本必須準備在戰爭初期不能將蘇聯西隣牽入漩渦，祇有在以後方有可能的局面。而因此日本就不得不獨自與這個勁敵苦戰若干時候，雖說她可以

獲得某些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上與物質上的支持的利益，但她卻不能獲得她們的直接
的軍事協助。

但是日本與這樣一個具有各種現代武器的軍隊作戰，其意義又是怎樣呢？這不但
是狹義的軍事資源的對敵，並且是整個國家經濟資源及政治制度的對抗。

本書的目的就在於確定這樣的戰爭要使日本的經濟及政治制度緊張窘迫到什
麼程度，以及由此必然會產生什麼結果。

我們推算的基礎是根據着日本須與蘇聯單獨作戰的原則，並以一年戰爭的需要
爲標準。

作者並沒有把他們所得的結論，甚至於本書所根據的前提，當作定論，或者認爲已
經是絕對精審，詳備。我們不過是嘗試地分析着各種公開的文件及在日本的外僑的觀
察，但我們並沒有得到在詳盡的分析上必需的一切資料。在若干情形下，我們竟用了純
理的推論及假定來指示形勢。當然，要寫這麼一種書，這種的缺憾是難免的。

第二章 日本一年戰爭的需要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計畫，無疑是分成南北兩方面，前者是以台灣、福建、兩廣為橋樑，以至於菲律賓和南洋羣島；後者則為奪到東三省、蒙古、華北等根據地後，發動一個大規模的反蘇聯戰爭。

但不論南進和北進，先決的問題，是征服整個中國。不過日本所計畫着的戰爭，不消說必須以蘇聯為對象，因為日人假想中的勁敵，祇有蘇聯，中國即使有抵抗，也被認為「小」戰爭。何況中國抵抗尚在來定。

基於此，這裏所說的日本作戰準備，是以對蘇聯戰爭這一假定作出發點，而研究其在發動一年的戰爭下，所需的物質準備。

(一) 日本陸軍的軍力

在沒有確定日本在反蘇聯戰爭下，需要若干經濟的力量之前，首先要解答的問題，是在實現進攻蘇聯的遠東的計畫之下，日本究竟需要動員若干軍力。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有各國的文獻作參考的。英國、日本、德國、蘇聯的出版物中，關於日本在遠東戰場上所需的兵力的估計很多，數字也都接近。在濱海區域，主要的進攻對象是海參威，因為牠是蘇聯在遠東的潛水艇和空軍的主要根據地。在這裏作戰，日本須海陸空並進，海軍和空軍攻擊牠的沿海防線，陸軍則必得突破蘇聯從高麗邊境以至興凱湖所佈的堅固的防線。貝慈大尉 (Captain Betts 前美國駐華使館武官) 曾經算過，日本必須用二五〇、〇〇〇人攻擊海參威，不過這一支軍隊的左翼，在松花江方面須有特別軍力爲之掩護。如果我們接受平田 (S. Hirata) 的意見，這路在烏蘇里到松花江的兵力是要很大的。(自數萬以至於十五萬人，確數須視其所擔任的任務是

消極的抑積極的而定。

其次的重要方面是海蘭泡。這裏，照德國國防雜誌（Deutsche Wehr）的作家的意見，日本的目標是在切斷從濱海區域到西伯利亞的交通。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相當多的軍隊是需要的。在西部赤塔方面，據貝慈的意見，日本在戰爭的初期，須佈置兵力三五〇〇〇〇人至四五〇〇〇〇人；到劇戰的時候，貝加爾一方面須增加至七五〇〇〇〇人。

貝慈大尉估計日本軍力直接派在前線作戰的數目是九〇〇〇〇〇人。德國國防所推算的作戰軍隊是一、二〇〇〇〇〇人，但這包括了守衛中國方面和滿洲後方的兵力。浩何弗爾（Hawshofer）推算的日本軍隊的全部力量（包括本國駐防軍，後方駐防軍，和預備隊等），約為二、五〇〇〇〇〇人。拿這些數字為基礎，我們試來確定日本是否有力量出這麼一個軍隊到戰場上去。

在這樣一個研究之下，我們首先必須考察的是：（1）日本對於在未來戰爭中軍隊

力量的意見；(2)滿洲戰場的支持能力；(3)日本人的資源；(4)在戰爭擴大，軍隊增加的局面下，她所能調度的軍官幹部和(5)工業在新編制下使應技術設備、武器和軍需品的能力。

(1)富來爾將軍 (General Fuller) 曾說過：未來的作戰軍隊在數量上是比較的小，不過是具有高度技術的有力單位，並且是經過嚴格的階級觀點選擇出來的。這個理論，連富來爾的本國(英國)也沒有予以接受。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在軍隊的構成上，還是以大量軍隊為原則，而配以高度的技術設備。而在日本，這個理論更沒有被採用的可能。因為，第一，日本的技術發展是不夠採用這個理論的；其次，是日本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組織還軟弱，統治階級還能希望任意驅使大量的軍隊作戰。並且日本的傳統觀念，總認為大量軍隊的存在，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最後關鍵。在日本軍界要人的演說中，常可找出這種思想的證明。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在未來戰爭中仍然是採用大量軍隊的政策，期望以人力

的優勢壓服敵人，這只要看日本的師團，在改組之後，數量上較其他各國爲大，就很明顯了。

(2) 日本前線軍隊的軍需大部分是須取諸本國的，只有糧秣，可從滿洲取得。至於人力、軍械、火藥等等的補充，仍須由海運輸，從日本海岸運到滿洲和高麗，然後再由鐵路運至前方。倘使我們假定日本在前線的軍隊是一〇〇〇〇〇〇人，那麼在一年的戰爭中，必定要運輸八〇〇〇〇〇噸的貨物，和二五〇〇〇〇〇人。滿洲和高麗的海口是足夠供此項運送之用的。日本的商船，在一千噸以上的，總共有四〇〇〇〇噸。假如日本的船隻平均每月從本國到大陸祇來回兩次，就所須運送的人數與貨物計算，其總噸數當不至超過二、二〇〇、〇〇〇噸位。

關於高麗和滿洲的鐵道運輸系統，那情形就比較的有點兩樣了。雖說滿洲所能利用的鐵路，超過中國本部兩倍，但是，比起其他進步國家來，就差得遠了。例如，每千方公里，英國有鐵路一二〇公里，德國有一一九公里，法國有九三公里，日本有四二公里，而滿洲

只有五·六公里。滿洲鐵路的全部長度爲七、三〇〇公里。若打開滿洲鐵路地圖一看，便知南北滿洲的鐵路運輸力大有分別。北至長春——吉林——東寧的鐵路線，每天有開一〇〇列列車的能力，至於此線至中東路一帶，祇能開到上數的一半。日本現在滿洲的鐵路建築，其主要的目標就是想補救這個缺點。如以前線軍隊每日至少須有兩次列車計算，那麼，滿洲鐵路是足夠供給四十五個師團之用的。在戰爭開始後幾個月內，一切建築中的鐵路和展延中東路的計畫完成之後，供給五十五個師團運輸之用，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

(3) 關於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創立一個大量軍隊，日本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日本有六、四、九、四、一、七五能服軍役的壯丁。不過這個數目，當然不能完全徵調到前方去作戰，也不能全部派充軍役的。依據歐戰的經驗，留在後方擔任軍需製造和運輸工作的人數也須相當的多。例如，德國在一九一六年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的軍役壯丁，但服役的卻祇有九、五〇〇、〇〇〇人。其餘的五、五〇〇、〇〇〇人並沒有徵調，他們是在擔

任工業生產的任務。其人數共佔全體軍役壯丁的三分之一，這是最低限度，不能再少了。

如拿這個比例應用到日本，那麼牠所能徵調的最高限度可能達到四、三〇〇、〇〇〇人，佔全體軍役壯丁的三分之二。

依照貝慈估計，日本已服軍役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別的作家估計爲二、七〇〇、〇〇〇人。我們折衷事實，敢說，日本在第一年中，她能徵調到二、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是須派遣在戰場上的。

但是由於現代戰爭大規模的調動，戰鬥技術的猛進，我們必得考慮到傷亡的補充。我們假定在第一年末，日本軍隊的損失是佔原來作戰的兵力百分之百。不過，由於歐戰的經驗，損失中有一部分是仍舊可復元的。歐戰的經驗告訴我們：百分之二十五的死傷是完全損失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傷害平均須十日復元，還有百分之五十平均須三十日至四十五日復元。所以每年日本軍力的真正損失，是戰場上所有軍力的百分之六十四。

假定我們採用上述的軍隊人數，並且假定不會增加，那麼，日本每年須損失六五〇、〇〇〇人（在戰場軍隊數目百分之六十四），其人力足夠二年半戰爭之用。並且在這期間，每年有二五〇、〇〇〇達到軍役年齡的壯丁，二年半之後，就有六五〇、〇〇〇人，足以補充第三年戰爭的兵力了。並且，以三分之一的壯丁，留在工業服務，這數目對於日本是太大，因為日本現在勞働者的人數，佔軍役年齡的壯丁，不過是百分之十五。

從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充分的斷定：以日本的兵力作四年的戰爭，是綽綽有餘的。（4）對於這麼多的軍隊，軍官的供給是不是夠用呢？照一九三〇年日本的統計，除了有現役的下士官四四、〇〇〇人以外，還有在鄉的下士官一一〇、〇〇〇人。並且，除此以外，還可以選拔班長和退伍軍人之類來增加下士官的預備隊。日本現役軍官的人數爲一三、〇〇〇人，預備軍官爲三五、〇〇〇人。自一九二八年以後，日本的各種軍官學校每年畢業五〇、〇〇〇人，其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三沒有奉到委任，歷年總數約達二五、〇〇〇人，他們也可以算入軍官的預備隊。所以，日本在戰事發生後，所能徵調的軍官決不會

少於七三、〇〇〇人的。

照士兵與軍官成三〇與一之比的原則，（一九一七年德國軍隊的比率是二六與一，法國是三二與一，）日本軍官是足夠統率二、二〇〇、〇〇〇大軍的。並且，現役與在鄉的軍官中，還有二五、〇〇〇的軍醫及技術人員，這如果再加上從舊日的下士官選拔出來的，那擔任後方勤務的軍官也就夠用了。下士官的人數是一五〇、〇〇〇人，設再加上從預備隊伍長中選出的十萬人，那麼管理三百萬的軍隊是不生問題的，因為這裏兵士與下士官的比較，是一一與一。

並且，世界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戰事當中，軍官的訓練很便利迅速，大量的產生是不成問題的。世界大戰中的舊俄，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舊俄在大戰發生時只有現役軍官四八、八〇〇人，預備軍官三三、〇〇〇人。而在戰時她竟能訓練出二二八、六四六的新軍官。

不過日本軍官數量的擴大的可能，也不是沒有限制的，原因是：

a. 軍官的損失，在過去大戰中數量已很大，在戰鬪愈深入後方，化學戰爭更爲兇猛的未來戰爭中，損失數字必定更高，可以斷言。

b. 軍官損失的數目，日本較歐美更高，因爲日本軍法中包含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軍官『應當在槍林彈雨之下，以本人的勇氣和鎮定去感動士兵，並使他們對他具有絕對的信仰。』

c. 雖說日本不肯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年中，就耗費了她在平時慘淡訓練出來的軍官幹部，但爲了動員上述這麼一個大軍隊，他們（軍官）是非用不可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在戰爭當中，一開始便要去訓練少年軍官，以便補充在第一年戰爭中的損失，而免犧牲平時訓練出來的軍官的全部。

(5) 關於日本軍隊的技術設備，以及工業是否能適應這種任務，這裏暫不敘述，祇揀一般的情形說一說。照日本的經濟統計，日本現在的戰事準備，至多不能供應超過二、二〇〇、〇〇〇的軍隊的需要；至於飛機、坦克車及運輸汽車等，更比較缺乏。當然，如果

日本工業總動員，集中牠的力量製造戰爭材料，一定能產生大量的需用品，以供給更大軍隊的需要。但這需要時間，在戰爭最初幾個月裏，未必就能成功。然而就是在最初幾個月裏需要最大的努力。每尊砲在戰爭第一個半年中所需要的溜彈，比第二個半年中所需費的約多百分之五十。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後，日本所能在前線佈置的軍隊，一定以她本國工業平時所儲藏的軍需量所能供應的爲限。至於戰時的工業，則僅能供應前線臨時的若干需要。到戰爭的第二年度工業統動員了，戰爭材料的大量生產也成功了，當然供應一個較大的軍隊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動員全國工業作戰爭材料的生產，速度各國不同。美國需要十二個月到十六個月，德國不消六個月，就能全部動員牠的重工業。就日本前幾年在工業上準備的情形而論，日本工業總動員的速度，大概與德國相彷彿的。關於一般的準備趨勢，在日本軍部的小冊子裏，曾這樣的指出：

『在必要的準備上，其最緊要之點是：鼓勵戰時所缺乏的材料的企業，所缺乏的資源的收集；代替物的研究；計畫戰時從海外獲得資源的方法；在平時亦採行這種獎勵政

策；保障剩餘物品輸出的辦法；戰時財政和金融流通的辦法；國際貿易與勞工的辦法。一言以蔽之，這些事情是必須在戰前加以充分的研究，纔能一遇戰事發生，立即進行統制國民經濟。』

所有這些事實，可使人相信，日本能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動員軍隊二、三〇〇、〇〇〇人。其中，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在戰地的。參照世界大戰時代大量軍隊的經驗，後方的單位（包括司令部、運輸隊、車馬運輸隊、伏役隊、紅十字會及救護隊、憲兵隊、修理廠等）須有六〇〇、〇〇〇人。補充前方軍隊死傷的預備隊須有四〇〇、〇〇〇人。擔任中國防線和滿洲及國內後方警戒的須有三〇〇、〇〇〇人。因此，我們總計上述的軍隊，及假定的傷亡率，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動員軍隊的總數必須在二、六〇〇、〇〇〇至二、七〇〇、〇〇〇人之間。

我們相信這是日本在第一年中動員的限度；以後數年，是否要超過那個數目，那就難說了。

但這並不是說，日本在戰爭一開始，就能在前線佈置這麼多的軍隊。比較正確的假定是：日本作戰軍隊的數量是漸漸增加的，這從前次世界大戰中各交戰國的情形，就可推知了。例如帝俄在戰爭開始時只有八十八師，在動員後的第四十一日便有一百三十三師，到戰爭末了時竟有二百十四師。德國在戰爭開始時只有五十師，至第一月末有一百一十二師，到戰爭末了時有二百十三師。法國在戰爭初期由四十四師增加至八十三師，到一九一八年春又增加至一百十三師。

在戰爭中間，能動員的數目是很大的，其所受到的限制祇有兩個：一是物質的竭蹶，工業和農業資源已不能供應如許的軍隊的軍需，日俄戰爭終了時，日本就感到這樣的痛苦；一是人力預備的耗盡，不能再增加軍力，歐戰中的法德，都是如此的。

現代日本在戰時動員的軍隊數量的逐漸增加情形是怎樣呢？在戰爭初期時，同時動員的，僅祇限於預備隊等等。在這期間，常規軍隊已擴充到戰時的力量，第二和第三道防線也都構成了。但新編制的非常備軍，不到戰爭的下半是不會組成的。因此，我們首

先必須了解的是日本常備軍的組織和牠的動員機構。

日本常備軍每個師團包含有四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一個礮兵團，和一個工兵營。這在戰時可以下列各種單位加以擴充：坦克車隊、裝甲車隊、野戰重礮隊、高射礮隊、探海燈和電信隊、飛機隊、紅十字會及救護隊等。每個師團的人數勢將達到三〇〇〇〇人。很顯然的，除了附設的特種單位，每個師團的軍力約在二〇〇〇〇人而強。

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五年日本裁軍之後，日本有十七個步兵師團，一個步兵旅，（七〇團六營步兵，十七個附屬騎兵團，十五個野戰礮兵團，四團又一營的山礮隊，十七營的工程隊。）此外，還有四個騎兵旅，四個重礮兵旅，每旅八營的礮兵團有三個，高射礮兵團一個和一個支隊，二個交通團，和二個電信團。此外，還有坦克車隊在兩團以上。

照日本軍部一九三三年一月發表的情報，日本陸軍的空軍實力有十一個偵察機隊，十一個戰鬪機隊，和四個轟炸機隊，機數共爲八〇〇架。照日本給國聯的報告，海軍飛機亦有八〇〇架，不過我們要知道日本空軍在一九三三年——三四年間會重新整頓。

過，現在的實力當然是不止上述的數目了。

因此，我們可以假定，照日本的常備軍數額，在戰爭開始後，可以達到四十五個師團，九〇〇、〇〇〇人之多。至於騎兵、礮兵、坦克、輜重等，照歐戰的經驗，增加的數額是不能超過兩倍以上的。在戰事初起時，這也許增加得很多，但以後也就有限了。同樣，新的空軍的增添也很困難的。尤其是日本民用飛機，根本就不多，所以，日本戰時飛機的數目，至多不會超過二、〇〇〇架以上。

至於化學戰備，因為國聯禁止使用的原故，日本沒有發表什麼情報，我們只能假定日本在五個主要方面平均有一個地雷營及一個毒瓦斯營，而飛機及坦克車所用的化學戰爭工具，還不在內。

關於日本的軍力，這裏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即在戰爭的頭幾個月中，可以動員到四十五個師團及各特種隊伍，至於其餘的十個師團，卻須在戰爭的下半年纔能編成。所以，在戰爭的頭半年，兵力大概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第二個半年則可達到二、三五〇、〇

○○人。前線，和華北前線，滿洲和國內後方，以及特務隊預備隊等等，都包括在內了。現在我們要討論日本的軍火問題，在這一點之下，我們所討論的不是這些軍隊開始所用的軍火，而是在戰爭的第一年度之中，這些軍隊所需的必不可少的軍火的數量。

(二) 軍隊的物質需要

在這一問題之下，我們製作了一張表，將頭半年和以後的日本軍隊所需要的物質，逐項記載下來，以作參考。不過在讀者未讀到這表以前，有幾點先要加以說明：

第一，因為戰爭的頭半年的軍隊比其後的兵力小，並且因為頭半年的需要有一部分可以準備好了的東西應付，而後來的需要須以新的製造品應付，故須分開來考察。這是因為時間的先後，用品的多寡也不同的原故。

第二，軍需品的推算，根據是在戰爭的特定期間中，每個單位（以人、鎗或運輸為單

位)作戰所必需的物品的消費率。

第三。在一年戰爭中，軍需品如軍火、汽車之類的損失，也是推算的一個重要根據。

第四。關於在前線上的空軍，我們假定的損失率是很高的。

第五。在推算日本海軍的需要時，我們是顧慮到日美的緊張關係的。換句話說，日本爲了防備美國的原故，不敢把全部艦隊專門對付蘇聯，但另一方面，蘇聯的海岸防禦及其潛水艇的力量，又使日本不得不運用大海軍力去攻擊沿岸防線，掩護陸上行軍，及保護日本至大陸的交通。

第六。關於陸運和海運的需要，是分開來考察的。

關於鐵路運輸，我們根據現在的實際情形，和原來戰爭中的需要，折衷估計。結論是：日本在這一項下應購買或自建二二〇輛機車，和一四、〇〇〇輛乘車。

鐵路所需的燃料，包括運輸、發電、自來水、取熱等等用途，總計需煤二、八八〇、〇〇〇噸之多。

海運方面，每月平均需總噸數二、二〇〇、〇〇〇噸。這需用三六六艘三千噸位的船隻。用煤三、五〇〇、〇〇〇噸，用汽油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第七。我們對於戰爭工程也算了一個很大的材料消耗。在一年之中，須建築一、七五〇公里的防線，在重要地方，還須建築鋼筋混凝土的防禦工程。以外如鐵路站、根據地、飛機場的保護，軍路、兵營、醫院等等的修築。總之，在這一項目下，所需用到的最低限度的物品數量，是金屬一五〇、〇〇〇噸，士敏土四〇〇、〇〇〇噸，木材二〇〇、〇〇〇噸，麻袋四〇〇〇、〇〇〇個，炸藥六、五〇〇噸。

第八。我們所計算的化學物品，祇是有持續性的毒氣。而且，毒氣用在攻擊上頗少，即在防禦上，用的時間也有限，並不是天天用的。

第九。為推算便利簡單起見，糧秣服裝等軍需品，是以貨幣價值計算的。紅十字會及救護隊亦是如此。

日本軍隊的物質需要表

項目

第一半年

第二半年及第三半年

步鎗及馬鎗

一、九〇九、五六一

六八七、六二五

自動步鎗

六九、六九六

四五、八六四

手鎗

三三八、一四三

九三、三二四

機關鎗

正規機關鎗

一〇、一四六

四、〇九三

輕便機關鎗

四四、八一四

一七、三七一

坦克車及鐵甲車機關鎗

三、八一

二、〇〇八

飛機機關鎗

一八、三〇〇

一六、六五〇

射擊飛機機關鎗

三、三五七

二、〇八二

機關鎗身

九一、六七四

一三一、〇三一

砲

三七公釐砲

二、二〇五

七四九

鐵甲車及坦克車砲

一、七五五

九一四

七二公釐臼砲

二、〇〇九

六七二

七五公釐砲

四、〇三九

一、三四八

高射砲

一、六二四

一、三九二

一〇五公釐砲

三七二

一三五

一〇五公釐榴彈砲	七六六	二二九
一五〇公釐榴彈砲	一、〇五六	四三二
重砲(一五〇公釐以上)	三〇三	一三〇
塹壕小臼砲	二六七	一〇〇
鎗管	四、〇〇〇	一〇、六六〇
子彈	二、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手榴彈	一八、一四七、〇〇〇	二九、七一五、〇〇〇
砲彈		
三七公釐砲	四、六九五、〇〇〇	八、三〇〇、〇〇〇
七二公釐臼砲	一、九三五、〇〇〇	三、八一六、〇〇〇
七五公釐砲	一七、七九七、〇〇〇	三三、〇三八、〇〇〇
一〇五公釐砲	二、四五〇、〇〇〇	四、五四三、〇〇〇
一五〇公釐砲	二、九二六、〇〇〇	四、五三一、〇〇〇
最重砲	五一八、〇〇〇	八三五、〇〇〇
空中炸彈及水中炸彈	六八、六〇〇噸	七四、三一五噸
水雷	一〇〇	八六
地雷	三八、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
地雷炸藥	三、二五〇噸	六、五〇〇噸

毒氣及煙氣原料	一〇〇、〇〇〇噸	一五〇、〇〇〇噸
坦克車	一、二一〇	九三八
輕坦克車	二、〇六六	一、七八九
中等坦克車		
汽車		
乘車	四、七一	二、六二三
貨車	三五、三一〇	二二、六九九
裝甲車	五七一	四一七
機器腳踏車	一三、三五四	一〇、七九四
曳引車	四、〇一八	二、〇九七
飛機		
偵察機	三、五三三	三、八〇〇
戰鬥機	三、五三三	三、八〇〇
轟炸機	一、三〇〇	一、五〇〇
引擎	一二、〇三三	一三、四〇〇
化學壘壕小白砲	二、一八四	七四七
榴彈砲	二一、一九五	八、〇六三
毒氣筒	一、〇八〇	三六〇

四輪車	三二二、五九二	一二九、六一八
馬匹	一、〇二二、三三七	四二二、九八八
火車頭	二二〇	二五〇
鐵路列車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鐵軌	二、五〇〇公里	五、〇〇〇公里
煤	四、四八八、一四〇噸	七、二二二、六八〇噸
生油	二、五一八、三〇〇噸	二、四四三、六〇〇噸
汽油	二八七、〇〇〇噸	五〇五、〇〇〇噸
機器油	三〇、〇〇〇噸	四〇、〇〇〇噸
防毒面具	五、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防毒衣	一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辨毒氣機與號笛	一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小型氣象儀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電信機	七〇〇	二〇〇
電話機		
感應的	七、〇〇〇	四、〇〇〇
聲音的	八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交換機的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光的信號器具
無線電裝置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師

八五

五〇

團

六五〇

六〇〇

營

三、五〇〇

四、三〇〇

飛機

六、六八〇

七、二八〇

飛機場

二〇〇

一〇〇〇

電線

四、三五〇公里

八、七〇〇公里

電報

一〇五、〇〇〇公里

二一〇、〇〇〇公里

電話

一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鐵絲

八五〇噸

一、七五八噸

絕緣器

三一五、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鉤連

三一五、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銅絲

四五〇噸

九〇〇噸

電池

二八〇、〇〇〇

五六二、〇〇〇

發電機用管

二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蓄電池

二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陽極電池	一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掘壕用具		
輕的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重的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工程及建築機器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
電力站	二〇〇	一〇〇
汽油引擎	二、〇〇〇	二、四〇〇
浮橋設備	一一〇	七〇
紅十字會設備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獸醫設備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供應雜支(帳篷廚房浴室洗衣作等)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兵士雜件	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防禦工事及築路工作		
金屬	一三五、〇〇〇噸	二七〇、〇〇〇噸
十敏土	七〇〇、〇〇〇噸	一、四〇〇、〇〇〇噸
磚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噸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木材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四、〇〇〇、〇〇〇噸
玻璃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公尺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公尺

	(以噸計)	
糧秣	五〇二、〇〇〇	七七三、〇〇〇
米	一、一九、七六〇	一、八五五、〇〇〇
麥	七七、六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豆及豆製品	二八、四五〇	四五、〇〇〇
肉	八六、三〇〇	一二八、〇〇〇
魚	一、〇七、〇〇〇	一、六七一、〇〇〇
蔬菜及水果	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糖	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鹽	三、〇〇〇	四、六〇〇
茶	七三三、二〇〇	一、二二四、〇〇〇
草料		

(二) 戰費

一九三四年東京出版一本本國難論文集，其中有森武夫教授著的『打勝第二次大戰要多少錢』的一篇文章，討論到日本的戰費問題。他是以維持每個士兵所需的費用作為計算的基礎的。就是說，先假定了每個士兵所佔軍事經費的數額，再以士兵的總數

乘之，這樣就得到了軍費的總數。此外，再加上工業和運輸的費用，這樣就得到了戰費的總數。森武夫教授說：在日俄戰爭開始時，每個士兵需八十仙一天，在戰爭期內，升至二圓又三十仙，差不多增加三倍。現在每個士兵需二圓又四十仙，如果大戰一起，也須增加三倍，而為七圓二十仙一天。這樣計算起來，日本須出一、五〇〇、〇〇〇兵，一年便需戰費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再加上海軍費用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工業與交通的動員費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於是得到一年戰費的總數為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方法簡單固然簡單，卻不可靠，所以我們要另用一個比較完備，和比較符合事實的方法來計算。我們所用的方法，是以前面所列需要項目，用金錢計算。為這個目的，我們須決定下列各點：

(1) 日本的軍備的價格，是以銀行旬報在一九三三年所出版的一個關於日本人民捐助軍費的支出報告裏所列的價格作計算的基礎的。

(2) 日本在國外購買軍備的價格。關於此項，我們是參照美國陸軍部在一九三一

年的購進價格和法捷兩國的兵工廠的出售價格計算的。毒氣價格則以最廉的氯氣爲標準。

(3)關於非專爲軍用的物品，如羅林之類的價格，是依照日本商品市價計算的。在『戰費』這一個項目下，我們也製作了一張表，將各項用費的項目逐一載明，這裏所要說明的祇有三點。

第一，運輸，仍如前述，也是分成海運和陸運兩項的。這本來也無須再聲明，不過這裏把運輸特別提出來的理由是：鐵路建築費用不能與歐戰，也不能與一般的情形相提並論，是比較低廉得多的。這是因爲在滿洲區域，材料、人工，都比較便宜，尤其是人工，差不多不要花錢。我們所假定的鐵路建築費，包含車輛及各種設備在內，每公里約須一五〇〇〇〇日圓，這是指寬軌而言，至於狹軌，祇值寬軌的三分之一，數目是更小了。

第二，是戰時在工業的新投資，這是很難計算的。但我們卻又不能把牠忽略過去，因爲牠是一個很要緊的項目。據森武夫教授的估計是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不過

我們要知道，德國在歐戰前老早就在工業上準備，但戰時在重工業上的新投資也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所以日本在未來大戰中，必定要投下很大的資本於工業，纔能使牠們適合於現代軍需品的大量生產。並且，日本重工業根本不發達，軍事動員起來，是非大大的加以擴充不可的。所以我們在戰事爆發的第一年中，估計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資本投資於工業，決非過分誇張。

第三是宣傳費用。這也是一個很要緊的項目，我們知道牠一定要用得很多，所以這裏仍照日俄戰爭時的用費折合，無疑是估計很小的。

日本戰費的估計（以一、〇〇〇日圓單位爲標準）

項目	第一半年	第二半年和第三半年
火藥	二、八五一、八二二	四、五六〇、六〇四
軍器	一、一七〇、七九六	九一五、二九〇
汽車與馬匹	五三八、五一四	二九二、七九五
鐵路運輸	五〇九、一二〇	六七五、〇〇〇
海上運輸	二一九、六三二	三九九、二六四

交通	六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工程	一二四、二〇〇	二一五、〇〇〇
化學品	一六一、五五九	二三七、二〇一
海軍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燃料與油	九五、八〇〇	一九八、四〇〇
紅十字會與獸醫	六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糧秣	五七六、〇〇〇	九四二、〇〇〇
軍裝及零件	三一二、〇〇〇	六二五、〇〇〇
行政費	二三〇、六〇〇	四五二、九〇〇
宣傳費	一八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軍用工業投資	六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總數	七、九四五、四四三	一一、三八一、四五四

這個表中並沒有包括下列的項目：敵人破壞後方的損失的修理；防空費用；以及各種零星軍事設備和後方設備等等。因此，每年戰費總數，大約須用到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但這是平均每年的用費，至於第一年度的戰費，應當是第一半年的費用，加上第二

年的半數，卽一三、六九五、四四四、〇〇〇日圓。

在歐戰終了時，參戰各國的軍隊總共爲二四、五〇〇、〇〇〇人，每天的戰爭費用是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假定日本的軍隊祇及歐戰軍隊的十分之一，那麼每日戰費亦應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卽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但我們所假定的費用，（每年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平均每日卻祇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樣說來，我們的估計，與其說是估計過多，毋寧謂爲估計過低了。

在總數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中，軍火、軍器等費用也包括在內，其實這在第一年財政的實際擔負中，是應當酌量減少的。因爲日本備戰已非一日，軍備儲藏已到相當數額，照我們約略的估計，其價值約爲二、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於交通、化學品和救護等等設備，約爲軍火蓄積的三分之一。因此兩項共計爲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照最近數年的預算案來看，當然不止此數，如果我們假定所增添的價值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那麼，儲藏額應爲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因此，第一年戰費

的實際數目，就祇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了。

(四) 原料的需要

在現代戰爭的技術之下，對於農業的和工業的原料的耗費是很驚人的。這裏，我們所討論的原料需要，將軍火、軍備等等的生產上所需輸入的外國原料的數量，置之不論，祇研究海陸軍經常需要的原料和軍備工業經常需要的原料的數量。

我們推算的方法，是先將所需製造的鎗砲子彈，交通工具，牠們所需要的各種原料如銅鐵、非鐵類金屬和火藥等等的數量，逐一加以估計，然後再得出一個總的需用原料額。因為每種武器的每個單位的製造所需的原料，大概都有一定的比例的原故。

從世界大戰的經驗看來，需要得最多的原料是銅鐵。日本爲了準備戰爭的原故，早就促進了鐵的產額，一九三一年的產額是一、九〇〇、〇〇〇噸，到了一九三三年，就增加到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了。現在將各種軍事用途和軍火所需的銅鐵數量，列表於下：

	第一半年(以噸計)	第二半年及第三半年
砲彈	四九〇、〇〇〇	一、五八〇、〇〇〇
軍器	七五、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鐵路	二六二、〇〇〇	五五五、〇〇〇
海運與海軍建造	三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軍事工程與軍事工作	一四一、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

如將交通、引擎、浮橋、鎗械的修理等項用鐵亦計算在內，第一半年約須一、四〇〇、〇〇〇噸，第二半年和第三半年約須三、五〇〇、〇〇〇噸。這個數目比德國在歐戰中軍事需用鐵額爲低，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德國在戰爭結束時鎗支數額，是兩倍於日本在第一年戰爭中所有的。並且，德國在大戰中，用了半數的金屬在建築防禦工作上，而日本在遠東作戰，重取攻勢，便用不着這麼多鐵類金屬原料了。

對於非鐵類的金屬，也需要得很多，這在歐戰中就已如此，到今日，當然更是有加無減了。因爲製造機器工業、飛機、坦克車、子彈等，都需用到很多的非鐵類金屬，而這些東西在未來大戰中又卻是需用得很多的。這些金屬其主要者，大概是鋅、錫、鉛、銅等。至於製鎗

的。管、裝甲板、飛機等需用的高級鋼所須要的鎳、鈮、鉻、鈿、錳等非鐵類金屬，數量也是很大的。

橡皮的需要亦是很大，因為牠是運輸汽車、裝甲汽車等的車胎，防毒面具，以及各種化學製造上所不可少的原料。日本根本沒有橡皮的資源，現在每年輸入約五〇〇〇噸，在一年戰爭中，我們推算日本陸軍對於橡皮的需要，大約是一五〇〇〇噸，這數目是完全要從外國輸入的。

製造炸藥和火藥的主要原料，是各種化合物如棉花、纖維素、炭酸、木漿、氮和硫酸之類。此外炸藥的製造還需用到石炭油產物，如燐及甲燐之類。但日本製燐工業基礎不強，所以，很明顯的日本要使用氯化物和硝酸甘油以替代之。因此，日本在火藥和炸藥的製造上的主要原料是硝酸和硫酸。

日本一年戰爭所需的原料，半製品以及食糧等，現在爲求清楚起見，將直接爲戰用的物品列成下表：

	煤	生油	汽油	機器油	鋼	銅	錫	鋅	鉛	橡皮	鋁	硝酸	硫酸	硫黃	氯	砒
第一半年(以噸計)	四、四八八、〇〇〇	三、五一八、〇〇〇	二八七、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五〇、五〇〇	六、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四七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第二及第三半年	七、二二五、〇〇〇	二、四四五、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	四四、四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米 麥

一、二〇〇、〇〇〇
五〇二、〇〇〇

一、八五五、〇〇〇
七七五、〇〇〇

關於原料，最後還要說到的一點，就是日本現在所缺乏而必需向外國探購的原料。這除前面所提到的橡皮以外，日本不敷用的戰爭材料主要的還有：鋼鐵、錳砂、非鐵類金屬、生油、汽油和棉花、木材等。雖說日本現在已經奪到了滿洲，但日本在滿洲農業和礦藏上的投資還是不多，所以滿洲祇能供給五穀、土敏土、煤等，至於上述的原料，滿洲潛藏雖富，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卻還是不能供給的。因此，這些原料日本就不得不由外國輸入了。

第三章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組織

日本現在預備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戰爭，牠的性質，牠的規模，以及牠所需的物質的與人力的資源，在第一章裏是充分敘述過了。在本章裏，我將從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管理上來觀察日本的積極準備戰爭狀況，這就是說，這裏所預備說明的是：日本在戰時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和日本現在爲未來的大戰爭，應當預備着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條件或背景，這樣，纔不致使戰爭因物質基礎的脆弱而一敗塗地。

在目前，日本統治階級的領袖們是深刻地感覺到這一點了。他們不但認識到：戰爭的結果，大半決定於國家供給軍隊的經濟能力；同時，爲應付戰爭的經濟需要起見，國家對於國民經濟的大多數部門不能不加以管理，並使其軍事化。這在日本的書報裏是隨時隨手可以找到適當的佐證的。

譬如森武夫教授，在他的『戰時經濟演講』中，就有過這樣的預測：

『戰爭一旦爆發，我們也許會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將要干涉各種主要消費物品的生產與分配。如有必要，政府會宣告本國缺乏的某些物品的國營……某些工廠會變成國家的財產，其他則仍舊保留在私人的手裏，不過須由國家加以統制，並由國家供給他們以原料和補助金。』

『當然，農業和商業在戰時亦是在國家統制之下的……爲了舉辦國內借款，政府也許會採取各種強制的手段。』

不過戰爭爆發後，國民經濟之能否迅速適合軍事作用，大半須看平時的準備如何。在日本有兩個條件是有利於軍事統制國民經濟的。第一是日本國家在工業運輸及財政的發展上所佔的重要地位；第二是日本資本現在集中的程度很高。

（一）日本國民經濟利於軍事管理的因數

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是很遲的，並且，牠也不是自然發生的。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個結果是：國家不得以極大的力量扶助並發展工廠工業、礦業、鐵路、海運及銀行制度，並把現代的機械技術移植到日本來。在某些場合之下，國家不是自己直接做老闆，就是資助並鼓勵各種經濟部門的私人企業。但是到後來，特別在世界大戰的時候，私人資本已經根深蒂固，於是開始反對國家的保育，認為是阻礙牠進一步發展的因素。有些資本家，甚至謝絕國家的幫助和保育，以為這是漂亮的舉動。

然而無論如何，在實際上，我們總不得否認在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國家的管理與國家的『補助』至今還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除此以外，實無他法能誘致封建的剝削者們去採取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剝削方法。當然，這種制度的發達，是還有其他原因的：例如，日本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使國家不能不作戰時經濟的準備；日本與半殖民地國家貿易的廣大，及投資的繁多，非有國家的保護與合作，危險很大；以及日本工業技術的落後和原料的缺乏，如果沒有國家的扶助，私人資本是很難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

的。尤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獨佔的時期，更要促進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合作的特別有利的條件。

日本國家管理經濟生活的作用在工商業上是特別顯著的。

依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包括雇用工人在五人以上的一切企業）在製造工業、礦業與運輸業等部門上，國家企業所雇用的工人數額佔這些企業雇用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二〇；國家投資的總數佔這些企業所有資本總數的百分之三〇。換句話說，國家在這些工業上能直接指揮的工人總數達五分之一（二、七七〇、〇〇〇人）中有五、二、三〇〇〇人，資本總數達三分之一（一〇〇、〇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中有二、九六八、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尤其是那些在戰爭的經濟背景上有決定意義的部門，如運輸、鋼鐵與機器製造之類，國家的作用，是特別顯著的。國家在運輸業上的投資佔總額的百分之六六·五；在鋼鐵業上的投資佔百分之五一；在機器製造業上佔百分之一三。並且政府的企业照例是很集中的。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國營製造工業，每處平均為三百工人，私人

企業平均只有二十五人；前者平均有八百五十個馬力的發動機，後者平均則只有一百零六個馬力。

在金融方面，政府亦極有力量，牠不但能管理金融市場，並且能藉此統制全國的經濟。照目前的統計，國家銀行的實收資本增加得很快，總數差不多佔到全國商業銀行的實收資本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財政部的存款基金，數目也極可觀，這些款項的用途大都是借貸給各種政府企業和投資在內債上，所以，間接的又增大了政府在工商業上的力量。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採用禁金出口政策，即禁止資本逃避條例的公布，更給了政府管理金融市場以一個有力的工具。因為在這個條例裏，政府有權禁止或限制外國通貨，各種外匯，及各種外國證券等的買賣；政府根據命令，還可強制人民將上述幣貨售與日本銀行；爲了使這種法令澈底施行，政府並可調查與上項禁令有關的文件和賬簿。所以日本政府在金融市場上不但有雄厚的銀行勢力，並且還有強制的法律手段。

政府統制力量比較薄弱的經濟部門是農業。在這個經濟部門上的各種組織如帝

國農業社，各種絲業公會等，他們雖則也能影響到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農產品的銷售，力量究嫌微弱。但在近幾年來，各種新形態的組織是日見增多，特別是農業合作社，是政府統制農產的最有效的工具。目前這類組織已有一四、四〇〇個，會員共達五、一一八、〇〇〇人。牠們主要的功用是供給牠們的會員以農業生產的必需品（如化學肥料），組織農產物的產銷，以及放款給牠們的會員。

在發展殖民地的公司中，日本政府的作用是很露骨的。這些公司是日本向外侵略的『開路先鋒』，數目很多，我們耳熟的有南滿鐵路會社、朝鮮銀行、台灣銀行、橫濱銀行及各種大公司等等。在這些金融的、商業的和工業的會社之下，又設立了許多附屬事業，如滿鐵的昭和鋼鐵廠和撫順煤礦，就是一個例子。不消說得，日本政府在這些發展殖民地公司上的領導權，能使日本政府為戰事目的而充分利用牠們，在『九一八』侵略事件發生時，滿鐵發生的作用，就是這一點的最好的說明。

日本政府在工商業、農業、金融市場上的地位，大致已如上述，以下我們要從另一個

角度來測量日本政府統制實業的作用，這就是說，我們要檢討一下各種實業組織和幾個統制實業的條例的作用和性質。但在未說到這一個題目之前，我們還須對上面的考察作一點補充。那就是日本政府在市政企業上的地位和殖民地產物的國營。日本政府在市政企業（如水、電、煤氣、公共汽車、電車及本地鐵道等）上的投資雖不很大，但為戰事目的而動員牠們，則仍然是不生問題的。至於殖民地若干產物的國營，則早已實現了，偽滿公布國內礦產國營條例，不過是這一方面的最後的例證。

在製造業方面的組織，共有三種：一是各種製造業協會，在一九三三年底，已有五〇三個這類的組織，牠們的會員雖是帶強制加入的性質，但權力和作用卻有限。其次是根據一九〇〇年法令組織的所謂『製造業互助會』，這種組織本來是自由結合的團體，但後來法律給牠們規定，如果他們的決議得到政府的同意，便有拘束非會員的效力。現在一切工業部門，差不多都有了這樣的組織。在一九三三年，這類會社已有三四個之多。第三種是各種同業公會。根據一九三三年公布的同業公會條例，凡每年產額在三〇

〇、〇〇〇日圓以上的一切製造業，都必須加入這種公會，由公會統制產物的質量，並規定原料的供給。在一九三一年，這類公會已有一五四二個之多了。

關於國家在工商業上的地位，已說明如上，現在我們討論第二點，即資本集中的狀況。

我們所預備說明的資本集中，着眼點是在軍備工業上——其實日本巨大的資本主義獨佔事業，也就祇是在軍備工業上。照真崎的統計，日本各財閥在軍備工業上的投資有如下列：

(以一〇〇〇日圓為單位)

三菱	二四四、〇〇〇
三井	二四三、二三〇
住友	六一、二三〇
大倉	二七、〇七三
古河	五一、五〇〇
澁澤、巖名、小川	一一〇、〇二〇

日本產業

第十五銀行

台灣銀行

七八、二三〇

九〇、五九〇

五二、七五〇

現在再從幾個主要軍備工業的投資狀況來考察：造船工業的全部實收資本，差不多完全屬於第十五銀行、淺野和三菱這三個資本集團；在採鑛工業上三井、三菱、日本鑛業產社和古河等這四個資本集團的投資在這項企業的全部實收資本的半數以上；在化學工業上，單是三井一家就擁有七分四的資本；其他如民營鋼鐵企業和機器製造工業，差不多也都在三井、三菱、住友、古河及其他會社等資本集團的支配之下。

在過去幾年備戰的危急時期中，日本工業機構的變化更加强了日本財政資本的獨佔性質。相類的工業迅速的合併起來了。由同業者的同盟進而變為聯合會，又進而變為托辣斯。同時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逐漸合併，大銀行間互相聯合為銀團，小銀行日益站足不住，有被大銀行吞併的趨勢。這些情形的開展，當然是於國家的統制有利的。

在滿洲日本正在積極進行所謂『日滿經濟提攜』一切中國鐵路已歸南滿鐵路

公司所有；工業、公路、海港正在那裏發展，由南滿鐵路予以援助；以日本銀行及各種進出口公司爲後盾，組織了各種『日滿公司』；滿洲一切商務都集中在日本資本之手；日本銀團貸款與『滿洲國』中央銀行等等。這些辦法不消說得，更要加強日本財政資本在滿洲的地位。日本財閥本來就與政府勾結在一起的，因此，很顯然的，日本政府在國民經濟上的統制力量是特別要發達了。

（二）日本國民經濟不便軍事管理的因數

日本有高度集中起來的資本，在管理工業上的力量又較其他國家爲大，這似乎可以說，日本軍事管理經濟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但事實上卻不能這樣樂觀。即使除開日本原料的缺乏，牠在國際收支上的逆調，以及日本的某種工業，尤其機器業製造工業的技術落後等情形不論，日本經濟的構造上也有兩種足以削弱動員可能的形態。

（一）日本農業的極端散漫狀態。

(二)生產的集中落在資本集中的後面——在日本工業生產上，中小企業仍舊佔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現在每年須從國外輸入一二百萬噸左右的穀物，價值約在九千萬至一萬五千萬日圓之間。進口糧食的總值每年達三萬萬日圓之多。所以日本的食糧在平時雖不能自給自足，但尚不至於成爲極其嚴重的問題。但到戰時，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因爲一方面，戰時對於農產物的需要是特別廣大而迫切的；但另一方面，農產物的生產卻不可避免地要大爲減少。這樣，食糧問題就要變成極其嚴重而難於解決了。

農產物供給減少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日本農業上技術水準和物質水準的相對的落後。日本的工業技術雖有了長足的進展，但農產技術並不能相輔而行，牠仍舊保留着封建時代手工生產的特色。這是日本農業生產關係的必然的產物，因爲日本的土地大半握在地主的手裏，而這些地主自己又不採取機械技術，雇用農業勞動者來耕種，他們祇是將土地租給佃農，自己坐享其利。這樣一來，佃農在日本農民的人數中就佔了主

要的地位了。在他們的微小的土地上是不能購置機械耕種的，所以目前日本使用機器耕種的土地極少，大半仍用陳舊腐劣的手工方法經營，這要想農產物能突然的增加，當然是不可能的了。其次，是在戰時，年富力壯的農民大都要抽調去服兵役，耕種田地的牛馬也要被徵發去作軍用運輸之用，這樣，農業的生產力當然是要大為減色了。

這種狀態是無法變更的，假如日本農業的特色仍舊保留的話，因此，日本在戰時，食糧問題，除了須依賴外國農產物的輸入以外，恐無別種解決的途徑。

工業生產集中落在資本集中的後面，這在官方的統計裏是找不到充分的指示的，因為日本的官方企業統計，限定在雇用五人以上的企業。但就是這種統計，我們也可約略地看出日本中小企業數目的浩大。在所列入的六四、四三六個工廠和工場雇用的一六六六、〇〇〇工人中，祇有百分之四的工廠（即二、五五八廠）是雇用到一百工人以上的。並且，就是在機器製造與鋼鐵工業上，生產集中程度就一般說，也並不十分高，一九三〇年官方統計的數字是這樣的：

工業部門	工廠總數	雇用工人總數	雇用五至一 百人之上廠	雇用一百至二 百人之上廠	雇用五百人 以上之上廠
鋼	四、〇〇四	九七、五〇四	三、九〇三廠 五八、〇七四人	二二、〇六〇人	一七、一七〇人 一三廠
鐵	四、〇〇四	九七、五〇四	三、九〇三廠 五八、〇七四人	二二、〇六〇人	一七、一七〇人 一三廠
機器製造	五、六〇四	二〇五、三〇八	五、三九四廠 七九、六九二人	一六二廠 三三、九八八人	四八廠 九一、三五八人

從上列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機器製造工業集中程度雖然相當地高，但中小企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視。這兩個工業部門的不能完全集中，對於日本的作戰經濟準備是極有影響的：因為這樣，工業合理化的實現，將極感困難，生產費用一定巨大，尤其是履行動員計畫，更須遇到許多意外的阻礙。

(三) 日本工業的軍事統制現狀

日本國家在經濟上的力量雖則頗可驚人，但我們一看到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上的地位時，就可知道：第一，日本國家過去在經濟上的努力還是不夠，牠還須再進一步的管理經濟；其次，如果強制管理仍不奏效，那就祇好用其他方法誘致中小企業落到牠的

掌握了。因爲零星而散漫的企業是頗難管理的。現在我們就對日本國家的強制管理方法，作一番歷史的檢討，因爲這樣，纔能知道牠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統制，是在上次歐戰時開始的，統制的性質和方法是規定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公布的工業戰時動員法裏。這個法規一共有二十二條，牠不但施行於日本本部，後來並在附屬法裏，擴張適用範圍到各附屬領地及殖民地。牠的內容可分成六項：即（一）戰用品；（二）統制；（三）徵工；（四）調查；（五）賠償；和（六）罰則。茲將其要點敘述於下：

戰用品共有六種：（一）武器、各種鎗砲、子彈、飛機、兵艦等軍用品；（二）各種海陸運輸工具及其他運輸設備；（三）燃料、食料及衣料；（四）生產上項物品的原料、器具等；（五）醫藥品；（六）經天皇指定之其他能作軍用的物品。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包含的物品並不多，但實際上則範圍頗爲廣泛，因爲一切物品，都有作軍用的可能，所以亦都有被指定作『戰用品』的可能。

其次是關於工業的統制，這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部份。在該法裏第二條規定着：「戰時如有製造或修理戰用品之必要，政府得部分的或全部的統制，佔有或使用下列工廠及其附屬品：（1）修理或製造軍用品者；（2）上述工廠的燃料與原料之供給機關及電力機關；（3）或可變為上述機關的其他工場。」

至於「徵工」、「調查」、「賠償」和「罰則」四種規定，除了「徵工」稍為重要外，其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與這法規的公布同時，寺內內閣並設立了一些準備總動員的特種機關。一九一九年設立了軍需局，在一九二一年這個機關又與統計局合併，改組為改進全國經濟的特種機關，隸屬於工商部。但到了一九二七年，這機關又從工商部劃出，改為全國資源局，直屬內閣，成為準備全國總動員的最高機關了。

全國資源局的組織，極其廣大，牠除了經常的職員外，另外還有許多顧問。內閣中的各部門，祇要與全國總動員有一點關係，牠的長官都在被聘為顧問之列：計有內閣統計

局局長，外交部商務局長，內務部地方局長，財政部會計局長，司法部民事局長，教育部技術教育局長，農業部農務局長，工商部工業局長，交通部船隻檢驗局長，鐵道部運輸局長，殖民地部視察局長，陸海軍的代表，各部立法局及內閣的祕書。

牠的任務大概可歸納爲下列數種：

一、準備戰時必需的人力資源。這一項又可分成三方面：第一種是編製普通人力資源登記簿。其中不但包含有服兵役的壯丁，並有各種軍務工作和兵工業的勞工；而男女老幼，詳列無遺。第二種是確保戰時各種技術人員，如科學家、工程師、醫生、化學家、電報工作人員，及其他各種專家等的足用。第三種又有二端：A. 在戰時組織全國勞工，訓練技術人員並設立特種研究機關，以解決戰時發生的關於陸海軍、鐵路、工業及人民的供給問題及改良技術問題；B. 延攬教師與教授，以激發戰時全國人民的愛國思想，特別是將要服兵役的壯丁。

二、確保戰時物質資源的供給。在這一方面，牠的任務是確保：A. 戰時原料和必需

品的供給；B. 製造品的夠用，不因戰時輸入減少而缺乏；C. 戰時軍隊及人民需用物品的生產與消費的統制；D. 燃料、電力及其他動力機關的夠用；E. 軍隊馬匹和糧秣的供給。

三、計畫全國總動員 除了上列資源的準備之外，全國資源局的主要工作是編製全國總動員計畫，其主要綱目是：A. 編製能於戰時作國防生產的民營企業的登記簿，詳錄其職工、技術設備、原料儲藏額、產額等狀況，並擬具轉移此種企業作戰時生產的計畫；B. 在平時組織並鼓勵上述各項企業關於戰爭材料的生產，並準備這些企業到戰時補充設備的辦法；C. 擬具徵發戰時必需品的計畫；D. 擬具各種運輸和交通工具的動員計畫；E. 擬具電信系統的動員計畫；F. 計畫戰時輸出入制度，以便軍用品及必需品的輸入；G. 擬具全國技術設備、燃料、糧秣、化學品、金屬品及其他必需品等儲存的收集計畫；H. 設立戰時的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情報與宣傳機關；I. 擬具平時集積財源的計畫，以備戰爭及全國動員之用，並計畫於動員時分配款項的方法。

從上述的任務裏，我們可以看出牠與一九一八年的動員法是如何的不同了，對於

戰爭的準備，是如何的無微不至了，然而日本的當局還不滿意，他們還要另外作種種備戰的舉動。

本來日本除了全國資源局以外，在一九一八年設立的其他備戰機關，並沒有裁撤，特別是陸海兩軍部，還新設了兩個備戰機關。並且，資源局在全國各縣都設有支部，而這些支部的監督人，也就是駐防當地的軍事長官。這樣，軍閥們應該是志得意滿了。然而，不據報紙的記載，日本軍事領袖們在一九三三年曾提出了一個提案，對於全國資源局的工作表示不滿：他們覺得全國資源局調查全國資源的範圍還太狹窄，殊難令人滿意。因此，他們主張調查的可能性應當增大，開發資源活動的範圍應當擴張；並請政府按照國防及發展全國經濟之目的，對於工業實行統制與指導。這個提案的結果不知怎樣，但很顯然的，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統制全國經濟的指揮機關是並不限於全國資源局了。據目前所知，除了全國資源局之外，日本政府和軍部還直接的施行了下列幾種統制全國經濟生活的舉動：

陸軍部與海軍部的第一個統制工業策略，是將退休的陸海軍軍官，舉薦給經營戰用品生產的各民營企業和各公司，由此使民營企業與軍部取得聯絡。據野崎在他所著的戰時經濟學上的統計，現在已有七十三個陸軍將校被任爲各企業的董事、顧問、經理和各種職員了。這數目還僅限於陸軍部，海軍部尚不在內，廠家也僅限於三井、三菱、古河等幾個資本集團，然而也就可觀了。這種辦法能使陸海軍部在平時，即可明瞭各重要企業的活動和牠們的營業狀況及生產能力，而因此，軍部對於戰爭的經濟背景的估計，當然是更切實而具體了。

但是因爲日本中小企業數量廣大的原故，這種辦法奏效的範圍還很狹小；因此，除此以外，軍部還採取了一種手段，以籠罩全國經濟。這就是「以利誘之」的辦法。現在陸海軍部常將各種軍事承包契約，分派給各種企業，藉着這個機會，牠就派遣專家去計畫該種企業的必要動員準備，驅使工廠主人採取必要的手段改造他們的企業，以達到專門化與合理化的地步。現在在各種軍備工業，汽車製造工業，機械工業，以及飛機製造工

業上，專門化與合理化大體是辦到了，特別是化學工業，牠的整個設備，差不多都更新了。除了上述兩個辦法之外，日本還在北九州積極的建立新的軍備工業根據地。北九州位居鋼鐵業中心，原料供給方便，接近中『滿』對於接濟大陸軍事行動容易，又不易受空軍的攻擊。現在北九洲的 *Kopuna* 地方已建有規模最宏大的兵工廠，為全國冠。日本政府不但直接經營兵工廠，以生產戰爭材料，同時並命這些兵工廠與附近民營製造廠密切合作，以便戰時軍用品不致有竭蹶之虞。

(四) 日本全國總動員準備

除了爲着作戰目的而積極統制工業之外，日本政府對於全國總動員計畫的實行，還採了其他必要的準備，日本當局一般的意見，認爲從事生產軍用品的政府工廠的力量還是不夠，牠們還不能夠滿足在戰時所起的大量需要，因此，對於所有的原料、燃料和全國的生產力，還須作一番詳盡的考察，然後對於利用這些資源與能力，才能組織一種

合理的制度。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日本議會會通過了一個新法律，在這個法律裏，日本政府有權：

一、命令各企業實際的、合法的負責人，提出爲調查全國資源目的所必需的口頭或書面的報告。

二、派員至各企業監督企業的登記。

三、規定罰則，以懲戒玩忽此種功令，或洩漏祕密的廠家。

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全國資源局決定設立特種研究機關，以便推進調查工作。同年內閣總理又召集了一個全國總動員會議，嗣後就決定舉行一個十天的『經濟動員演習』。

這經濟動員演習的地點是京都、大阪和越後三處。由軍政當局和民衆團體以及企業機關合力舉行。演習的目的是在觀察下列三種任務是否能履行，即工業是否能履行戰時命令？存貨的動員是否敏捷？和是否能供給軍隊以運輸便利？換句話說，這個演習的

目的是在給動員計畫以實地試驗。

演習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演習地的資源局擬好了動員計畫之後，就交給當地的長官去執行。除當地官署的職員外，還有軍部派出的陸海軍官一百零三人的幫忙。官署在奉到動員命令之後，於是就照計畫所示，去選擇相當的工廠承辦，命牠們在特定的時間以內生產一定的數量的某種物品。奉派的廠家於是就立即履行命令，趕造貨物，一面並派人常川到官署去報告『牠們應產部分的進行』狀況。至於原料，如果他們自己沒有，可向軍需機關去請求。存貨的動員則是將各倉庫、各廠家以及其他儲藏所等等的存貨總盤查一次。交通工具的動員，包括馬匹與各種汽車，調查之後，按照性質加以分類。這個演習除了經濟方面動員之外，同時並有防空演習，以及對敵人的潛水艇破壞海外交通的防備等等。所以這個演習雖則是『假想的』，然而設想卻異常周到，與真正的戰時動員毫無二致。

這個演習的結果是怎樣呢？日本人自己的批評並不壞，他們認為這一次演習充分

指出全國資源局與軍事長官的密切的合作，而各地製造家的熱誠的協助，更足表現出軍、民與政府對全國總動員問題的熱心和步驟的一致。

這個演習之後，又陸續的舉行了幾次同樣的演習。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又舉行了一個全國的工業動員演習，據報紙的記載，該次演習的目的和性質是這樣的：

(一)各工廠接到軍部按照其每月的生產力而頒布的動員令後，牠們同時須不放棄其日常的生產工作，如此始能知道實際擴大的產量。

(二)各產主應陳明各種無需技術，即婦女亦可勝任的工作的數量，以便在動員時代用婦女代替男工。

(三)各工廠應試用人力與牲口運輸方法，以便在戰時將汽車移讓軍隊，而無損於工業運輸。

(四)各工廠應有防空及防毒設備。

所有這些，指出了日本總動員計畫已到很詳盡的地步。但這祇是動員計畫的一部

分，此外，還有規定生產平時必需品的工業，轉移到生產軍用品的方法。在日本全國工業總動員計畫上，曾將工廠按照這個目的分成三類：

第一類的企業，所包括的工廠和礦業，均已有的動員計畫所列物品的準備，並能在兩月之內，產出計畫所開的特定物品的數額。

第二類所包括的工廠和礦業，必須在一個月內改置牠們的設備，俾能生產計畫所開的物品，並須保證在三個月之內產出計畫所規定的數量。

第三類所包括的企業，並不能單獨履行動員計畫，但須與上述企業合作。

在海陸運輸方面，亦有了動員計畫。動員最便利的是航運，所以在這一部門亦最無特殊的準備。其次是鐵路，因軍隊運輸的頻繁，所以動員準備亦相當的好。照某外國鐵路專家的估計，日本現在的鐵路制度和牠具有的高超的技術，是能使日本以每點鐘三〇公里的速率，在長距離中運送牠所有的帶有火砲的步兵的。在動員上比較最感麻煩的是汽車運輸。因為目前日本的汽車數量很少，又大都分散在許多私人的手裏。在未來大

戰中是決不夠用的，因此目前日本政府對於這一點，異常注意。

除了物質準備之外，對於人力亦爲了動員目的而積極加以訓練。日本目前不特加緊訓練勞工的技術，尤其主要的是積極教化工人的思想，激發他們的愛國思想。在軍備工業的工廠裏的工人，在入廠時不但須經過嚴格的考察，在入廠之後，亦經常的有人監視着他們的行動和私生活。

關於日本本部的統制經濟情形大致已如上述，但這裏我們還有須注意的一點，就是日本除了在本部注意統制之外，對於滿洲的統制亦不遺餘力。因爲日本軍部現在已充分感覺到：如果日本本部與對蘇戰爭的前方的交通被切斷之後，那原料的供給就不得不仰賴於滿洲了。日本在滿洲的統制是並不困難的：因爲第一，事權集中在關東軍之手；第二，各種官商合辦企業，比較的要容易統制得多。並且鐵路礦業等等重要企業實際已操在日本人的手裏。

然則，日本統制經濟的情形和牠的戰爭準備是否充分和完備呢？對於這個問題，我

們不必旁徵博引各種事實，祇須回憶一下上次歐戰時各國的準備，就可了然了。歐戰前的德國，並沒有將這個問題解決，所以在大戰時就不免手忙腳亂起來，結果所統制的不過是某幾個特定的經濟部門，對整個國民經濟並沒有全盤的籌畫。然而我們看日本統治階級在國民經濟上所採取的手段，那不消說得，日本的經濟準備無疑的是超過歐戰中的各交戰國的。

但是我們同時卻不能忘記那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採用，因為牠既不能改變社會組織，亦不能廢除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競爭，以及統治階級的鬭爭等等。因此，這必然要更深化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和鬭爭。這亦不必旁徵博引別國的事實，日本目前就發生了因統制而起的各種衝突。自從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以後，日本朝野都在鼓吹着『計畫經濟』和『日滿經濟集團』的口號。然而結果怎樣呢？隨之而起的並不是真的有規律的經濟計畫，卻是日本統治階級各集團間的劇烈鬭爭。所以，我們可以說，目前的日本的繼續加緊的經濟統制，不但不能緩和內在的經濟危機，牠反而要使國內階級鬭爭日

益尖銳化。這種矛盾怎麼解決呢？在日本統治階級看來，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加緊催促侵略戰爭的誕生！

第四章 日本軍備工業的產量

在第二章裏面我曾將日本一年戰爭中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軍火等的數量逐項加以估量過了。在第三章裏面，我又曾將日本統制經濟的制度摘要說明過了。現在我預備討論的是：日本工業供應大批最主要的戰爭材料的技術能力，至於那些日本工業已經能綽然有餘地生產的戰爭材料，則一概存而不論。

一九三一年在東二省的戰事，及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的戰事，不但暴露了日本陸軍在現代戰具上的落後，並且顯示了日本工業不足以供應各種必需的主要軍用原料。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軍備工業還是停留在歐戰結束時的狀態，而民用重工業也與戰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旺盛時期差不多。只有少數工業部門，因為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施行合理化的制度，稍有進步。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一九三一年以後

關於軍備工業的擴充情形。

(一)一九三二——三三年日本工業的擴張

從一九三一年起，日本軍部和海軍部所屬的兵工廠與火藥廠，在量與質兩方面都經過許多改進；在物質基礎上，牠們添置了許多新設備和新建築；在生產上，牠們不但增加各種武器的產量，並且還創立了許多製造新戰爭材料的工廠，開始製造現代的技術戰備。以下是一些實例。

從一九三二年起，東京兵工廠向日本機器製造廠家定了一大批貨色，以改造牠的輕便武器工廠的設備。一九三三年建造了雙層鋼骨水泥的新建築三所，以作擴大製造步鎗與機關鎗工廠之用。所以，日本官方所宣傳的東京兵工廠已經關閉，牠的設備已經完全移交給小倉兵工廠的消息，是不盡可靠的。

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中間，小倉老兵工廠完全改造過，牠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新

兵工廠了。這個兵工廠的設備都是最新式的，工廠完全電氣化，雇用的工人數目也從五千人增加到一萬二千人。

大阪及名古屋的兵工廠在一九三一——三三年間也大大的擴充了，牠們的軍用品生產部門添置了許多最新式機器和設備，增加了許多工人，並且後者還新設了一個化學工廠，創辦了一個修理和裝配飛機的工廠。

至於軍用飛機的製造，一九三一年以前各兵工廠大都是沒有這類設備的。但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期間，各兵工廠卻大都創辦了製造飛機的工廠了。佐世保海軍兵工廠中，已建立有製造飛機引擎的新工場，機器也在備置之中。舞鶴及橫須賀兩海軍兵工廠也均已在黑廣建立裝置飛機引擎的工場。偽滿兵工廠中也添設了兩個新工場，以作修理與裝置飛機與坦克之用。設置在高麗的平壤小軍械廠近來也已大加擴充。

一九三二年岩鼻火藥製造廠建立了一所新廠房，並添置了好些日本自製的機器；這使牠們的出產能力增加了一倍，但據說在一九三三年還有過更大的擴充。此外陸軍

部在東京的火藥製造廠也添置了許多新設備。

這些情形指示出一九三二——三三年日本陸海軍部除在擴大來福鎗、鎗彈、砲彈的生產量外，還致力於（一）增加自動鎗砲（主要的是輕機關鎗）的生產量，（二）增加大口徑砲的生產量和製造新型大砲，（三）製造飛機發動機、飛機、鐵甲車和坦克車，（四）增加炸藥的生產和製造毒物。

在軍閥直接間接影響之下的民營軍備工業，以及製造作戰需用物品有關連的民營工業，也沿着同一的方向在進行。關於這種例證是無須舉出的，因為我們所應注意的並不在此。我們從日本狂熱的擴張工業生產趨勢中，所要注意的是牠告訴我們什麼，給我們點什麼指示。據我的觀察，這種趨勢告訴我們的是：第一，增加鋼鐵和輕金屬生產的趨勢；其次，創立本國飛機工業和汽車工業的積極，和第三，刺激若干落後的化學工業部門，如硫酸及燐質等在戰爭上有重要意義的化學品的製造。

這種工業的發展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由於陸海軍部的資助和鼓勵，軍部在這

個期間給各企業訂了許多合同，各企業見有利可圖，遂巨大地擴充了牠們的生產事業。其次是國外傾銷政策實現的結果。因為向外傾銷成功，製造業需要化學品日多。

但是這一九三一——三三年的日本工業的蓬勃氣象，對於日本工業的結構，究竟有什麼影響呢？我們現分三方面來敘述。

一、金屬工業 由於新熔爐的設置，以及舊熔爐改造的結果，日本生鐵產量，現在每年約可增加五〇〇、〇〇〇噸左右，與一九三一年的產量相較（一九三一年實際產額為一、四〇〇、〇〇〇噸），約增加百分之二八。鋼的產量更有着重大的增加：一九三一年為二、九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九三四年則有三、九〇〇、〇〇〇噸了。由於軍需膨脹景氣所造成的發展，確使日本工業的薄弱的鋼鐵基礎有了相當的擴展。但生鐵產量與鋼的產量間的不平衡狀態卻依然存在；而且各種鋼製品產量間的不平衡狀態也依然存在。因此，日本工業現在仍然要依賴於國外鋼的輸入，一九三三——三四年間，日本輸入鋼製品共達二二七、五〇〇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至於高等鋼的產量雖確有增加，但

要和日本軍需工業及機器製造工業的需求量相適應，還差得很遠呢。按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輸入特種鋼一千九百噸，至一九三三年則竟輸入七千噸。

關於非鐵類金屬，鋁的生產的籌辦，和輕質合金生產的擴大，是值得注意的。不過這些新興的工廠對於這些金屬的供給仍然沒有重大的供獻。因為飛機及汽車工業的擴張，鋁的進口年有增加：一九三一年為五、二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七、二〇〇噸。銅的進口也有同樣的趨勢：一九三二年為二、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增至一七、〇〇〇噸，一九三四年最初四個月間竟達六、七〇〇噸。

日本金屬工業能夠適應大戰期間國內需要的程度，我們在後面還要討論到。這裏僅須指出：在這個工業部門上的各種新建設與改造，主要的是備戰性質，因為除了少數金屬之外，一九三一年的產量，供應日本平時的需要是綽綽有餘了。

二、機器製造工業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首先指出飛機工業的重大發展。直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日本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間設置的舊飛機廠的生產量還是不

足道的。但至一九三三年末，在陸軍部直接控制下澈底改革後，日本各飛機工廠對於發動機及飛機的生產量已大大的增加了。

在一九三一——三三年間，汽車和坦克車工業的發展是比較遲緩的，其生產量的增加甚至連平時的需要都不能滿足。這，我們只要一看外國汽車、汽車發動機及曳引機的不斷輸入，便可明白。然而在機器製造工業方面，一九三一——三三年的新建設所給的唯一的變遷，是飛機工業的擴張和本國汽車和坦克車工業的創立。這新建設對於這個工業的基本形態並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的變化，現在除了少數造船廠、火車廠以外，日本機器工程工場仍然是以適合於作輕便設備和工具的製造的小企業占多數。這種狀態對於產品的品質有極壞的影響。因為小工廠設備不完全，機器不精良，並且大工廠將牠所製物品的一部分發交中小企業製造，常會使產品的各部分不能保持一致的合格的標準。

因此，日本將來在動員時代，使其他非生產軍備品的機器製造工業轉變到步鎗及

其他軍火的生產，定然要感到不少的困難。

三、化學工業 在這個工業部門內，生產範圍經過極大的擴張的是硝酸鹽。一九二八——三一年硝酸鹽的大量生產，使日本一躍而為世界第四個大產硝酸國家。其次是硫酸銨：單是三個新廠，一九三四年的出產，就比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八（即二〇〇、〇〇〇噸）。硫酸的生產量在一九三一年——三三年也比過去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苛性鈉產量的增加，也有差不多的比例。但我們最應注意的是製焦煤燐工業的新建設，因為牠是軍事化學中的主要角色。燐的產量在一九三二年僅有二〇、〇〇〇噸，但至一九三三——三四年則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因此，日本新建設的結果，使日本化學工業的最薄弱的環子都大大地增強了。

一九三一——三三年的新建設，使日本依賴於化學品的輸入的程度，也大大地減少了。

拿生產事業的擴張過程總結起來，主要的是那些有備戰意義的，我們可以說：日本

重工業與日本整個工業的相對比例的提高是辦到了。在一九三一年日本輕工業還是處在壓倒的地位，但從該年以後，重工業方面的投資遠勝於輕工業，因此，重工業的生產規模遂有了長足的開展。

化學工業的相對地位特別有進步。機器製造工業仍然是輕弱的一環，縱然牠的投資也有着四分之一四的增加。一九三一——三三年的新建設，雖然使這個部門有了巨大的擴張，雖然使日本機器輸入的數字大為減少，輸出的數字大為增加，但日本仍然要依賴於國外機器的輸入，特別是各種重工業的設備，如鋼鐵、機器製造和化學工業等等，仍然要向國外去購辦。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作較詳的討論，這裏暫且放下不說。

(二) 日本各種軍械工業的產量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日本工業的新建設，以及牠的備戰狀況。現在我們要估量日本工業供應前線所需的各項武器的力量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來福鎗 日本工業的製造來福鎗大概是這樣的：大阪和小倉兵工廠的輕便武器工場的來福鎗產量大致相同，平時每年各達十萬支左右，戰時可增加百分之五十，即達十五萬支左右。名古屋兵工廠的輕便武器工廠的來福鎗產量每年約在十二萬支左右，自經過了巨大的擴充之後，大約產量可增加到二十五萬支左右。東京兵工廠年產來福鎗七萬五千支，照其目前已經擴充的狀況，大約產量的增加每年可達十五萬支以上。岡山及瀋陽兵工廠每年共能產來福鎗九萬支。高麗平壤兵工廠亦製造來福鎗。所以，日本軍是軍部各兵工廠每年就已經能製造五十三萬五千支來福鎗。

可是來福鎗的製造並不限於政府的輕便武器工廠。機器製造工業有許多部門均能轉變到來福鎗的製造。並且民營輕便武器工廠製造來福鎗的在一九三一年已有三十一家，每年產量大約在十五萬支左右。在這個工業部門上，大都是中小企業，牠們早已與兵工廠合作過，擔負過部分的來福鎗製造任務。根據上次大戰時德國的經驗，私人企業的機器製造廠，一經妥善的組織，便可以使牠們在五個月之中生產較平時多十倍的

來福鎗，就是說使生產量由每年十五萬支增加至三百萬支。因此，日本軍部確保牠所需的每年七十萬支步鎗的製造，是並不費力的。

二、機關鎗 政府所屬工廠的製造機關鎗情形是這樣的：東京兵工廠現已有製造機關鎗的新設備，但產量未詳。小倉兵工廠年產二萬五千架輕便及其他機關鎗與鎗銃。名古屋小輕械廠年產一萬三千架輕便機關鎗及三千四百架其他機關鎗。愛知時計電氣公司每月能為兵工廠製出一、〇〇〇支銃身。大阪兵工廠年產一萬二千架輕便機關鎗，及一萬架其他機關鎗。其他如東京瓦斯電氣公司，若日夜趕工，每年亦能製出六千架。所有兵工廠的產量足夠供給所需的機關鎗，但銃身只能供給一部分。若要將其餘需

製的銃身製出，那就非動員民營機器製造企業來着手不可了。

三、砲 依據不完全的統計，政府兵工廠的砲產量如下：

兵工廠	小口徑砲	野砲與高射砲
大阪	九〇〇
小倉	一、〇〇〇	五〇〇

名古屋

七〇〇

一、二〇〇

總計

一、七〇〇

一、五二〇

佐世保的海軍兵工廠亦在製砲不過日本所有各廠的可靠的產量還不能充分供應戰時所需砲的數目，下列的事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表現：現在日本的軍隊已在着手配置一〇五吋口徑的榴彈砲、高射砲、現代野戰砲、破坦克砲等等，關於這，軍部除了命令政府兵工廠盡力製造外，還向國外定了一大批貨色，其中主要的是重砲，並差使國內民營機器工程企業經營砲類的製造。但是，這些民營機器工業在戰時還須將牠們的力量的一大部分為後方作鐵路材料的製造，所以，機器製造工業製造砲類的數量是極其有限的；至於設備的不合宜，工人的缺乏此種專門經驗，及鋼的質料不良，也是應該注意到的限制的因素。

照我們的估計，日本軍備工業，包括政府兵工廠與民營工廠，在戰事初起半年中至多能產出一千座小口徑砲和一千座野戰砲和高射砲。從此以後，牠們也許能將牠們的

產量增加到二千四百座小口徑砲和二千一百座野戰砲和高射砲。然而要辦到這種產量，牠們已經是非將工廠的設備大大的改造過不可了。但即使如此，還是不能完全滿足砲類的需要，照我們的估計，日本必須在第一半年中從國外輸入二千座野砲和高射砲，其次年中輸入一千七百座野砲和高射砲。

四、鎗彈、手榴彈、砲彈 一九三四年日本各兵工廠鎗彈的產量大約如下：

兵工廠		每年產額(百萬粒計)
大阪兵工廠		六〇〇
名古屋兵工廠		八〇〇
小倉兵工廠		四五〇
廣島兵工廠		五〇〇
平壤兵工廠		二〇〇
Jufo		一〇〇
瀋陽兵工廠		二〇〇
總計		二、四〇〇

上列各兵工廠中有幾個能將牠們的產量加倍，因為牠們現在還僅做日工。並且有

些兵工廠還沒有列入表內。如果日本在將來令一部分的金屬工業和機器工業也製造鎗彈，並供給牠們以必需的機械設備，那麼，日本鎗彈的產量是可能提高到需要數額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粒的。

我們以爲：如果在兵工廠指導之下，並由兵工廠擔任一部分工作，那麼日本金屬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是有可能產出手榴彈的需要數額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枚的。

最討厭而麻煩的是製造五五〇〇〇枚砲彈的問題。正式的軍備工業每年最高限度的產量決不能超過一七〇〇〇〇枚；而那些業已製造砲彈的特種民營工場每年產量也決不能超過五〇〇〇〇的數目。使民營工業製造砲彈是比製造其他軍火要容易得多，並且，這種工業的範圍也頗廣，並不限定於機器製造與金屬工業。因此，很明顯的，日本必須在戰時命令牠的各種工業的機器工場轉變到砲彈的製造，否則，恐怕不足以應付需要。

五、飛機和飛機引擎 日本各主要飛機工場飛機引擎和飛機的產量是：飛機引擎

總數六、八五〇；飛機總數三、〇六〇。但在這個數目以外，我們還必須加上現在建築中的川西飛機廠的產量以及目前各廠在擴充中的產量。如果這一切都完備了，日本飛機和工業技術水準所容許的產量大概是在一萬架飛機引擎和六千架飛機左右。

這個數目在工業動員四五個月後就可做到。在這時候，平時所積貯的飛機已經毀完了。因此，在戰爭初起的半年中，日本一定要從國外輸入四、〇〇〇架飛機引擎和三、五〇〇架飛機，在此後的一年中，一定要輸入五、四〇〇架飛機引擎和三、一〇〇架飛機。

六. 汽車、鐵甲車和坦克車 日本汽車工業產量的精確的估量是這樣的：

廠名	一九三三年實際產額		最高限度產量	
	汽車	坦克車	汽車	坦克車
東京瓦斯電氣公司	一、三〇〇	三〇	六、〇〇〇	二〇〇
石川島	九六〇	一二〇	三、五〇〇	一二〇
名古屋兵工廠	……	八〇	……	六〇〇

由於汽車的巨大的需要，和這種製造的極其有利（因為可接到軍部資助金的原故），許多機器製造工廠現在都籌辦汽車引擎和汽車其他部分的製造了。不過我們前已指出：這些新汽車廠的生產技術是很低下的。照一九三四年日本汽車與坦克車的技術水準，顯然是很難應戰時的需要的。

汽車戰時供求的狀況是這樣的：一年戰爭中需填補損毀的汽車機件共達二萬二千六百架，在戰事初起半年中，需用汽車共達三萬五千五百輛。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共有汽車三萬三千輛。在這個數目中，有三分之二能作戰事用途，因為戰事工業尚需保留一萬輛使用。因此，民有汽車運輸機關約能供應二萬五千輛的汽車，其中大部分是一噸至一噸半的車輛。國內汽車工業能供給一萬輛。在戰事初起半年中，二萬五千輛可徵發私

小倉兵工廠
大阪兵工廠	一五〇
川崎汽車廠	二二〇〇
總數	二、二六〇	三八〇	九、七〇〇
			一、二七〇

有車輛來充數七千輛可由軍部存貨中提出應用，其餘三千五百輛則由國內汽車工業供給。但在下一年中卻必需輸入一萬三千輛汽車了。本國坦克車生產在戰事初起半年中，不能超過五百輛，下一年不能超過一千三百輛。軍隊現有的和存儲的坦克車亦達一千二百輛，但是戰爭初起半年所需的坦克車數卻是三千三百輛，所以日本在這個期間，牠必須從國外輸入一、六〇〇輛。在下一年中，所需坦克車數是二千七百輛，因此日本所需輸入的是一千四百輛。

七、日本軍備工業的機器製造的基礎 在檢討日本工業所製最主要的軍備軍火等的產量上，洩露了日本政府的及私人的機器製造工業的設備，是還不能夠充分滿足各種戰時的需要。在這一方面，特別重要的是日本工業的機器設備的不夠，和特別是機器製造工業本身的軟弱。

由替換舊廢機器和充實目前的新建設而起的關於機器的需要，使日本在戰時不能不從海外輸入大量的機器和新設備。我們估量日本在戰事初起的半年中，輸入機器

的價值至少須與一九三三年相等，即在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左右，大概並沒有犯嚴重的錯誤。但是機器和新設備大量的輸入，仍然不能將許多廠家合作製造軍火的缺點除去。

八、炸藥 我們在以前曾經估計過：日本作戰一年需要無煙火藥約七〇〇〇〇噸，高級炸藥約一三〇〇〇〇噸。要產出這麼多的火藥，下列各種基本原料的數量是必需的：

棉花或木漿	四〇〇〇〇〇噸
烱(或石炭酸或甲烱)	七〇〇〇〇噸
硫酸	九五〇〇〇噸
硝酸	三〇〇〇〇噸
硫黃醚	五〇〇〇〇噸
酒精	一〇〇〇〇噸

這些原料的供給狀況是怎樣呢？

棉質纖維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為棉花和木漿都能充作這種用途。從日本已經

有高度發展的棉花工業每年要使用六十萬至七十萬噸棉花看來，從正在迅速進展着的木漿工業看來，那纖維的必需數量是絕不會使基本工業受到傷害的。

日本本國所產的綸和甲綸，每年總數在七千噸以下，這是不能滿足各種需要的。所以日本在這些產物上，必須從國外輸入四萬噸以上。

一九三二年日本硫酸產量，據估計，約爲每年二、八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這工業部門雖亦擴張過，然而產量決不能在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因此，如需要供應戰時軍需用的九五〇、〇〇〇噸硫酸，那麼在普通工業的用途上，就得縮減一部分了。

硝酸的生產，在平時本可供求相應。在戰時雖說要廣大地增加牠的用途，但是這額外的二十萬噸，就目前日本的製硝酸的技術條件看來，是不難產出的。

軍部在製造火藥上所需的酒精共一三〇、〇〇〇噸，除前表所列的一〇〇、〇〇〇噸之外，其餘三〇、〇〇〇是做硫黃醚之用的。在這個數目上，從日本本國資源中祇能獲

得百分之三十並且這樣還須將其餘工業需用的酒精也剝奪了，然而用酒精的工業又大都是與軍事極有關係的，勢不能讓牠們停止生產。所以日本在酒精上，約缺乏一〇〇、〇〇〇噸左右。

至於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化學工業的炸藥產量共約爲二八、〇〇〇噸，舞鶴等兵工廠的產量未詳。如日夜趕工製造，產量可增至四五、〇〇〇噸。假定舞鶴等兵工廠產量爲每年二〇、〇〇〇噸，有些私人化學製造廠也能改作製造高級炸藥之用，那麼，日本工業是可能擔當製造戰時所需的炸藥和火藥的。

九、毒氣 在以前我們曾估計製造毒氣所需的基本原料的必需數量是：氯一〇〇〇〇噸，硫黃五〇〇〇噸，和砒素四〇〇〇噸。日本在戰時並無需剝奪民營工業必需使用的氯，製造毒氣所需的氯就有了充分的供給了。

供給軍用化學工業以必需數量的硫黃和砒素，也非難事，因爲日本的硫黃和砒素的資源是極其豐富的。

比較複雜的是將基本原料製成毒氣的問題。軍部在現有兵工廠中大概都添設了特種化學製造部門，民營化學製造廠有的也能製造毒氣。所以，照我們的估計，日本在戰事發生後四五個月內，軍用化學工業在毒氣製造上有足夠的技術設備和熟練工人，以資應用。並且，除了自製以外，製造毒氣的主要化學品，從一九三二年以來是不斷的在輸入着，所以日本的毒氣產物的儲藏量亦必可觀。

(三) 日本軍工業的冶金的基礎

如果要滿足前線上子彈、軍火、運輸工具等的需要，和履行海軍省的造船程序等等，三、五〇〇、〇〇〇噸的生鋼是必需的；而造出這個數目的生鋼，二、二〇〇、〇〇〇噸的生鐵又是必需的。然則日本在鋼鐵上的產量是如何呢？

一 鋼 自經過前述的新建設之後，鋼的產量在一九三四年底，可以增加到每年三、九〇〇、〇〇〇噸。平時鋼的消費量在一九二八年是二、三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九年

是二、六〇〇、〇〇〇噸，其中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噸是用在五金和機器製造工業上的，其餘的則用在鐵路、電車路、修造房屋工廠及礦場等。當然正常的軍備工業也佔一部分。到了戰時民用的鋼可以減少到一、三〇〇、〇〇〇噸或一、五〇〇、〇〇〇噸，但一年戰爭中鋼的需要仍有四、八〇〇、〇〇〇噸至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之多。對於這樣大量的需要，日本鋼鐵工業的生產力是無論如何不能應付的。

日本人自己亦曾感覺到他們鋼鐵工業的落後，例如，八幡製鋼鐵工廠的技術部主任野田先生，在討論日本戰時的鋼鐵狀態時，就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如果日本需要三、五〇〇、〇〇〇噸鋼產品的話，那牠必需先有四、三〇〇、〇〇〇噸的生鋼供給。要辦到這個地步，日本工業起碼要再有兩個每個有五〇〇、〇〇〇噸生鋼產量的鍊鋼廠。』一九三一——三三年日本在鋼鐵方面的新擴張，雖說有很大的成就，但從供應戰時的需要說，卻還是不夠的。

二、生鐵 日本生鐵工業的全部產量（包括滿洲及高麗的工廠）約為每年二、五

○○○○噸即使將現在建築中的新鍊鐵爐也算入，全部產量也決不會超過每年三、○○○○噸。

日本生鐵工業的鎔鐵力在一九三四年尙不能超過二、五○○○○噸假定產量可擴大到三、○○○○噸，那麼，生鐵工業就能滿足需要了。

三、鑛鐵 鎔鍊三、○○○○噸的生鐵需用到五、四○○○○噸中等的鑛鐵。日本、高麗及滿洲的鐵鑛在目前大約年可產出一、五○○○○噸至一、七○○○○噸的鑛鐵。日本每年從中國大冶鐵鑛和馬來半島、菲列賓等處輸入的鑛鐵約爲一、二○○○○噸到一、九○○○○噸。如果我們以一九三三年日本滿洲及高麗的鑛鐵產量爲計算基準，那麼，日本要在戰時適合牠的需要，最少需從外國輸入三、七○○○○噸的鑛鐵。但實際上，因爲種種理由，輸入的數量是不能有這麼多的。

日本對於鑛鐵所採的傳統政策，是一方面儘量開發高麗滿洲的鐵鑛，另一方面，則儘量保藏本國的鑛鐵資源。這種政策進行得如何猛烈，可以從下表中看出來：

開出的鑛鐵(單位噸)

	日本	高麗	滿洲
一九一九年	三六三、〇〇〇	四一七、〇〇〇	二六四、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五九、〇〇〇	四二二、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〇八、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〇	九二四、〇〇〇

此外日本政府還有極力準備鑛鐵的辦法。據可靠的消息，這種準備額已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之多。

這樣一來，日本一年戰爭中鑛鐵的供需便可平衡了。爲明白起見，特列表如下：

(以噸計)

I. 需要	五、四〇〇、〇〇〇
II. 資源	
1. 國家準備額	二、〇〇〇、〇〇〇
2. 帝國本部最高限度產額	一、九〇〇、〇〇〇
3. 保存中的鑛產額估計	三〇〇、〇〇〇
III. 輸入	一、二〇〇、〇〇〇

資源總計

五、四〇〇、〇〇〇

在鎔鍊三、九〇〇、〇〇〇噸鋼上，最低需用一六〇〇、〇〇〇噸的錳。日本這種鐵砂的每年產量總數僅有二〇〇〇〇〇噸。所以要適應所有的金屬工業的需要，除輸入外，別無他法。在一年戰爭中，因為有一部分的儲存和本國的生產，日本僅須輸入八〇、〇〇〇噸的錳就夠用了。

四、非鐵類金屬

銅 日本鎔銅工業的產量可從鎔銅產額的最高限度計算。這最高限度在一九一七年曾一度做到，總數是一〇八、〇〇〇噸。從一九一七年起，鎔銅工業的新擴張很少，因為歐戰後，日本連國內的銅市場也給美國和非洲的廉價的銅奪去了。

但另一方面，銅的需要，卻不斷地在增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電氣工程工業的發展。一九三〇年，除鐵路、建築、鑛業等外，銅在工業上的消費量竟達一〇二、四〇〇噸之多。戰時日本所需的銅約為一七〇、〇〇〇噸。即使日本的有形無形的銅存貨有一五、

〇〇〇噸或二〇〇〇噸，並且即使本國鎔銅工業在戰事初起半年中亦能增加百分之二〇至三〇的出產，日本的銅的供求，如若不從外國輸入，是仍舊不得平衡的。大約在戰爭初起半年需輸入二〇〇〇噸，此後一年需輸入四〇〇〇噸。

鉛 一九三〇年日本工業總需用鉛五九〇〇噸，如果把軍用的數額加進去，大概約需一六〇〇〇噸。然而日本鉛的產量以一九三三年的六四〇〇噸為最高限度。從一九三一——三三年鉛仍不斷從國外輸入的情形看來（一九三一年為五三〇〇噸，一九三二年為五三九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六七二〇〇噸），可見存貨也是不多的。因此，在戰時前半年大約必需輸入五五〇〇〇噸鉛，此後一年必需輸入一三五〇〇〇噸。

鋁 一九三一年日本工業消費鋁約一二〇〇〇噸。關於鋁的製造，日本正在那裏組織，在一九三五年前，很難超過二〇〇〇噸。從一九三一——三三年的輸入看來（一九三一年為五二〇〇噸，一九三二年為八二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為七二〇〇噸），好像

鉛的存儲也並不多。到了戰時，軍隊需用的鉛約爲三六、〇〇〇噸，民用工業無可減少的需要爲四、〇〇〇噸，這兩項幾乎全部要從國外輸入，大概在戰爭初起半年中需輸入一九、〇〇〇噸，隨後每年需輸入三八、〇〇〇噸。

錫 錫在日本亦是缺乏的，必需從國外輸入。最高產額（一九三一年）爲一、〇〇〇噸，而輸入的常有七八倍之多。在戰時，日本需用錫約爲二〇、〇〇〇噸。本來的準備額約有一〇、〇〇〇噸。所以，須從國外輸入的約爲一〇、〇〇〇噸。

鋅 日本平時鋅的需要每年約五〇、〇〇〇至六〇、〇〇〇噸，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從國外輸入的。在戰時鋅的需要約兩倍於平時，即一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二〇、〇〇〇噸。即使日本在戰時能將牠的產量提高到最高限度，並將所有的準備取出應用，在戰事初起一年中，日本也必須輸入五〇、〇〇〇噸以上，纔能夠用。

鎳 日本在平時需鎳約爲每年八〇〇噸，這數目全都從國外輸入，因爲日本毫無鎳的資源。所以日本在戰爭中，所需的鎳是全部要從國外輸入的，在第一年中大概須輸

八六、〇〇〇噸。

(四) 日本燃料與電力的資源

一、煤 照日本的統計，日本煤的需要在一九三二年爲二六、六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爲三一、六〇〇、〇〇〇噸。在戰時煤的需要是要廣大地增加的。這增加的煤的消費在一〇、三〇〇、〇〇〇噸左右，加上平時國內的消費三一、六〇〇、〇〇〇噸，總額共達四一、九〇〇、〇〇〇噸左右。

至於煤的資源，因爲日本現有的存貨極多（一九三四年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滿洲（最高產額爲九、八〇〇、〇〇〇噸）及本國（一九二八年最高產額爲三三、九〇〇、〇〇〇噸）的產量又極其豐富，所以能夠應付戰時的需要。

二、油 日本在平時需油約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如果加上海軍的需要，需重油一、九〇〇、〇〇〇噸，汽油六〇〇、〇〇〇噸。在戰時，軍用約需生油二、五〇〇、〇〇〇噸，汽油四

一〇〇〇〇噸，民用汽油約需四四〇〇〇噸。因此，軍用民用汽油合計約爲八六〇〇噸。民用工業所需用的油，因爲可用電力代替的原故，在戰時大概可以節省百分之五十。所以，戰時軍用的和工業用的油至少需生油四三〇〇〇噸，汽油八六〇〇噸。至於供給的情形，據我們的估計，大概在戰事發生之後，可提出應用的油準備爲一五〇〇〇噸，所以在戰事初起半年中，祇要輸入一六〇〇〇噸油就夠了，在下一年中，卻非輸入三八〇〇〇噸不可。至於汽油則日本在戰事初起半年中，勢需輸入三八九〇〇噸，在下一年中勢需輸入六〇〇〇噸。

(五) 食糧的資源

在食糧方面，日本戰時軍隊及人民所需的各種食糧的總數有如下列：

(以噸計)

米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

大麥或其他穀物

三、八〇〇、〇〇〇

魚類

二、六〇〇、〇〇〇

肉類

一四五、〇〇〇

豆類

一、二〇〇、〇〇〇

從最近五年的平均收穫量看來，大約米每年爲八、九〇〇、〇〇〇噸，大麥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小麥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豆五〇〇、〇〇〇噸。魚類的產量每年平均爲二、五〇〇、〇〇〇噸到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肉類每年的產量從未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農產物的收穫量和農產物平時的消費量的對比，指出日本即在平時亦常感覺着某些食糧的缺乏。這種短少的唯一補救辦法是從國外輸入——日本每年從外國輸入的食糧價值約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間。

日本食糧資源的短少，決不是像一般經濟學家所說的由於耕地面積的缺乏，而是由於（一）地主對於土地的獨佔，（二）城市製造品的價格的壟斷，（三）政府的賦稅政

策。

農民因為被剝削得厲害，以致沒有錢去購買肥料，以恢復土地的生產力。於是每公頃農產品的收穫便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趨勢。這種情形只要看下表便明白了。

年 份	米的耕地面積(公頃)	收穫量(以一千公石計)
一九二二	三、一五、〇〇〇	一〇九、四八六
一九二三	三、一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三、一七、〇〇〇	一〇三、一三〇
一九二五	三、二八、〇〇〇	一〇七、七〇〇
一九二六	三、一三、〇〇〇	一〇〇、二八四
一九二七	三、一四、〇〇〇	一一二、〇二七
一九二八	三、一六、〇〇〇	一〇八、七八一
一九二九	三、一八、〇〇〇	一〇七、四三六
一九三〇	三、二一、〇〇〇	一二〇、六三七
一九三一	三、二二、〇〇〇	九九、六〇三

不消說得，到了戰時，食糧的短少是更其巨大的。一方面，需要迅速地增加；另一方面，供給卻劇烈地減少。並且這種供給的減少的原因，如農村壯丁和耕田牲口的被徵發，肥

料的生產改作毒氣的生產，漁業受到海上戰爭的打擊等等，都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們卻亦不可單注視到這些惡劣的因素，而忽略了日本的豐富的糧食的新資源——滿洲是有巨量的農產物的啊！一九二九年滿洲穀類的總產量爲二〇〇〇〇〇噸，其中豆約六〇〇〇〇噸，高粱五、一〇〇〇噸，稷四、〇〇〇噸，玉蜀黍二、五〇〇〇噸，米五〇〇〇噸。在市場上的產品總比出口額多。卽以一九二九年滿洲農產出口額而論，也有豆三、〇〇〇噸，高粱與稷四二七、〇〇〇噸，玉蜀黍九〇〇噸，麥及其他穀類一〇〇〇噸，菜蔬及動物脂肪一二〇〇〇噸。對於日本當然是有很大的幫助。不過不論怎樣，日本戰時食糧仍有巨大的短少，這問題如果不能從輸入來解決，那就祇有再降低日本人民大眾已經低下的生活水準，然而這也祇能敷衍戰事初起的一年，往後就很難奏效了。

(六) 日本所短少的軍備與原料的總結

關於日本在戰時所缺少的——即需從外國輸入的——戰爭材料和軍用原料的價值，據我們所知，大約有如下表所列：

日本戰時輸入表

品名	戰事第一半年		戰事第二及第三半年	
	數量	價值(以百萬日圓計)	數量	價值(以百萬日圓計)
砲	二、〇〇〇	二〇	一、七〇〇	一七
砲彈
飛機引擎	四、〇〇〇	二〇	五、四〇〇	二七
飛機	三、五〇〇	一七六	三、一〇〇	一五五
汽車	一三、〇〇〇	二〇
坦克車	一、六〇〇	四〇	一、四〇〇	三五
曳引機關車
金工機器	八	一〇
(以噸計)				
酒精	五〇、〇〇〇	一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
鋼	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四四

據此，戰時輸入大約要等於正常的平時輸入的百分之一百。在上次日俄戰爭時代，戰時從國外輸入額不過較平時增加百分之五十，從目前日本的國外貿易情形看來，我

	錳	銅	鉛	鎳	鋁	其他非鐵類金屬	油	燧	汽油	橡皮	米	礮鐵	其他	總計
	四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七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八〇	三〇、〇〇〇	六〇〇	四四七
	〇・二	四	四・三	二	八・五	二〇	二五・五	七	二八	九	二・五	二五	四四七
	八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三、八〇〇	四〇、〇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	五九四・五
	〇・四	八	一一・五	六	一七・一	三五	五七	一四	四四・五	一八	五〇	五九四・五

們敢斷定：日本在未來大戰中的國外輸入的增加額，是祇有比一九〇四——〇五時代大，而決不會較那個時代小的。

第五章 日本在大戰中的經濟困難

在本章裏我們預備檢討日本在未來大戰中，她的經濟的與財政的供應能力。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一）敘述日本能供戰用的本國的經濟資源，（二）說明供應戰費的可能的方法，和（三）估計戰事給予日本經濟的窘迫的程度。

（一）能供戰用的國內經濟資源

雖說生產力在戰費的供應上，有決定的作用，然而戰爭的經濟基礎的全貌，卻祇有在對國內的經濟資源，做過一番審慎的考察之後，纔能獲得。

誰都知道，能供戰用的國內經濟資源是：（1）儲藏，這是集積的國民收入的一種形式；（2）國民財富，即是資本來源的吸收；和（3）當時的國民收入。日本這些資源的總和

是如何呢，牠們供應戰爭的費用究竟能到什麼程度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對於上列項目，必須分別加以考察。

(一)儲藏 如果要估量儲藏的價值能供應戰用的程度，我們必須先將下列各項日加以約略的推算，即是(甲)存貨，(乙)全準備與在國外的資產，和(丙)軍部的動員準備(兵器、軍火、軍需品等等)究竟有多少。

(甲)存貨 依照日本內閣統計局的數字，日本國民財富的總價值在一九三〇年底，計達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其中包含已成貨物的價值達五、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我們一考察日本國民財富的各種項目，便知道已成貨物的價值中，不但包括着工業製造品的存貨，而且還包括着在整批與零售的倉庫中儲存的以及農民和地主堆棧中的農產品和原料。

在所有工商業堆棧中的以及在鄉區堆棧中的農產品存貨和製造品存貨的總價值，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中間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們估計牠現在的數字為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個總數可分為下列各種項目：

(3) 原料與食料存貨 這裏我們祇能提出幾種主要物品加以考察。

從各種不同的統計裏，我們得到一個相同的結論，就是石油的積存約等於平時每年的消費數額，即是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左右，價值約在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間。

在過去數年間，日本的棉花輸入在數量上是超過消費數額的，由此我們可以假定，日本目前積存的棉花至少可以供應六個月的消費，價值在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左右。

官辦冶金工場所有的鑛鐵儲存共達二〇〇〇〇〇噸，其價值為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除此之外，牠們還有從外國購進的生鐵存貨也不少，價值約為二五〇〇〇〇〇日圓。

政府的積穀的價值，以官價每石等於二三・三日圓計，可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圓。

這樣，上面列舉的各種主要的原料品的總價值約在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左右。

(b) 農產品的儲存 我們對於在商業堆棧中和在地主堆棧中的農產品存貨（政府積穀除外）的價值的估量是等於每年的農產價值，即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我們估計的根據是在年底現有存貨的總價值，這不但包括當年收穫尚未消費的部分（約為收穫百分之七十）並且包括農產物的常備儲藏（約為一年農產額百分之二五或三五）。

(c) 工業製造品的儲存 其餘剩的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代表着前面沒有計入的製造品和原料的存貨價值。這數目僅當工業出品一年總值的百分之二五，所以決不能視為誇張。

這些存貨在戰爭過程中逐漸減少的狀況是怎樣呢？減少的狀況是因貨品的種類

不同而不同的。譬如石油、礦鐵、生鐵和米等儲存，牠們是戰時必需品，因此牠們在戰爭的第一年度中就要消耗完結。

至於農產品的產額，到了戰時，則因為農村壯丁的徵發，勢將大為減色。結果農產物存貨在戰爭的第一年度末，要減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在第二年度末，又須減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於是農產物的常備儲藏在戰爭第二年度末，就已消耗乾淨了。

製造品存貨和次要的原料的減少更是迅速。照我們的估量，在戰爭的第一年度，這些已成貨物的存貨至少須減少百分之三〇，即至少須減少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了第二年度，減少的程度更要迅速，至少是百分之四〇，即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因此已成貨物的存貨的全部價值，消耗在戰爭的第一年度上的約為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第二年度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乙) 金準備與在國外的資產 依據日本銀行的報告，日本金準備在一九三四年

元旦計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金鑛工業持有的金準備在一九三三年底可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國外各項資產在一九三〇年總數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其中包括有賠款二三四〇〇〇〇〇日圓，在國外的政府財產一二四〇〇〇〇〇日圓，借款與投資一六〇三〇〇〇〇日圓，外國證券二〇六〇〇〇〇〇日圓。在這個總數內，能用以補充金準備的決不能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理由是日本國外投資的大部分在滿洲，即在戰場上，而日本的國外借款的大部分也不一定能收回，西原借款及借給中國的其他借款等就可作爲例證。所以日本全國金的準備大概祇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若估計日本經濟力必須依照統一的單位，用紙幣來表示這個總數，則我們可得其數字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丙)軍部的動員準備。軍火、鎗械及其他軍需品之已發給軍隊者，照我們的估計，價值約爲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這樣，將前面臚列的各種項目的價值總加起來，儲存的全部價值是六、九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日圓。

(2) 資本來源的吸收 上次歐戰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供應戰費的資源是從全國產物的集積價值中獲得的，而這用作供應戰費的各種不同的全國產物，又各依照牠們在戰時再生產的條件和性質而定。這裏我們先說一說不變資本在供應戰費上所起的作用。

作為流動資本的那一部分不變資本（原料、燃料等等）完全溶解在產品的價值裏，決不能作為供應戰費的來源，如果硬提出來，戰爭進行所需的使用價值的數量就要減少了。至於作為固定資本的那部分不變資本（建築物、機器、運輸工具）情形卻就完全不同，因為牠們在每個生產圈內祇有部分的消耗。平時預備去添補這部分資本的價值，在戰爭的第一年度提出，是並不嚴重地影響到再生產的數目的。

我們對於利用這種資源在戰爭的第一年度所生的直接的財政影響的估量，用的是這種方法：

依照一九三〇年日本國民財富的統計，日本工業的機器與建築物的價值，鐵路與碼頭設備的價值，電力發動機關的價值，海商航業的價值等等，總數共達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如將每年平均的資本準備金定為百分之十，那麼這種資本的準備金大約可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在農業方面，我們估量一九三三年農產的總值中不變資本部分的價值是五七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從這個總數裏，扣去肥料費用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餘下來的數目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再加上由於減少牲口的補充而得的價值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那麼，從農業中提出而用於戰爭費用上的資本準備金就可算做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這樣在工業和農業兩方面，平時用作補充設備、建築、牲口等資本，現在爲了供應戰費而可以挪出的基金，大約可估量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然而我們必須知道，

有一部分工業因爲要製造軍用品的關係，是決不能停止補充的。所以能提取的資本準備金至少應該打一個百分之三〇的折扣。

但是對於這個數字必須加上日本殖民地的同樣的數字。假定高麗、台灣、南庫頁島以及關東區的國民財富是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那可充供應戰費用的殖民地資本準備金大約就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此外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國外投資中，我們也可得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戰費基金。

結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全部戰費基金總計可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3) 當時的國民收入 國民收入是供應戰費的一個主要項目，因爲儲藏祇能暫時數用，並且牠必得由國民收入來補充，至於資本準備金則牠本來就是一個數量很微而且有限的收入資源。

日本國民收入最近（一九二五年）所估數目爲一三、三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我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用什麼方法估出的，但是如果我們將牠和一九二八年的全國生產價值相比較，我們敢斷然肯定這個數字是錯誤的。這個推算將國民收入估得較全國總生產還高，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常犯的毛病，他們把那些在再生產過程中並未實際參加的官吏、商店雇員以及資本家的收入，都算進去了。照馬克思的意見，一國國民收入或總收入，是全國的生產的價值的一部分，即將在生產中用去的不變資本減去後所剩餘的部分。換句話說，國民收入可用『工資加剩餘價值』的公式去測量的。新創出的價值。因此，問題是在決定日本國民生產的價值中的『工資加剩餘價值』的總量，照我們的推算，日本各種工業的『工資加剩餘價值』有如下表所列：

日本國民收入表（以百萬日圓計）

國民經濟部門	年	工資加剩餘價值	依一九三三年物價 的修正數字	依一九三三年物價 水準折合的數字
1. 製造工業	一九三一	一、五四八	加六二〇	一、一七〇
2. 政府工廠	一九三一	二七八	加一三一	四一〇

	3. 採礦工業	一九二九	三五—	減一七五	一七六
	4. 電力	一九三二	三四五	加九六	四四一
	5. 瓦斯工場	一九二八	四五	加三	四八
	6. 運輸				
	a. 鐵路	一九二九	五五九	減一九〇	三六九
	b. 航運	一九三三	一七五	……	一七五
	c. 汽車	一九三三	八二	……	八二
	d. 其他	一九三〇	一七〇	減四〇	一三〇
	7. 漁業	一九三一	二二七	減三〇	一九七
	8. 森林	一九三〇	三七四	減五四	三二〇
	9. 手藝工人及不 熟練建築工人	一九三〇	一、五〇〇	減二一〇	一、二九〇
	10. 小獨立生產者	一九三〇	一、三四四	減一八二	一、一六二
	11. 農業	一九三三			
	a. 農業直接的收入		一、七二〇	……	一、七二〇
	b. 由家庭職業所得的副收入		二〇〇	……	二〇〇

(4) 國外投資的收入 這項收入代表從對國外勞力的剝削而獲得的剩餘價值，我們沒有把牠計算在上述日本的國民收入之內。但這個項目，在供應戰費的經濟資源上是必須計及的。

一九三〇年日本在國外的投資與財產共達二、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國外投資利息，日本國外企業收入，以及日僑匯款在一九三三年共達二七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卻必需計及日本每年必須支出的外人對日本國家公債與市政公債的資源，在日本的外人企業，以及日本工業的外國持券人所得的利潤等項。在一九三三年，支付這些項目的款項共達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因此，日本國外投資收入與付給外國債權人的數目差不多相抵，所以牠是不能當做供應戰費的另一財源的。

(二) 日本國民收入的支出方面

計算從日本國民收入中能供戰費的可能性，主要的是先決定牠所屬的三個部分。每一個能負擔的數額。這三個部分是(1)國民財富的每年的增加額，(2)政府及各縣市公費的支出額，和(3)私人的支出額。

我們所有的材料還不能使我們詳細地決定日本國民財富的增加率。據我們的假定，日本每年的實際，新投資約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間。這數目可由下列的推算證實：從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三〇年，日本的國民財富的增加在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間，平均每年的增加額是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我們現在就拿這個數目代表日本經濟恐慌以前時代的資本的每年實際累積。

日本的公費支出在『正常』的和平時期，可由中央及縣市預算確定。從一九二四

年到一九三〇年，日本的國家預算常上落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間。據日本內務部的報告，各市縣及鄉區等的財政支出，在一九二六——三〇這五年間，平均每年計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因此，我們假定全部公共支出爲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左右。

餘下的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可代表私人費用。

爲便於比較起見，我們將這三個部分對整個國民收入的百分比與歐戰前德國的百分比並列於下：

項目	(百萬日圓爲單位)	(百分比)	歐戰前德國(百分比)
國民財富每年增加額	一·三	一五	二〇
公共費用	三·三	三七	一七
私人費用	四·三	四八	六三

在公共費用上，日本方面高於歐戰前的德國，這是由於日本軍事預算與國營企業

佔着重大地位的原故。日本私人費用較歐戰前的德國爲小，這是因爲大多數日本人民的生活程度處於半殖民地狀態的原故。

(三) 日本國民收入所能供應的戰費

這裏的問題是在於確定從國民收入中所能提出的價值的數額，並且須在不停滯生產的進行與資本的流通，不紊亂國家行政和絕不會在戰爭第一年中引起人民激烈的反抗的範圍之內。

一、爲國民財富年增額所能負擔者 歐戰的經驗給我們指出：國民財富年增額的大部分是作戰爭用途的。日本在戰爭初起一年中，國民財富的年增額將全部使用於舊的軍火工業的擴張，和新的軍火工業的創造上。但這並不是說，全部資金都直接的使用於戰爭上，很顯然的，新的基本資本的未使用部分，即其價值未移轉於產品者，在供應戰爭費用上，是不發生直接作用的。因此，如我們假定代表着戰爭第一年度全部國民財富

增加額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是用在發展軍火工業上，其中也祇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能有實際的供應戰費作用。

二、公共費用所能負擔者 政府爲了戰爭目的，究竟能否從這項費用提取大量的款額，是很可懷疑的。因爲維持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警察，殖民地行政，道路及交通，教育，公共衛生，撫卹金等的費用是很難緊縮的，而擴充軍火企業，鐵路，及冶金企業等的經費，不但不能減少，相反的，甚至還要增加。如果我們假定政府採取極端嚴厲的緊縮辦法，將教育費減少百分之三〇（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地方公共事業費百分之五〇（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並對於政府官吏的維持費也予以裁減，那麼所可省下的款項約爲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若再加上我們算在和平時期每年國家總開支內的陸海軍費，那麼從公共費用中可移來充戰費的約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三、私人費用所能負擔者 我們曾將這項費用估計爲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

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歐戰時各交戰國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供應戰費的重負會很快的推在消費者身上。統治階級會用愛國公債，增加租稅，主要的是通貨膨脹等手段，將戰事費用的大部分轉移在大眾的個人消費上。

因為經濟恐慌，進攻中國，及準備未來大戰等原故，在過去數年中，早就將人民的消費率減低了。

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對於農民生活程度的影響，更為重大。在過去數年間，因經濟危機及通貨膨脹而起的都市與農村間交換日趨懸隔的不平等以及用地租、租稅、高利貸利息，以及製造品與農產品價格的差異等方式，從農村中搜刮大量的真正價值，不待戰爭發生，早已經給日本農業造成了衰落的状态。

現在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費用祇有五十六日圓，就這種本已很低的生活水準說，爲了供應戰爭，從私人費用項中提取大量的額外資源的可能性是很成問題的。並且，如果再進一步的降低生活程度，日本的統治階級許就會碰到政治反抗的危險。然而政府

能從全部私人費用中提取百分之三五，以供應第一年度戰爭的費用，這個假定，卻是可能的。這數目就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拿上面列舉的從國民收入中提取部分，及能供戰用的遊資總加起來，我們得到這樣的結果：

從國民財富每年增殖額所得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從公共費用項內所得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從私人費用項內所得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總計	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四) 徵發殖民地的國民收入

對於日本殖民地國民經濟所能供給的戰費，我們祇能作一粗率的估計。如果我們假定日本殖民地國民收入與牠們國民財富的比例與日本本國是同樣的，即百分之六，

我們得到的殖民地國民收入的數字就是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實際上，照日本殖民地經濟的農業社會性質，牠的國民收入的數目是還要小於此的。因此我們將牠減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個數目，照日本國民收入能供戰費的可能性折算，那末，殖民地對戰爭的供獻大約就祇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五) 滿洲爲供給戰費的一個資源

滿洲可用作供給戰費的資源要較日本本國甚至她的老殖民地豐富得多。如果我們粗率地估計滿洲的國民收入與其生產總值相等（錯誤在所不免，但極小），我們得到的數字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假定滿洲的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〇能作戰費之用，我們知道能夠提取的總額約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再加上基本資金的吸收及儲存貨物的徵發，那在戰爭第一年中爲供給戰爭用途從滿洲提取的總數可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將能充作戰費的各項資源總加起來能供第一年度應用的總數是這樣的。

資源

(以百萬日圓計)

1. 積存儲藏	六、九〇〇
2. 基本資金的吸收(殖民地內, 滿洲除外)	一、二〇〇
3. 當時的日本國民收入	三、一〇〇
4. 當時的日本殖民地國民收入(滿洲除外)	四〇〇
5. 滿洲國民經濟資源	一、〇〇〇
總計	一二、六〇〇

(六) 徵發戰費的制度

我們曾經估計過從日本國民經濟提取一定量的價值的可能性，至於這些價值怎樣提取，怎樣轉移給國家，用什麼方法，卻沒有提到。徵收方法決定着戰時統治階級的基
本財政政策。在日本，因為積極備戰，國民經濟資源的動員早已在進行中，而因此我們可
能預料日本在戰爭發生後大約要採取什麼樣的籌款制度。

從考察世界大戰中各國所用的籌畫戰費方法上，我們發覺到：發行紙幣，運用政府信用制度，幾乎是各交戰國的一個主要手段。

有許多理由使我們相信，運用政府信用的手段將不可避免的成爲日本供應戰費的主要方法。到了戰時，國家預算案的支出項，自然要大大的增加，而不是平時歲入所能平衡得了的。並且，國庫的歲入，到了此時，因爲下面四種原因，而將大爲減色：（一）動員後直接納稅人數的減少；（二）國營鐵路、電話、電報收入的減少（因爲軍用關係）；（三）關稅收入的減少；（四）不可避免的全國消費力的減少所造成的間接稅收的減少。這樣促成的預算案上不敷之數，一部分本來可以向富裕階級徵收特別稅來彌補的，但日本過去一切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以及『九一八』以來她的籌款方法所昭示，如果她這樣做，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強頑反對。在日俄戰爭時，戰費總計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其中有百分之八八是借債來的，祇有百分之十是從徵收特別稅得來的。在上次世界大戰時，總計戰費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大部分用在西比利亞的干涉軍事）。

行動) 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借債來的，百分之三十是以平時預算案上的收入彌補的。誰都知道，一九三一——三四年滿洲戰爭的費用，以及準備未來大戰的費用，其大部分也是由公債得來的。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間，新發行的公債共達一、五〇〇、〇〇〇日圓。原來統治階級極情願用發行公債，作為籌取戰費的方法，因為公債與直接稅不同，牠能於『不知不覺間』將負擔轉嫁在中等以下階級肩上。將來在戰時，日本政府獲得財源的方法是，宣告政府國庫中的一切證券票據都是國家銀行發行紙幣的法定擔保。如此，牠以國庫債券為背景，創出了取得支付工具的繼續不斷的與無限的供給的法律基礎。所以，供應戰費資源是由發行紙幣手段獲得的。以大量紙幣的發行去充作戰爭的急激增加着的經費，結果一定會引起很高的通貨膨脹。但政府也可發行公債，以收回流通中的大量紙幣。這種適當的公債發行在戰爭初起時代可延緩通貨貶值於一時，但日本這樣辦，能獲得的成功究有多少呢？

日本金融市場早已為政府的老公債壓得透不過氣來了。一九三三年底，日本的國

債已達八、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一九三四——三五年的公債發行計畫又要增加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此外因收入減少及別的關係，還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差額也須用公債去彌補，所以一九三四——三五年度公債總額要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多。金融市場上既有了這麼多的公債，所以再發行新公債的可能性是極有限度的。然而日本政府在某種限度內，無疑的能擴大金融市場的公債吸收能力，爲了這個目的，牠可採取抬高公債利息，在票面以下價格出售等手段，不過這是會引起因購買這些更有利的公債而脫售舊公債的傾向。但除此種手段以外，她還可強制大銀行來購買，以及用愛國宣傳，誘致郵政儲金局的儲戶購認等等。並且我們還不可忽略戰時通貨膨脹對於公債的銷行的推動的作用。但是戰爭對於金融市場的需要遠勝於牠的吸收能力，這是很顯然的。

在戰爭第一年度中，日本政府必須從前列各種資源中，提取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些價值，從國民經濟領域無代價的移轉到戰爭領域，大概要以相當數量的

紙幣發行來『抵銷』。這些價值有一部分是可以借用款方式獲得的。大概從這種借款的方法，政府可提取國民財富增額的『遊資』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到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提取基本資金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動用政府儲藏的一部分分約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金儲存、積穀等等），及緊縮所省下的一部分公共費用基金，是無須抵償的。因此，其餘須動員的價值涵藏於（1）私有工業儲存，（2）戰用品一部分（這一部分的動員，須添進資金，以保持該項工業的流動資本），和（3）代表國民財富增額之軍用品之移轉於國家者，這三項總數至少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是須發行紙幣去取得的。就現在紙幣的流通量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說，牠已經產生了巨大的通貨膨脹，那麼再要發行數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紙幣，勢必引起更高度的通貨膨脹。在某種限度以內，政府公債雖能稍爲延緩通貨的膨脹，但政府原已有國債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現在又新加上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戰債，

那麼在市場上的政府公債便總共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或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再想以公債方法完全收回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紙幣，實在是極其困難的。

債券的主要認購者是資本階級，而他們認購公債用的財源也祇有利潤。政府用公債手段能夠動員這筆款項可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在小儲戶上，政府大概亦能推銷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公債。但結果剩在流通中的紙幣仍舊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就是說，市場上流通的紙幣要較現在多出三倍。在商品流通遞減的情形之下，這已足夠產生高度通貨膨脹了。日圓貶值之後，物價上漲，這又要迫使政府相當的增加購買軍用品的經費，而因此又要借助於事前所未預料的額外紙幣的發行。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定須重複採用上次世界大戰中，各交戰國慣用的方法，即是說，紙幣的發行額要遠過於以公債為媒介使資金回轉於國庫的數目。並且我們還可斷定日本的情形要較上次歐戰中德法俄諸國的情形嚴重得多，因為日本在戰爭爆發時的財

政情形要較歐戰爆發時前述各國的財政情形嚴重得多。所以在戰爭第一年度中，日本便要受到高度的通貨膨脹及一切隨之而來的後果的痛苦。

通貨膨脹不但是生產方面的真正價值毫無補償地轉移於戰爭方面的反映，並且是這種轉移的一個最主要手段。尤其因為戰時通貨膨脹時動員私人消費資金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原故，戰爭費用的重壓使自然要移轉到人民的消費上去。不過像上次歐戰中各交戰國一樣，日本對於人民消費資金的負擔，必定加以相當的減輕，使牠不至因過重而影響到社會的安甯。這種減輕負擔的手段，不外是統制一般所需物品的價格，以及徵課戰時暴利稅，提高公債利息等等。

(七) 經濟緊張的限度

我們知道，竭盡日本的經濟力量，日本各種資源所能供應的戰費的最高限度是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但就是這個數目，生產力的劇烈的耗竭，已是無可避免的。

了。

但即使壓榨國內各種資源到最高限度，以供應戰費，仍然不能使戰爭的需要完全滿足，因為，我們在前面說過，第一年戰爭所需的經費總數達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所短少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除借外債外，別無他法。

在戰爭第二年度中，情形更是惡劣。軍隊的需要須達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而擴充軍事工業所需的經費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還不在內。但供應戰費的資源卻巨大地減少了。

因為大批工人的離開工業，工廠工人的生產力的降低，機器的損壞，農產的減少等等，結果不免形成國民生產的一般的低落，亦即國民收入的低落。依各種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在延長的戰事中，國民收入的低落要較歐戰中的德國來得厲害。德國在戰爭中國民收入每年平均要減少百分之九·二，而日本在第一年度中，則要減少百分之十。那就是說，如果別的情形不變，那麼，戰爭第二年度中日本國民收入的總數便祇有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第三年度祇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按照同一的減少率，日本殖民地在第一年度之後的國民收入也要減少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剝削滿洲資源的可能性在戰爭的第二年度中至少要減少百分之七〇到八〇，因為滿洲國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牠受了間接直接的戰事影響，大概都瀕於破產了。我們相信在戰爭第二年度中，從滿洲榨取的決不能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所以供應第二年度戰爭費用所能利用的資源，總結起來，是這樣的：

積存儲藏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基本資本的消費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一年內日本的國民收入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一年內日本的殖民地收入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滿洲經濟資源

總計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如果我們假定在戰爭第一年度中所缺的十萬萬日圓能以國外長期信用借款方法彌補，則日本第一年度國民收入對戰費的負擔已達百分之三五。不過這種借款是否能夠借到卻還很成問題。然而在戰爭的第二年度中，即使從國外信用借款獲得第一年度所借的差不多三倍，即二十七萬萬日圓，國民收入對戰費的負擔則須達全收入的百分之六〇了。

像日本這樣祇有很小的國民收入的國家，爲了作戰而要費去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六〇，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戰爭的第二年度中，日本國民收入如須多負擔四、八〇〇、〇〇〇日圓，那祇有（1）完全中止資本累積過程，即中止擴張再生產，和（2）將公共費用與私人費用更深銳的降低之後，纔能成功。

因此，我們對於戰費的供給，得一個這樣的形貌

在戰爭第一年度中，日本所供應戰爭使用的費用，大部分出於大量的軍需儲藏，私經濟資源，及歷年積存的金儲藏，總額共達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款子幾乎等於第一年度戰費的一半。因此，日本在戰爭第一年度中若從國外獲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借款，就是夠了，而爲了戰爭而消耗的國民收入，僅百分之三五。但就是這個數目，窮困的日本也就要感到窘迫了。窘迫雖是窘迫，然而這對國民收入與私人費用基金的侵略還不過分，還在統治階級權力所能維持的範圍之內。

戰爭第二年度所發生的情形卻就完全兩樣了。那時候，大部分儲藏都已告罄。即使日本繼續消費基本資本，增加對殖民地的壓榨，並且即使能較第一年多獲三倍以上的外債，但她仍舊要將國民收入提取百分之六〇和私人費用資金百分之六二，才能過去。日本支持得了麼？

日本國民收入較歐戰交戰國的任何一國爲低，而她榨取於國民收入的又較任何

一國爲兇，這不消說得，她必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更嚴重的、可怕的惡果。

(八) 金準備問題

日本必需以金子償付她的戰爭費用之一部分，這對於日本供應戰費的前途，更是一個嚴重的障礙。爲了要償付戰爭第一年度中，從國外輸入的戰爭材料，及製造戰爭材料必需的原料，她必需支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照一九三四年五月的匯率計算）。

能以償付這些特種費用的資源是國外貿易，無形輸出，國外存金及國外投資，以及本國存金。

說到戰時的日本國外貿易，我們假定牠是仍照常規發展的。但是平時日本正常的國外貿易，也絕不能作爲累積存金的方法。因爲近年來，日本的國際貿易總是處於入超的不利地位。

對於日本的國際貿易若加以分析，可看出她平時輸入的主要項目是原料和粗製品，這些商品主要是供給製造出口貨物的工業的。在日本輸入貨物中，奢侈品僅佔很少的一部分。

這些物品在戰時的輸入必定大為減少，這對於日本國民經濟是有很嚴重的影響的。同時，日本卻又無增加輸出的希望，特別是在大戰之中。

因此，日本想利用她的國外貿易，作為補充她的金準備的方法，前途是很黯淡的。

許多年來，日本的國際收支差額都是於她不利的。在一九二四——三二這九年間，日本每年的短少額多至三〇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少也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祇是一九三二——三三年，纔稍為有點剩餘，但剩餘額也很微小。在戰時，日本國際支付差額的變遷祇有一個方向，那就是，無形輸出項目的減少和無形輸入項目的增加。

因此，需用金子償付的戰費我們認為是絕對不能從國際支付差額方面獲得其資源的。

日本的國外存金及投資是可作為償付戰費的例外的資源的。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全部國外投資二、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中，可以向外國抵借的，頂多祇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對於這，如果加上日本銀行的微小的存金總額之半約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和新產出的金子約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並假定政府用愛國宣傳能勸導人民將金飾物交出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則全部金資源也祇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數目比所需金子的一半還少。所以不足的部分除了用信用貸借以外，實無他法。然而我們必須知道，國外借款，或長期信用借款，對於日本的財源和國際差額又須加添一重新負擔。這項新負擔以利息形式支出，每年亦須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或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並且，如日本銀行爲了償付外國定貨，將存金動員百分之五十，更是加重通貨膨脹及其一切惡果的又一因數。

如戰爭一年不得結束，則金準備問題勢必格外嚴重。因為那時存金已將告罄，而一切債款也都需要開始償還了。

所以日本要維持第二年的戰爭，必須借得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的外債。除此之外，她就祇有榨盡一切能供戰費的資源；但這樣做，則在極短的時期內，生產力將銳減，人民生活將窘迫到不堪的地步，而社會革命亦將提早爆發了！

第六章 結 論

根據我們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如果大戰一爆發，日本統治階級必將碰到日本國民經濟上的許多弱點，其主要者如下：

(一)重工業沒有充分的發展。日本重工業的相對的軟弱是在於(1)日本鋼鐵工業不能充分供給戰時軍隊與民用的需要，使日本不得不仰給於外國鋼鐵製品的輸入；(2)一般的機器製造工業爲動員目的的擴充不充分，特別是機械工具工業，迫使日本不得不輸入大量的機器；(3)與戰爭有特別關係的機器製造工業部門，例如飛機、汽車及坦克車等發展的不充分，並且有些在作戰上有重要意義的部門還完全沒有。

(二)工業中小企業佔着非常巨大的比例，特別是在機器製造工業上。這在前面我們已經用數字證實了。散漫的小規模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並且牠們的發動力小，而

技術又是落後。要組織集合並管理大批的小企業去從事軍需工業是極困難的。

(三)日本工業有大部分是作出口生意的。在過去數年中，因為戰事膨脹所造成的景氣，日本工業中以出口生意為主的部門，如紡織、人造絲等等，發展得極其迅速，到現在在全工業中所佔的比例已超過了德國。在德國工業中，輸出部門在整個工業中所佔的地位，大約在百分之二五到百分之三〇左右，而日本的輕工業卻佔到整個工業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使日本的工業極端仰賴國外市場的漲落。在戰時，日本的出口商業，是要受到別國的競爭的打擊的，結果整個國民經濟要被威脅。大部分做出口生意的工業如棉紗、紡織品、鞋襪及玩具等等，在性質上很難轉變從事於戰爭材料的生產。

(四)原料及燃料等的供給，還不敷大戰之用。鐵礦的大量缺乏，非鐵類金屬的國內資源的不充分，石油的完全依賴於輸入，棉花羊毛的完全缺乏，木漿、建築木材等資源的不充分，使供給大戰需要的可能性極其有限。在平時，日本國民經濟可由適度的輸入獲得滿足。到了戰時，由於軍火、子彈、運輸等等的大量需要，自然要感覺到原料及燃料的

大量短少，而不得不極端仰賴於輸入。而這，又需要大量的現金支付。而且，就戰時航運的危險性說，獲得這些供給的可能性也是極其不安穩的。敵方的飛機和潛水艇——數量並不要多——就足以破壞交通，威脅供給軍隊以軍火鎗械的整個制度。

(五)國內食糧的缺乏。日本在平時每年須從國外輸入幾千萬日圓的食料，到了戰時，無疑的更要感到困難。第一由於農產與漁業的不可避免的減少，特別是在外洋中，水產減少更大；其次，是因為從主要殖民地來的糧食供給，與原料及其他戰用品的輸入一樣，要受到敵人的威脅。『我們敢說，到我們的殖民地去的路像到我們花園裏去的路一樣，要平安……』日本入直到現在，對於日本與她的殖民地間的交通的安全，還抱着這樣的觀點。日滿經濟集團的理想，亦是從日本與滿洲農業中心區域的交通線的安全的觀點發展出來的。然而，蘇聯飛機與潛水艇在遠東的出現已開始將這種迷夢喚醒了。日本戰時工業小冊的作者 (Lieutenant-General Katsura Hayashi, *How Our Industries Will Develop in War Time*, Tokyo, 1938) 在這一點上他是這樣大

聲疾呼着：

『從國防觀點說，我們決不能完全依賴國外戰用品的供給資源，即使我們能保持南海一帶的支配權。因此我們必須在平時集積充分數量的戰爭材料。』

在戰爭的第二年度內，必定要發生極其嚴重的食糧短少問題。

從供給戰爭的物質需要的觀點說來，這些是日本國民經濟上的重要缺點。在我們的估計上——當然這種估計祇是大概的，——我們還沒有將在後方，日本本地，亞洲大陸，及到這些地方去的海路的各種物質價值的毀滅計算在內。假如敵方的飛機和潛水艇活躍行動起來，毀滅的範圍將更要廣闊，而供給軍隊的物質需要的前途將更其慘淡。祇要有一個大兵工廠或民營軍火工廠三五個月不能工作，或者有若干油庫，及一些輸入軍用品的運輸機關被毀滅了，就可以使供給發生問題。然而這種絕對可能的事情，要以數字來估計，卻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但生產必要數量的使用價值，特別是軍用品要感到嚴酷的困難，日本同時還缺

乏充分的交換價值即一般的價值的資源。如果有了交換價值，她還可由國外貿易的方法，補救本國原料資源和生產機關的不足。從供應戰爭的各種資源的分析上，都顯示出日本國民收入在數量和機構上都是極端薄弱的。

在上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各主要交戰國人民平均每人收入有如下列：照一九一三年的貨幣單位：法國，九六〇佛郎；英國，五〇鎊；德國，六二五馬克；美國，三五〇金元。

一九三四年日本人民平均每人收入是五〇・四日圓，僅佔美國每人收入的百分之七。

這事實對於日本是悽慘的，因為牠反映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各種歷史的特殊形態，即是在日本的政治與經濟中密佈着半封建關係的網，大多數人民的殖民地化的生活程度，統治階級的加緊的侵略，因侵略而必須建立強大陸海軍所支出的大量不生產的經費，以及日本工業的畸形發展等等。還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就是一九三四年日本的國民經濟和國民收入，與歐戰前前述各國不同，牠已經為歷時四年的殘酷的經濟危

機虧損了。

但是不論日本國民收入的極端貧乏之原因是什麼，牠總是限制日本供應一個長期戰爭的可能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日本國民收入的消費方面所表現的特殊構造看來，就私人費用資金的極端微小看來，都是日本戰時經濟的致命傷。

並且，建築在這種貧乏的國民收入上的財政制度，也早已受到巨額的國債及通貨膨脹之損害了。日本的國家財政從未有過相當的穩定；經濟危機相對華侵略的額外支出，以及準備第二次大戰費用等已將國家財政大為搖動了。從本國國民經濟中提取財源的方法，例如公債、通貨膨脹、國稅等等，無論是如何的完備，然而徵募戰費的機構所能提取的，決不能超過於全國所能承受的。在徵募戰費的過程中，首先要感到麻煩的是借貸機構的作用，因為政府信用在戰爭前後就要破產了。所以能夠吸取國家經濟源泉的，主要的祇有經通貨膨脹的溝渠，這就是要將供應戰爭的負擔，更迅速的轉移到私人費用上的有限資金上面去。

如果再從她所缺少的戰爭材料必須仰給於輸入這一點說，那日本在戰時對於現金償付這個問題更要感到特別的困難。日本國內經濟資源的不充分，在戰時各種現金的可能的資源又要縮小，這對於以現金為支付工具的需求更為迫切，而尋求國外借款的要求，亦愈感必要。然而獲得數十萬萬日圓的國外借款，前途卻是極成問題的。這是一個專門問題，要考察牠，我們必需牽涉到日本在所準備的反蘇戰爭中的國際關係。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需觀察到的是照一九三四年的國際情勢，日本如果與蘇聯單獨決一死戰，那在所有各中立強國中（美國、英國、法國、意國等），英國也許會對蘇採取『不友善的中立』態度，而給日本以間接直接的幫助。

然而這並不是說日本就可從英國獲得大借款。在英國對於供給日本戰費的問題，現在正發展着很大的爭論。在這種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趨勢。英國保守黨及英國政府對日本政治的同情，並不能完全保證日本在倫敦證券市場上借款成功。除有一部分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孟乞斯德 [Munger-Hester] 的資產階級）不同意保守黨的對

日政策外，在國外一個交戰國家的公債上大量投資，利潤與安全的考慮，也有絕大的作用。英法及其他國家賴掉美國戰債的事實，無疑的給了英國的某些企業界及其他投資者們一個警告。何況日本現在預備單獨與那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強有力而軍隊技術設備亦很進步的敵人蘇聯宣戰，當然更使那些猶豫不定的投資家擔心了。在這裏，我們若就日本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三〇年兩次在倫敦發行的政府公債的市價趨勢來考察，即可見一斑了。倫敦證券市場與東京證券市場在政治上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現在我們將倫敦的市價節錄於下：

公債市價表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
	最高	最低	最高
五，五萬英鎊（一九三二）	一一一	八三	一一〇
六萬英鎊（一九二四）	一〇五	七七	九三
			五六
			九七
			六七

這表指出從一九三一年以後，即從一九一八一事變起，日本證券的市價變化就表

示着極其顯著的下降趨勢，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一九三二年年初及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證券的價格銳跌，因為這正是滿洲事變，淞滬戰爭，及熱河戰爭分別發生的時候。

這就是英國銀行家對於日本侵略弱如中國的『小』戰爭而起的反響，而且遠遠不過是一個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問題（兩個借款總數）。因此在日本單獨與蘇聯決戰的時候，靠着英國的政治同情與商業信賴，是否就能貸給日本以十倍前數的款項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據兩位英國著作家愛脫頓（Col. P. T. Ehnerton）及鐵爾脫曼（H. Hessel Tilman）的意見是這樣的：

『日蘇戰爭加添了總數達十五萬萬日圓的公債，這個數目照現代的規模還不夠與一個強國衝突幾星期的開銷，那麼從本國所能榨取的金錢一旦耗竭之後，日本從那裏去找她的財政的與國呢？倫敦市場是不會理睬她的。』

這些著作家表現了英國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意見（其他各國有一部分銀行家亦

是如此，他們從上次大戰協約國間的戰債的可怕經驗裏，已經獲得了教訓。他們現在是很狡猾的，對於投資問題，必先考慮借款國的地位，決不肯鹵莽輕率從事，大概要等到戰爭的結果有了端倪時，纔會作最後的決定。不過，另一方面，英國有若干有力的財團卻已被牽入接濟日本軍事冒險的漩渦了。英國的滿洲工業團就是一個例證，牠們已經接受了許多訂購戰爭材料的合同，保守黨裏面很有一部分人還在幻想着重溫一九二二年滿期的英日軍事同盟的舊夢。在經濟危機中，英國由於對殖民地及印度掠取的結果，又發生了輸出資本，以接濟日本備戰的問題，因為在目前國外工業投資的機會被經濟蕭條的情形所限制了無疑的。日本在其他若干國家是可望得到財政的協助的，例如美國的摩根銀團及德國的貨物信託等。並且日本自古始勇充作反蘇聯運動的開路先鋒，鐘壓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國際總線，自然也可以發為其他國家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擁護。

從侵略中國的『小』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將來與勁敵交戰所要遭遇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困難，已經微露其端倪了。這種種困難，有許多是已被日本主持侵略政策的人

所覺察了。日本參謀總部看得很清楚，未來戰爭的經濟基礎實有充分加強的必要；而且日本的統治階級在國民經濟的備戰上也早已獲得了相當的成就。

日本備戰的特點是工業動員早已在戰爭之前發動的事實。

這些動員準備的一個很重要成分是由日本生產機關的擴張。新工廠的建築及新企業的改造和技術合理化，在某種限度以內是由軍事機關爲要補救日本工業的軍事弱點所激起的。過去幾年軍事預算的大量增加創出了履行這個計畫的財政基礎。

由於這種事實，以及軍用工業利用民間資本的結果（軍用工業的利潤率繼長增高），軍用工業的擴張極其迅速。在普遍的軍用工業，鋼鐵工業，機器製造工業，特別是化學工業各方面，這種擴張的趨勢是很顯著的。

在這些動員準備過程中，日本經濟的結構已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重工業與整個工業的比例已有增加，因此，在準備中的戰爭的工業基礎，遂見強固了。

除了對軍用工業的落後部門加以技術和物質的擴張外，日本參謀總部同時在工

業上實施廣泛的備戰組織工作。這個極其重要的動員準備的方式是將民營工業的企業作為正常軍火企業的外圍而團結起來。軍部派遣監督員到各較小的民營企業，並供給牠們以精密的機器與工具，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雖在戰前，軍部已經建立了集合生產的複雜制度。日本陸軍的重整軍備，給了這種制度以試驗，而因此，日本軍部遂能對這種制度加以各種必要的改革。這種進步極快的動員準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抵銷日本國民經濟迄今還缺乏大戰經驗的事實的。

由政府倡導的日本工業的集中亦是沿着全國經濟的戰時組織的方向進展着。

軍用工業部門的生產的擴張以及國外戰爭材料的訂購，結果在動員準備上的積貯遂大有增加。雖說對於這種準備還沒有得到精確的情報，然而若是我們一研究軍費的擴張，所消費的原料的增加（而民用工業的產額並不見有比例的增加），兵工廠的擴充，民營企業與兵工廠的各部門發生的聯系，以及在英、德、捷克斯拉夫及斯干的那維亞等國所定購的軍用品，這些事實，我們也就可窺見一斑了。

無疑的，大量的動員準備如鋼鐵、石油、各種鐵和非鐵金屬、羊毛、棉花及各種化學品之類是已經積聚起來了。農業的不景氣，農產物價格的暴落，政府的購米政策等等，更使政府爲戰時使用而大量積聚食糧的政策易於實現。軍火、槍械、小口徑砲及化學戰具等的大量準備亦已積聚竣事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工業有很多缺點，而且在戰爭初起時這些缺點無法除去，所以補充戰時的損失，及供給日本軍隊的大擴充和改組的需要，數量必遠超過已積聚的動員準備。這對於飛機、坦克車、汽車、大口徑砲等等尤爲顯著。最後，我們還不可忽略日本已經創造了強有力的陸海軍力。但是由於將大量資金移充軍用的結果，於是我們前述的缺點有些便因此發生了，有些便更加顯著了。在一九三一——三四年的期間，日本軍隊配製了新式武器，建立了新海軍單位，組織了各種軍事單位（如化學單位、坦克車單位之類），以及運用通貨膨脹手段降低人民生活程度並竭盡國家財政的代價，積聚了很大的動員準備。在這時候，這些缺點是暴露無遺了。在日本的貧瘠的經濟泥土之

上，用人工培植出來的一等陸海軍，原來爲的就是想抵銷本國經濟的弱點，以武力進攻中國，奪取新殖民地，日本用意無非在剝削殖民地的人民，以增加本國的微小的『國民』收入，並獲得所缺乏的原料供給。

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可以用一個譬喻，那就是牠好像一個肌肉軟弱，而外置堅硬鋼甲的拳頭。這拳頭擊出的力量是決不可輕視的，然而我們同時卻必須充分了解日本經濟的缺乏持久力，缺乏繼續揮拳的『強壯肌肉』。未來戰爭包含許多次數的攻戰，所以需要大量的經濟供應能力。但在這一點上，日本卻是不夠的。

因爲牠們的軍事機構的經濟基礎很薄弱，日本軍事領袖便創立了一種拚命突擊的軍略理論。牠們充分認識長期戰爭的嚴重性，照日本國民經濟目前的发展水準是萬不能支持的。總之，有一部分軍人主張，戰爭是必須毀滅一切的；因此，戰爭準備必須根據這個認識進行。但日本的軍事領袖卻充分了解日本一方面的主觀願望，不能決定戰爭的規模和時間，所以必需準備巨大的和延長的戰爭。目前日本國民經濟的動員準備工

作，就是完全遵照這個指示進行的。

因此我們所考察過的戰爭的經濟基礎的弱點，變成了迫使軍閥們繼續不斷地擴大並充實陸海軍的因素，因為這種擴軍不但是要將日本在最初的決定戰爭中的優勢向世界誇耀，並且要準備一個長期的軍事與經濟的支持力量。

當然，在大戰中間日本戰時經濟的優點與缺點間的關係如何是不可能預言的。備戰時期的大戰中間的，以及由該項戰爭的進展所引起的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對於這關係有着決定的影響。這樣，問題就轉變為社會階級的問題了，因為支持重壓的可能性不單是決定於可以獲得的物質的與生產的資源，並且是決定於該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戰爭重負引起階級對峙的結果，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農民與地主及金融資本家的整個壓搾制度間的鬭爭，以及由這種鬭爭所產生的統治階級陣營的階級勢力的變化，在決定日本所能支持的戰爭重壓的限度上，是有決定的作用的。

在非常時期的國家 (The Nation in an Emergency by Colonel Yokayama)

成功的希望，「前外相廣田」在一九三三年秋季與要求加緊對蘇聯備戰的某愛國團體的代表談話中就說過這話但雖說如此，這些人們，還不斷地希望用軍事冒險的手段，將大眾的注意由國內鬭爭轉移到對外，以免日本帝國的瓦解。

日本的黷武主義者認爲用了國家強制機構的整個力量，愛國法西斯及社會法西斯等組織的力量，以及一切激起極端軍國主義狂熱的宣傳方法，他們一定能驅策日本的大衆參加大戰並忍受戰爭的重負與犧牲但是我們要問：他們真會成功麼？並且即使能成功，能長久保持麼？在戰時國內的政治及社會階級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不管今日日本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是什麼，以及這趨勢在戰時又是怎樣，我們必須牢記在心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所取政策的必然結果，將驅使日本更進一步沿着新的軍事冒險及軍事煽動的道路猛進，統治階級的有理性的警告和勞苦大眾的抗議，是給軍閥們埋沒了。

因此，巴黎時報（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所說的下面一段話是很對的：

「日本現在所遇到的社會的財政的困難或許要使東京政府靜候時機，但這是希望，並不一定就會如此；所以在遠東悲劇的危機要繼續排演下去。」

由各方面看起來，我們已經指出，日本即使在國民經濟上竭力加以壓榨，所能支持的戰爭時期是很短促的。而一切未來的瞻望，則將由戰事進展的本身去決定。

日本的經濟機構的弱點，雖極關重要，但不能單獨決定戰爭的結果。不過這些弱點在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上，卻極有作用；而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的不可避免的崩潰又將加速這階級對立的尖銳化。特別是前線的失敗是削弱國家現存的及潛在的經濟力量的決定因素，並能加速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階級基礎。

附錄 爲中日問題敬告日本國民

王造時

(一) 問題在那裏

現在的中日問題不是普通國際關係的調整問題，也不是局部性質的衝突問題，更不是爲某一特殊事件而起的糾紛問題，而是日本帝國主義要繼續不斷吞併中國的問題。普通的國際關係，如果發生爭端，可以調整。局部性質，及因特殊事件而起的糾紛，可用外交談判方式解決。然而假使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滅亡中國，那麼除了中國人願意做亡國奴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最後只有法諾一戰。

我說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問題，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因爲田中奏摺所定下來的錦囊妙計，五年以來所演出的事實都可以證明。田中的妙計，大家都知道是：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羣島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和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攫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太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這些話在五年前發表出來的時候，不但日本方面予以否認，就是中國方面也有許多人，不相信。然而五年以來鐵一般的事實，是不能抹殺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天天在那裏進行這個計畫，並且『握執滿蒙權利』這『第一大關鍵』已經做到，且還有許多。謂予不信，且讓我們約略看看這個計畫推進的速度。

『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曾向國際聯盟口口聲聲表示說，軍事行

動的目的在保僑護路，不久當撤兵至鐵道線以內。事實呢？不但一兵未撤，並且進兵佔領了全個滿洲，創造了一個傀儡政權。根據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計畫，滿洲當然是不夠的，所以接着又攫取了熱河，劃長城以內一帶爲非軍事區域，在冀東成立了第二號傀儡政權，同時控制着冀察政務委員會。這當然還是不夠的，所以後來又佔去察北，在內蒙樹立了第三號傀儡政權。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正在那裏一方面向中國政府要求『華北自主』、『共同防共』，而另一方面在驅使滿蒙偽軍進攻綏遠，且直接以飛機、鎗械、砲彈及部隊助戰。事實勝於雄辯，這難道沒有充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中國的野心嗎？這難道是局部性質的問題嗎？這難道是爲特殊問題而起的糾紛嗎？

最好讓日本當局自己來承認。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軍部正式聲稱，『九國公約』已經廢棄了，歐美不明遠東的真實情形，不應干涉中國的事情。同年同月十七日，日本外交官言中國是日本的被保護國。

『爲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起見，我們必須負責單獨行動……除中國外，任何國

家不得與日本分負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外國任何聯合行動，即使假裝締約的或財政的名義，必發生政治的意義……日本在原則上必須反對這種企圖。」

日本的駐美大使齋藤並且向華盛頓明星報記者把這個宣言的原則，加以這樣的說明：

『日本必須單獨行動，並且必須單獨決定如何於中國有益……商人如果要在中國做生意，最好先與東京商量。』

這不是日本儼然以中國的主人翁自命嗎？

兩三年前，中國方面還有許多人以為中日的問題是局部的問題，只要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便有解決的希望。不幸，這種希望被冷酷的事實打碎了。我們現在已經認識，所謂『中日親善』、『中日提攜』、『共存共榮』、『互惠平等』、『東亞和平』等等的好聽名詞，都是掩飾侵略的花言巧語。侵略的方式不管是直接軍事行動也好，武力威脅也好，唆使匪軍搗亂也好，樹立傀儡政權也好，指使偽自治運動也好，奪取經濟利

權也好，『華北自主』也好，『共同防共』也好，『取締排日』也好，在中國人看來，無非是吞併中國因時制宜的手段。

我這樣的指出，請明白我完全是陳述那不可否認的事實，絕對沒有從道德的立場指摘日本的意思。其實日本發展到這個階段，這種向外侵略的政策，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處在日本的地位，恐怕也未必有什麼不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們不怨天，不尤人，只有怪我們自己。我只慚愧我們的同胞不爭氣，糊糊塗塗，不能奮發有爲。我只慨嘆我們的政治，還沒有上軌道，不能集合各方的力量，一致共赴國難。我只痛哭我們有權有錢的人們，只知一天到晚，爲自己的利益打算，而不知爲民族謀解放。但是我不相信中國前途沒有希望，中國民族只配做人家的奴才。因爲我深知道中國的大衆已在覺醒，愛國的熱誠正在燃燒着每個中國青年的心。只要信號一響，我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怒潮必然要來到，並且必然要成功。中國在過去曾經克服了多次的亡國慘禍，這次的大難未必不能克服。

人類歷史昭示我們，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曾經過盛衰強弱。花無常好，月無常圓，強盛者未必就永遠強盛，衰弱者未必永遠衰弱。由強轉弱，由盛轉衰的例，且不必說；至於由弱而強，由衰而盛，則不必找很遠的事實。歐戰後的土耳其，割地喪權，可說是受盡壓迫了，然而不久便發生了革命，推翻了君士坦丁政府，趕走了希臘軍隊，嚇住了英法兩國，撕碎了塞佛爾條約，改訂了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蘇俄雖然曾受協約各國的圍攻，然而終能站住脚步，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經濟計畫。若要稍遠的例，則十九世紀西方德意兩國的統一，東方日本的維新自強，誰又不知道曾經一番困苦艱難危險的奮鬥。

中國現在縱然衰弱，中國的當局儘管忍辱退讓，中國最少數的無恥分子儘管做漢奸，但是日本國民須知道中國的大眾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的士兵是有反抗侵略的決心的。上海十九路軍及第五軍的抗戰，長城二十九軍的抗戰，東北義勇軍的抗戰，去年平津滬各地的學生運動，現在瀰漫全國的救國組織，這些，這些，都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的精神沒有死去的。我因為從「九一八」事變起便參加救國運動，深知一般中國人民（特

別是青年)的愛國情緒一天一天在高漲。到現在可說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如果日本還要侵略下去，料不到什麼時候，戰爭就會爆發。在中國，我們被壓迫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顧慮。在日本，一般國民或許不願看見這個慘劇的開幕，然而讓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又怎樣能夠挽轉呢。

(二) 排日與抗日

其次說到『排日』。我不能不指出『排日』這個名詞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故意加給我們的；而在中國，則只有『抗日』的字樣，沒有『排日』的字樣。一個『排』字和一個『抗』字，其間是有很大的分別的。『排』字包含有挑撥與自衛兩方面的意義；而『抗日』則完全沒有挑撥的意義，只有自衛的意義。舉一個例來說，美國西方的排日運動，不把日本僑民與歐洲僑民平等看待，設法剝奪他們的權益，並且阻礙他們的入境。這種運動顯然含有挑撥的成分，而不完全是自衛的性質。至於現在中國的抗日運動，則完全是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逼起來的，是抵抗而不是侵略的，是自衛的而不是挑釁的。

那麼，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什麼不用中國自己通用的『抗日』名詞，而要用『排日』的字樣呢，我想這是很作用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想激起日本全國國民對中國的憤怒與仇恨，以擁護他們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又想誣衊中國民衆的抗日運動，壓迫中國政府接受他們的『根絕排日』的條件，如取締國民黨，解散救國團體，參加修改教科書等等，以達到他們吞併中國的野心。這種用意是中日兩國國民所應該完全明瞭的。

其次，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排日』與我們所謂『抗日』的『日』字，也不能不加以解釋。我們所謂抗日，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而言，決沒有仇視日本整個民族，更沒有仇視日本勞苦大衆，當然也沒有侮辱日本天皇的意思。我們深知道日本天皇是博愛爲懷的，是厭惡戰爭的，是關心遠東及世界和平的。我們又深知道，日本民族是俠義的，是勤儉耐勞的，是要爲黃種人爭氣而不是要向同種人出氣的。我們更深知道，

日本的勞苦大衆也是受他們的統治階級壓迫的。統治階級向外的侵略，對於他們不僅是沒有好處，並且是有壞處的。因爲分擔浩大軍費的是他們，到前線去打死仗的是他們；而升官的不是他們，發財的不是他們，他們有的是義務，無的是權利；有的是犧牲，無的是報酬。據今年九月同盟通信社宣布，日本五年以來在東北傷亡的人數，共達十四萬七千人。這難道不是一部分的日本勞苦大衆所犧牲的血嗎？「九一八」事變那年（一九三一年）起，日本的軍費由四萬萬五千四百萬圓，增加到十三萬萬二千二萬圓（一九三六年）四年之間增加了三倍，約占全部預算百分之五十八。這難道不要日本勞苦大衆的血汗來償付嗎！侵略政策愈急進，軍費愈要增加，而國民的負擔也愈要加重，升官的是軍閥，發財的是財閥，決輪不到日本的老百姓身上。所以日本的民衆與中國的民衆同是可憐。我們對於他們只有同情，沒有仇恨；只有希望他們覺悟與我們攜手，共爲人類的幸福與和平而奮鬥。這點是日本的統治階級所不願了解，所害怕了解，而故意要歪曲我們抗日運動的真意的。日本的統治階級爲要挑撥中日兩個民族的惡感，麻醉本國的大衆，

使他們竭誠擁護侵略政策，所以不惜把我們的抗日運動解釋爲對付日本全個民族的運動。這是不能不請日本國民予以深切的注意與辨別的。

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抗日運動，決不像以前義和團的盲目的排外運動。義和團的運動固然也是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起的，但牠是迷信的，衝動的，暴動的，不認識國際形勢的。而現在的抗日運動則有明確的意識，具體的主張，系統的組織，是透入中國全國國民心坎裏的一種民衆運動，而決不是暴動。不過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要繼續不斷的進攻，人民的救國運動還要受到無理的壓迫，那麼，或許有少數抗日情緒無處發洩的人被迫而採取暴動的手段，也未可知。因爲無理的壓迫，歷史告訴我們，只能產生無情的暴動。

『九一八』以前的舊賬，我們姑且不算。『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賜給我們的耳光，我們卻不能忘記。東北四省及察哈爾一部分的佔領，滿洲冀東及內蒙偽組織的樹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操縱，各地偽自治運動的策動，華北各軍事要點的進駐，在

我們頭空上無限制的飛行，特務機關的遍設，華北經濟權的攫取，走私的保護，浪人的橫行，對我們愛國言論與愛國運動的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對我們黨政軍機關及人員的威脅侮辱，任何一項都是獨立國家所不能忍受的，自由民族所不能容許的，然而我們政府不惜忍辱負重，居然再三忍受了，我人民也不惜委曲求全，居然再三容許政府忍受了。

難道我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甘心這樣忍受嗎？情願這樣挨耳光嗎？甚至於甘心情願永遠給人家打耳光還陪着笑臉嗎？這除非是無人性，無歷史，無文化的民族才會這樣無廉恥的。這樣的民族只配作揖，打拱，跪倒，磕頭，做人家的奴才，決不配獨立自由生存於世界。現在中華民族雖有最少數的敗類，只顧自私自利，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做了人家的工具，然而最大多數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因此，「九一八」以來，抗日的心理愈來愈普遍，抗日的運動愈來愈堅強，到了今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莫不有抗日的深刻印象。

這樣的抗日運動，明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逼迫出來的，是爲求自己

的生存而不是危害人家的生存，是爲謀自己解放而不是威脅人家的安全的；總而言之，是自衛的而不是挑釁的。凡是有理性的人們必承認我們有生存的權利，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們，必贊成我們有這種自衛的運動。特別是日本民族是最富於愛國熱情的，除了最少數的野心家外，最大多數的民衆是決不會只許自己愛國而不許別人愛國的，並且必然是諒解我們的愛國運動的。真正的愛國者愛本國，也願人家愛本國，而不禁止人家愛本國。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了完全屈服我政府外，還想根本消滅我們民衆的愛國運動。正義上講不過去，且不去說；我要問，事實上可能嗎？這只要看這幾年來的事實便可知。中國政府因爲採取忍辱負重的政策，不願『妨礙邦交』重拂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意，不惜對自己的國民的抗日救國運動痛心加以取締，如抑制抗日言論團體及人物等，然而結果剛剛相反，是抗日的心理越來越深厚，抗日的運動越來越普遍。以前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人們，現在也主張抗戰了。以前怕講抗日的人，現在也認爲不抗沒有

辦法了。以前多半是在口頭上講抗日，現在則有各種救國團體的組織了。以前實力派除十九路軍外沒有公然主張抗日的，現在卻有樹起抗日的旗幟的事實了。僅是壓迫抗日運動而不消滅牠的根本原因，請問有什麼結果？如有結果，恐怕只有加強抗日運動。老實說，抗日運動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如果要使中國人不抗日，日本必須第一步停止對中國的侵略，第二步歸還我已失的領土與主權，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然後以和平交涉的辦法，調整兩國的國交；否則，以間接或直接的手段來干涉我們民衆的抗日救國運動，那只是火上加油罷了。

取締國民黨，解散救國團體，修改教科書，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認爲根絕抗日運動必取的手段。中國政府如果要顧到牠存在的理由，是決不能答應的；就是答應也是絕對辦不到的。你愈壓迫國民黨，國民黨愈傾向抗日。救國團體本來是在政府取締之列的，然而這類的團體卻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到處在發展着。這是事實，毋庸諱言。至於修改教科書，想藉此以根絕所謂『排日教育』，更是夢想。因爲教育不限於學校，

印刷物不限於教科書，宣傳不限於文字。如果要鼓吹抗日的思想，難道不可用口講嗎？不可發行各種各樣的刊物嗎？不可在教室以外做功夫嗎？不能用秘密方法進行嗎？在日本不能用兩個兵跟着一個中國人走以前，要根絕抗日運動是辦不到的，何況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事實，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日教育。殘酷的事實在我們眼前繼續不斷的演出，就是不讀書，不識字的人，也會知道非抗日沒有生路的。東北的義勇軍又何嘗受過什麼『排日教育』。

不信，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世界有名的例來覺醒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之後，法國割了亞爾薩斯和羅倫兩省給德國，德國想把該兩省完全德意志化，設盡種種方法，費了幾十年的功夫，尤其注意教育的作用，使該兩省人民忘記法國，然而結果該兩省的人民不但沒有忘記祖國，並且懷恨德國。所以歐戰之後，該兩省仍然歡欣鼓舞的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老實說，只有沒有文化，沒有歷史，沒有同種的血統關係的民族會因外國的壓迫，而忘記他們的祖國的。中國是沒有文化，沒有歷史的國家嗎？中國人是沒

有同種的血統關係的嗎？我想，誰也不能說這種話，尤其是鄰居的日本國民不會相信這種話。

(三) 華北自主與共同防共

現在南京談判的中日交涉，拖延了兩個月之久。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不僅我們中國國民不知道，就是日本國民恐怕也是茫然罷。交涉而要保守秘密，顯然其中有不可告人的苦衷。據說日本方面原來的要求有取締「排日」、減低關稅、華北自主、共同防共等項。而最難得到解決的乃是後面的兩項，可見前面的兩項已有相當的妥協了。怎樣妥協，我們不知道，姑且不說，且讓我們談談華北自主與防共兩個問題。

華北自主不出諸華北人民的要求，而勞日本政府出來交涉，這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華北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非想把冀察綏魯晉等省，脫離中央政府，而成立一個以日本為牽線的傀儡政權。在這種傀儡政權之下，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予取予求。

再過相當的時間，然後乾脆把華北吞併了事。這一套戲法，正在東北四省繼續，熟悉高麗亡國史的人，更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所謂自主，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自主，否則，華北民衆又何至如此激烈的反對。

中國政府雖然軟弱，但在全國要求抗日之下，要牠在白紙上簽上黑字，承認日本所謂的華北自主，是決計不可能的。因為如果牠明白接受日本這種要求，不僅國民要反對，實力派要反對，並且連政府內部也要發生問題，這等於斷絕牠自己的政治生命，中央當局對於這點是看得清楚的，無論如何不會照辦。充其量，牠不過默認地方當局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經濟上合作而已。然而這種變相的侵略也是中國國民所不能承認的。要是實行起來，只有增加抗日運動的力量，使中日關係愈趨緊張，終至於破裂。

防共本來是中國內部的事情，用不着旁人勞心。共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產物，而是各國差不多都有的東西，就是日本本身也不能免。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向別國要求共同防共，而單獨向中國要求防共，這顯然是侵略中國的一種藉口。其實中國政府的政策不僅

是防共，而且是剿共。自國共分家以來，國民政府可以說無時不在那裏剿共，動兵數十萬，轉戰數萬里，圍剿於江西，追逐於西南，現在又對峙於西北，不知流了多少血，毀了多少產，難道還能說中國政府對於共黨是放鬆了嗎？其所以國民政府以全國的力量還不能剿滅共黨者，別的經濟政治社會原因不說，日本侵略乃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的侵略，國民政府不能堅決抗戰而又去剿共，結果當然增加了一部分人民對於共黨的同情，也就是增加了共黨的力量。並且同時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的侵略，國民政府受了極大的牽制，不能迅速的把紅軍剿滅。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者真是怕了共黨，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替共黨造機會，牽制國民政府；換句話說，便得立即停止對中國的侵略。你愈是要與中國政府共同來防共，共愈是要主張抗日，中國一部分民衆愈容易接受共黨的宣傳，國民政府愈感覺到困難。你若說抗日就是共黨，那麼我就告訴你，中國民衆被逼得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普遍的心理是寧願做共黨，不願做亡國奴。到了全中國民衆都做了共黨的時候，恐怕日本帝國主義者也防不勝防罷。

當然，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提出共同防共，還有一種用意，就是要中國做他們的小嘍囉，去共同反俄。日本統治階級反俄的理由是很多的。第一是國體不同，資本主義的日本，看共產主義的蘇俄，當然是好像洪水猛獸。第二是在遠東利害的衝突，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受蘇俄的威脅的。第三是如果蘇俄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完全成功，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市場是要受大打擊的。第四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欺騙其他資本主義的列強，以便侵略中國起見，不得不以在遠東的反俄先鋒自任。既然以反俄先鋒自任，日本帝國主義者便不得不扭着中國的鼻子走，以為己用，並絕後顧之憂。但是問題是：中國的鼻子你扭得住嗎？你愈要扭着她的鼻子，使她出不了氣，她便愈要恨你，甚至先要與你打起來，與你的敵人聯做一起。

我們看中蘇兩國關係的轉變，便可知道國共分家之後，中蘇兩國間的感情是很不好的，甚至於鬧到斷絕國交。『九一八』事變以後，南方乃漸漸接近，而還是有一部分人認為『紅色帝國主義』與『白色帝國主義』是一樣可怕，後來經日本帝國主義者

不斷的侵略，中國民衆爲情勢所迫，乃一天一天走向聯俄的路上去，就是國民政府也不得不與蘇俄恢復國交。同時在蘇俄方面，東有日本的來勢洶洶，西有希特拉的虎視眈眈，爲自衛計也不得不與國民政府接近，雖然國民政府還在剿共。由此可見中蘇的接近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逼起來的。如果日本是要拉中國到自己的方面來，免得她去親俄，最好的方法是改變對華政策。一方面打人家的嘴巴，一方面要人家做朋友，那是做不到的。

(四) 對其他列強的態度

我們爭的是中華民族的解放，爲的是中華民國的獨立，因此我們對於一切帝國主義者向中國的進攻，都是要反抗的；一切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或國家，我們都要親善的；一切同情並有利於我們民族解放運動的國家或民族都是要聯絡的。我們不否認除日本以外還有別的壓迫我們的國家了，我們更沒有忘記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有種種侵略中

國的事實。但是在現階段中，日本帝國主義確是我們最大的敵人——第一個敵人。我們既不能同時對付幾個敵人，我們當然要先對付第一個敵人。那就是『抗日第一』的意義。『在抗日第一』的意義下，凡是有助於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國家，不管牠過去是，否有侵略我們的行爲，甚至於不管牠現在有沒有侵略的事實，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只好聯絡。這是任何民族爲謀生存所應有的權利，這是任何國家爲求自衛所應取的手段。日本國民如果設身處地替我們中國人想想，一定能原諒我們這種主張。

我們並沒有先天的理由，一定要反對日本。其實以同種同文的關係，中國人對於日本人如果不是因爲日本侵略政策的關係，是比較對白種人更有好感的。白種人的驕橫，瞧不起有色人種，不但日本人受不了，就是中國人也受不了。所以從這點看來，中日兩國應該成爲兄弟之邦，真正謀共存共榮。中國即使有不自振作的地方，日本也應該予以同情和援助。然而不幸，日本統治階級對中國的政策，不但不援助，並且要侵略；不但要侵略，並且要根本危害我們的生存。我們被逼得不能不舉起抗日的旗幟，這不僅是我們惋惜

不置，恐怕日本大多數國民也覺得有遺憾罷。

日本帝國主義者恐怕我們聯絡歐美，便說我們是倚賴歐美。其實我們何嘗倚賴歐美，何嘗不知道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也是自私自利的。不過，我們在『抗日第一』的前提下，不能不聯合與日本侵略政策利害相反的國家。在遠東最有利害關係的國家，除中日外尚有英美俄。牠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都是深爲不安的。

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了，英國在遠東佔着絕對的優勢。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她向中國攫取的利權最多。以香港爲軍事根據，以上海公共租界爲經濟侵略基礎，她是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帝國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開始，英國的絕對優勢日趨動搖。日本、美國、帝俄及德意志等帝國主義列強都起而與英國競爭了。英國那時看見德意志帝國主義來勢洶洶，於是一九〇二年與日本訂立英日同盟，以免東顧之憂。日本特有這種同盟的關係，乃敢與帝俄開戰（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而取得旅順與遼東半島及南滿的優勢。歐戰期間，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乘機於一九一五年向中國提出了

最毒辣的二十一條要求。歐戰結束，遠東的均勢逐漸恢復了，同時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在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裏面，日本乃受了一個大打擊；不僅英日同盟取消了，代以四國公約；並且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也爲九國公約所公認。

但歐戰後的美國，在英國看來，比歐戰前的德國還要厲害。美國的海軍在主力艦上與英國平等了，她在經濟的優越地位更非衰落的英國所能並駕齊驅。對中國的輸入，美國貨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由百分之六增加至百分之十五，同時期英國貨卻由百分之四六減少至百分之二八；到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輸入已躍居第一位了。以久執世界牛耳的英國，看見美國到處佔優勢，自然不免嫉妬，於是在遠東方面乃拉攏日本，以資抵制；猶之她在歐洲大陸方面，鼓勵德國，以牽制法國的手段一樣。結果是希特拉與墨索里尼利用英法的兩帝國主義的矛盾在歐洲及北非洲橫行；日本利用英美兩帝國主義的矛盾在中國橫行。

因此「一九一八」以後，日本在中國橫行，英國並沒有表示反對。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美國屢次請求英國聯合抗議日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都被拒絕。西門外相在日內瓦甚至極力爲日本辯護，使史汀生國務卿拉攏國聯與美國合作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使國聯本身坐視日本違犯盟約而不加以制裁。就是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宣言不許他國干涉中國的事情，美國正式表示抗議的時候，英國也沒有作聲。

不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是無止境的；她的行動愈來愈兇。日本不僅佔領了滿洲，把英國推出門外，並且要進據華北、華中、華南，以至於全個中國。這未免出乎英國意料之外。英國原以爲可與日本來一個妥協，讓日本向華北發展，而自己仍保持在華中、華南的優勢，並同時利用日本去反抗蘇俄，抵制美國，殊不知日本與希特勒在歐洲一樣，將就計，以反俄的口號來做侵略中國的煙幕彈。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還想與日本謀得諒解，所以特派李滋羅斯前往東京，不料日本政府絲毫不留餘地，不僅要求英國承認日本在中國優越地位，並且要求開放英帝國的門戶給日本的商業與資本。到了這種地步，英

國才知道上了日本的當了。同時日本在遠東到處在搶英國的市場，危害英國在印度及南洋各屬地的地位，使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也害怕起來。日本的海軍不但想在遠東海面稱霸，並且想與英美平等，不惜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英國看見這種形勢，近年來乃有積極支持中國政府的動向，與美國蘇俄接近走向國際和平陣線以遏阻日德意的侵略陣線。（她在歐洲方面也碰了德意兩法西斯國家的釘子。）

其次說到美國，她對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無論如何是與日本的關門主義不相容的。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有兩方面：一是保全中國的領土完整，一是機會平等，利益均沾。其實爲什麼要保全中國領土完整，爲的就是機會平等，利益均沾。日本的政策剛剛相反，她是想獨霸中國，關起門來不讓別人染指的。歐洲大戰的時候，她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就是關門的鐵證。美國一直等到大戰完結，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才召集華盛頓會議來打破日本獨霸的局面，恢復遠東的均勢。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後，這種均勢完全被日本推翻了。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特別來得厲害，她不但要稱霸中國，並

且要吞併中國。美國雖然因爲國內的經濟恐慌問題沒有解決，外又得不到英國的合作，不願以武力來制裁日本，但是前國務卿史汀生卻提出了不承認主義——不承認日本侵佔中國土地——來做消極的抵制。

美國與日本的衝突還有一方面，那就是太平洋海軍的爭霸。歐戰還沒有結束，美日兩國的海軍早在那裏競爭。華盛頓會議雖然規定了五與三的比率，把主力艦的競賽緩和一點，然而輔助艦的競賽更加劇烈。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今年年底便可滿期了，今年第二次的倫敦海軍會議所訂定的條約，日本又沒有參加，並且根本沒有規定量的限制。兩國海軍軍費近年以來的增加，真像暑天的寒暑表，向上猛升了。在這種局面之下，兩國間的矛盾只有一天一天的嚴重。

至於俄國則向來與日本沒有好的交情。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後，日本割了我遼東半島，俄國便約了德法兩國出來干涉，逼日本退還，而後來自己卻捨了去。於是而有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俄戰爭的結果，不但高麗事實上落在日本的手裏，就

是俄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也不能不讓出南部。此後十餘年間，俄國因有事於歐洲，對於遠東的侵略比較和緩，故與日本的衝突也不十分劇烈。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後，情形爲之一變。日本不但參加了對蘇俄的圍攻，並且有永久佔領西伯利亞的企圖。同時蘇俄對遠東的赤化政策，也不免使日本感覺不安。尤其是一九二六年中國國共兩黨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使日本喫了一驚。到「一九一八」事變以後，情形更急轉直下。日本佔滿洲，取內蒙，步步向中國進攻，許多高麗、俄、蒙、滿邊境上時常發生衝突，保不住什麼時候要出亂子。一而有法蘇協定，一而便有日德密約來對付，旗鼓相當，形勢一天一天緊急。

我們如果要抗日，自然不能不聯絡在遠東與日本利害相反的英美俄等國；而在世界政治的觀點上，也不能不與和平陣線發生聯繫。只有造成國際上的反日陣線，我們才有勝利的把握，而反日陣線的造成，又與和平陣線的成敗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並不是依賴任何國家，更不是盲目的跟着任何國家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常把我們抗日的人看

做什麼英美派或共產黨，這不是有意誣衊，便是不明真相。老實說，現在主張聯英美俄的人都是從抗日一點出發。我們雖然很不願聯絡白種人來對付同種同文的鄰國，不過如果同種同文的鄰國，不顧一切，一定要來剝奪我們獨立生存的機會，我們被逼得無路可走，也只好走上這條不願走的路。

(五) 戰乎？利乎？

照現在日本的侵略政策發展下去，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是無可避免的。要戰不要戰，中國方面實在沒有選擇的自由。因爲人家打上門來，要把一切東西搶光，只好與他拚命。日本國民如果不要戰爭，如果認爲戰爭不利，便得早想辦法，抑止侵略者的野心。

從純軍備上來看，中國當然是敵不住日本的。然而戰爭最後的勝負，並不完全靠軍備，還有別的條件必須算在裏面。如國際的形勢，抗敵的心理，正義的感召，天然的資源，經濟的組織，尤其是民衆的擁護等等。譬如說，歐戰中的德國從純軍事上看來是絕對佔優

勢的，一切的仗都是在本國領土以外打的，然而最後還不免於失敗。她的失敗與其說是失敗於軍事，還不如說是失敗於政治外交。中日開戰在第一個時期，日本大概是要佔優勢的，然而長久作戰下去，形勢便要發生變化。因為日本並不是一個很富的國家。一般農工大眾的生活很苦，遠東的國際關係又極複雜，英美俄等國決不至始終袖手旁觀，稍一不慎，不是內部要生革命，便是要招致其他列強的干涉。反之，中國是一個土地遼闊，人民衆多的國家，大體上還是農業經濟背景，在內地可以自供自給，與日本作持久戰，遊擊戰，是於日本不利的。只要戰到相當的時候，或許就有第三國出來，以武力干涉國際上的形勢，決不會讓日本完全把中國吞下去。中國究非阿比西尼亞可比，日本要獨吞也不能下咽。

日本要知道，中日這次開戰是與四十年前的中日戰爭不同的。那時中國民衆還沒有覺醒，遠東國際關係也沒有現在這樣重要，而且中國的武力只有一部分應戰。現在日本要戰勝中國，便沒有那麼容易；要完全征服更談不到。並且今日的中日問題，不是兩國

單獨可以解決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問題，所以戰爭將來也不一定限於中日兩國，或許就是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中日開戰，蘇俄或許要牽入漩渦。蘇俄一加入對日作戰，德國根據日德密約（一九三六年）當然是要幫助日本進攻蘇俄的。法蘇兩國也有協定（一九三五年）的關係，法國豈能坐視？這樣一來，便像上次世界大戰一樣牽動全世界了。現在國際上的戰線正在一天甚似一天的明顯起來：一方面是侵略陣線，是法西斯主義及反民主政治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和平陣線，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日德意是侵略陣線的主角，法蘇是和乎陣線的台柱，英美日益趨向後者，現在真是牽一髮而動全局了。所以中日開戰不僅是兩國間的問題，勝負也不是兩國間所可決定的問題。中國儘管喫敗仗，中國的土地大部分儘管被日本佔領，像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比利時一樣，然而最後解決還是要看世界大戰的結果的。

上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的時候，兩方面的政治家及軍事家都估計只要幾個月的功夫，便可見勝負。誰知爆發之後，戰爭的範圍越來越大，戰爭的時間越來越久，結果血戰

四年，才見分曉。總計死亡的士兵與平民共達四千一百四十萬五千人之多，居地球人口四十分之一，傷的還不在內。損失的財產更不可以數字計。單拿當時起釁的德國來說，戰敗的結果，海軍是毀棄了；商船是交出了；工業是喪失鐵砂供給四分之三，煤三分之一了；萊茵左岸是暫時被佔領了；陸軍是被裁為十萬人了；軍備是受嚴格限制了；殖民地是剝奪了；亞爾薩斯羅倫是交回法國了；賠款的數目，是空前的了。（據法國財政部長原來提出的估計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這些到後來雖被希特拉一步一步單獨宣告廢棄好幾部分，然而德國所喫的苦頭已經夠了。不但德奧土耳其保加利亞等戰敗國大喫其苦頭，就是戰勝國又何嘗不是焦頭爛額。法比兩國的犧牲不消說，英國在世界政治與經濟上的第一把交椅的地位，便因此逐漸讓渡給美國，俄國甚至發生了共產革命，全世界到現在還大受其影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的國際關係比上次大戰的時候更密切；各帝國主義國間的衝突更劇烈；（又加上資本主義列強與社會主義蘇俄的矛盾）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更有力；殺人的利器更進步，更兇毒，更準備得周到尤

分如果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慘痛當超過上次大戰不知若干倍日本戰敗固然慘不堪言，戰勝也先要算算代價要付多少。中國固屬大不幸，日本又何嘗不要大犧牲。在沒有跳入火坑之前，日本國民還是多想想罷。

最後，我們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如果日本不能一頓把中國吞下去，而又不改變她的侵略政策，那麼無論如何在表面上講中日親善，實際上只有成爲世仇，像法德兩國一樣。今日的東北便是第二個亞爾薩斯羅倫。今日日本固然可以欺凌中國，他日形勢一變，中國又何嘗不可以報仇。如此結仇下去，究竟於中日兩大民族有何好處，尤其是於兩國的勞苦大眾有何好處。有色人種只有黃種人可與白種人分庭抗禮，現在連黃種人所僅存的領果——中日兩國還要互相火併，豈不令白種人在旁邊發冷。

當然最理想的前途是中日兩國真正的共存共榮，學英法的榜樣，不學德法的榜樣，互相尊重彼此的獨立，站在平等的關係上謀兩國的互惠，東亞的和平，誰也不想欺負誰，誰也不去侵略誰。老實說，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有許多地方是需要日本的善意

的幫助的。在不要失主權之下，中國未嘗不可以與日本爲經濟上的合作。只有站在平等關係上合作，才能做到共存共榮。不過我們知道，英法的平等關係的確立，是經過血戰的教訓的。而最重要的教訓，便是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百年戰爭』。經過百年戰爭，英國才放棄吞併法國的野心。中日兩國是不是也要經過一個長久的血戰才能確立平等獨立的關係？抑馬上覺悟，放棄野心，而直接跑上共存共榮的前途？戰乎？和乎？其選擇權不在被侵略的中國，而在侵略中國的日本。故望日本國民慎重考慮。

的確，今日已到和戰的歧途，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要繼續侵略，那麼結果當然只有戰。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但是也愛正義，更不能不顧到自己的生存。我們願意接受平等的和平，我們也不辭爲正義爲生存而戰。我們極盼望爭得解放之後，與日本的大衆攜手，向真正的共存共榮，世界大同的道路上邁進。

民國廿六年四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

“論戰備本日”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譯者 王 造 時

發行者 章 璣 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華山路濟寫路日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交通路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少年社會科學讀物

<p>產業革命</p>	<p>國際聯盟</p>	<p>中國面面觀</p>	<p>世界面面觀</p>	<p>國難的故事</p>	<p>太平洋巡禮</p>	<p>國際政治講話</p>	<p>社會科學講話</p>
<p>一劉叔琴著 角二分</p>	<p>一張明養著 角二分</p>	<p>四葉作舟角等</p>	<p>四胡愈之角等</p>	<p>三施三角五瑛著</p>	<p>四金仲華著 角</p>	<p>五張明養著 角五分</p>	<p>四祝伯英著 角五分</p>
<p>本書敘述產業革命之意義，以及發生之背景，經過之情形，結果與影響等，文字簡潔，明晰，為適合青年讀之一冊良著。</p>	<p>國際聯盟所負之使命，及其生產之原因，與組織之一般，為近代人所不可不知之常識。讀者如欲得此常識，請一讀本書。</p>	<p>本書集各家論述本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之文字而成。論說精詳，文字淺顯。中學青年欲明國家大勢，請一讀此書。</p>	<p>作者均為關心國際問題的學者。各以淺顯的文字，論述各國的政治經濟等，使中學生對於世界現勢，有一個深刻的認識。</p>	<p>鴉片戰爭以來的國難史，費了不少心血，把這無驚心怵目的故事，藉以喚醒國魂。</p>	<p>著者對於太平洋上風雲的危急和我國處境的艱險，寫成此書，不但詳述各地形勢，尤其注重於時代的背景，暴露列強陰謀，</p>	<p>著者費時半年，寫成此書，詳細剖論國際政治的形勢，及大戰前後各國內政、國際事、外交的形勢，誠時代青年必讀之書。</p>	<p>本書提示社會科學各項基礎知識，俾讀者得一研究之門徑。如先一讀本書，則研究各項社會科學之理論，均可迎刃而解。</p>

開明書店出版

